

# 空·越

1945

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年

——访谈纪实

①

此謂  
中國共產黨

中國

# 穿越1945——纪念抗战胜利70年访谈纪实 (上)

---

美国之音

樊冬宁

美国之音  
华盛顿

版权：2015 by 美国之音.

# 目录

上册序：美国之音《穿越1945》向老兵致敬 .....	i
第一章 不可能的任务 .....	5
迎接胜利 .....	5
以德报怨 .....	6
重返战场 .....	7
国殇日大游行 .....	8
回忆之旅 .....	10
战地情缘 .....	11
蒋宋美龄 .....	18
永远的公主 .....	23
飞虎奇迹 .....	24
第二章 那些年我们一起打的仗 .....	27
启程 .....	27
被遗忘的盟友 .....	28
忆驼峰航线 .....	29
飞虎老兵重聚台北 .....	30
和往事干杯 .....	33
当年的飞行服 .....	36
湖口阅兵 .....	37
代表逝去的同胞来参加 .....	40
清泉岗 .....	41
美军足迹馆墙上的签名 .....	44
第三章 郝柏村：真相只有一个 .....	46
国军宁死不降 揭开抗战真相 .....	47
安内攘外与庐山宣言 .....	49
持久战略诱敌深入 淞沪会战打出信心 .....	51
蒋介石：宁败而亡、不降而亡 .....	54
珍珠港事件与美国参战 .....	55
蒋介石赢了战争、输掉国家？ .....	56
不幸时代中最幸运的人 .....	56
抗战虽胜内忧多 雅尔塔密约起祸端 .....	58
重返抗日战场 捍卫历史真相 .....	58
没有抗战 就没有今日台湾 .....	66
第四章 陈鸿铨：我不是英雄 .....	68
日本侵略盟友分化 中国黄金十年被毁 .....	68
历史还原抗战真相 期盼中国走向民主 .....	69
飞虎机上从容应战 置生死于度外 .....	70
从美国志愿大队到中美混合联队 .....	70
陈纳德战术“打了就跑” 知己知彼克敌制胜 .....	73
并肩空战生死一瞬间 历劫归来杯酒泯恩仇 .....	73
飞越驼峰与奇袭日军新竹基地 .....	75
陈纳德、蒋介石与史迪威 .....	76
开罗会议与空援常德 .....	77
痛恨战争 因为见证过战争 .....	78
第五章 陈香梅：一千个春天 .....	80
翻开尘封的日记 .....	80
战火下的爱情 .....	84
壮志未酬 时不我与 .....	85

心碎的受降典礼 .....	89
他答应我会再回来 .....	90
九十大寿忆当年 .....	90
陈纳德忌日我们来到墓前 .....	94
两岸领导人会见陈香梅 .....	97
一千次花开 一千次花落 .....	99
第六章 朱安琪：永远的上尉 .....	101
不顾取消美籍禁令 毅然返国参战 .....	102
14岁跟父亲学飞 向往翱翔天际 .....	103
华侨凑钱买机票 旧金山码头告别双亲 .....	104
我们的身体、飞机当与敌人同归功尽！ .....	105
回忆受训甘苦 首出任务激动落泪 .....	105
战场情场皆得意 胜利前夕结良缘 .....	107
战后移防北京 竟是厄运的开始 .....	108
舍命救出同胞——未来的参谋总长 .....	109
石家庄迫降被俘 美国驻华大使营救 .....	109
被俘获释遭冷冻 决定返回美国 .....	109
停薪留职——永远的空军上尉 .....	109
17岁返国参战 感谢“空军带大我” .....	111
携眷返美一波三折 幸有贵人相助 .....	111
虚报年龄考航校 父亲首肯“救国要紧” .....	112
骨肉分离为救国“没想过活着回来” .....	112
用这一辈的牺牲 换取下一代的和平 .....	113
回忆传奇一生“我很幸运！” .....	114
第七章 林国裕：至高无上 是飞行 .....	117
仰慕空战英雄 .....	117
飞虎二代的使命感 .....	118
从P-40到F-16 .....	118
凌云壮志飞 誓死不生还 .....	119
飞虎遗志 .....	119
美中并肩空战 情谊延续至今 .....	121
创作飞虎油画 .....	121
机翼下的便当 .....	123
飞虎老兵凋零 .....	123
传承荣耀与历史 .....	124
第八章 王冀：回首百年沧桑 期待两岸和平 .....	125
东北军与张学良 .....	125
西安事变爆发 .....	126
少帅抉择改变历史 夫人外交扭转战局 .....	126
蒋宋美龄国会演说 .....	126
南方口音迷人 洞悉美国心理 .....	127
开罗会议 蒋宋美龄居中斡旋 .....	128
蒋介石疑心病重 影响大局 .....	128
烈士遗孤怀念“蒋妈妈” .....	129
历史若能重来 两岸际遇不同 .....	130
习近平的“中国梦”与北京大阅兵 .....	130
编后语：老兵不死 只是凋零 .....	132
附录：各家媒体报导《穿越1945》首映会 .....	152



## 上册序：美国之音《穿越1945》向老兵致敬

201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美国之音中文部推出一部60分钟的历史纪录片——《穿越1945》，藉由飞虎队的故事以及烈士遗族们的回忆，向抗战老兵致敬，并同时探讨当时美中两国之间的盟友关系及其影响。

《穿越1945》这部纪录片横跨美中台三地拍摄与采访，制作过程历时五个月，9月7日在VOA卫视推出中文版，英文版的媒体发布会在9月16日举行，由东亚部部长彭慕仁在美国之音总部主持首映会。

这部纪录片的三位受访者——飞虎老兵陈鸿铨、李其深(Robert Lee)以及中华民国驻美代表沈吕巡大使也出席首映式。



出席《穿越1945》首映贵宾由右至左：中华民国驻美代表沈吕巡、飞虎老兵陈鸿铨将军伉俪、前飞虎队员李其深(Robert Lee)



美国之音台长赵克露出席《穿越1945》首映式(右)

美国之音台长赵克露在《穿越1945》的首映会上表示：“美国之音今天很荣幸能够藉由这部纪录片向二战老兵致上敬意。历史经常是由统治者来诠释，导致今日人们对一些历史的了解模糊不清，身为新闻记者，美国之音可以很骄傲地说，这部纪录片还原了那些未能被世人们充分的历史真相，并客观陈述历史的细节，我们的制作团队访问了许多重要人士，包括今天来到现场的陈将军和李先生，让我们对那段历史的报导更为丰富，也希望藉由此片让美国之音的观众和中国的下一代更了解历史的真相。”

美国之音《穿越1945》纪录片以两位飞虎老兵的台湾之旅以及多位抗日名将后代对父亲的回忆为主轴，带入二战期间美国对华援助的历史，同时探讨美中之间既合作又矛盾的盟友关系。



美国之音东亚部部长彭慕仁在《穿越1945》首映会上致欢迎词

美国之音东亚部部长彭慕仁(William Baum)在《穿越1945》的首映会上表示：“飞虎队由美国志愿大队组成，二战期间与中国空军协同抵抗日本，飞虎队的历史以中国那场艰苦的对日抗战为背景，这部纪录片讲述的就是那段故事的其中一部分，那段故事因为现今人们对这场战争的不同解读而经常被遗忘。”

这部纪录片的灵魂人物之一、前飞虎队员陈鸿铨将军说：“观看这部纪录片，让我觉得自己好像年轻了75岁，仿佛回到了20岁。我很幸运也很骄傲地说，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Claire Lee Chennault)是我的教官，日本驻华中部队司令官高桥中将战后曾说：我痛恨飞虎队，因为如果没有飞虎队，在中国的日本军队可以为所欲为地推进到任何地方。另一位我所景仰的空军教官是高华德参议员(Barry Goldwater)，患难之中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他们二位都是中国的朋友，都曾尽其所能地协助中国，他们非常伟大，我们会永远爱他们、记得他们。愿上帝保佑美中两国。”

另一位前飞虎队员李其深表示：“战争的实际情况，并不像好莱坞电影中那样，日本的飞机轻易地就被我们击落，每一场空战都是团队合作，飞行员出任务，我们负责地勤的人员就在基地安静地等待他们回来，他们并不是每次都胜利归来，我们数着飞机，看着他们的遗物，知道其中有些人不能回来了。飞虎队员们在战后也一直保持着联系，但现在随着战争结束70年，我们已经变成了一群‘垂死的老虎’。”

美国之音台长赵克露说：“我非常确信，并且向您保证，飞虎不死，精神永存。中美关系持续发展至今，尽管彼此也有挑战，然而飞虎队当年的贡献与其精神，一直传承到今日，当年中美两国并肩作战，为今日的中美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典范。我们要向你们致敬。”

除了两位飞虎老兵之外，美国之音《穿越1945》纪录片还采访了陈纳德将军的遗孀陈香梅女士、前中华民国参谋总长郝柏村将军、抗日名将白崇禧、薛岳、孙立人、胡宗南、张灵甫、吉星文的后代，以及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和牛津大学历史学者芮纳·米德(Rana Mitter)等人。

本书《穿越1945——纪念抗战胜利70年访谈纪实》分为上下两册，以整部纪录片的故事为主轴，从中延伸出

各个灵魂人物的专访。上册以飞虎队的故事以及抗战老兵的口述历史为主，下册带出抗日名将后代对父亲的回忆，并分析抗战时期的中美盟友关系对当今国际局势有何影响。

本书在作者与受访者的对话当中，穿插了许多解说事件的图卡与照片，并配合珍贵的历史档案文献，希望呈现给读者一场视觉上的飨宴，让读者能够进入受访者娓娓道来的口述历史，穿越时空回到70年前结束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战争现场，“寻找真相、止战之殇”。

作者也在每章提供一些配合意境的抗战歌曲或诗句，协助读者更进入文章的情绪。读者们可以配合音乐播放，更能达到“穿越”意境。

本书制作过程当中，要特别感谢负责设计、并协助编辑、排版的赵萱，负责电子书排版的 Gigi Frias, Xi Rotmil, Joseph Flowers and Steve Fuchs，以及负责资料整理的Sisi, Stella，还有所有给予我们支持的同事与长官。

《穿越1945》纪录片有[简体中文版](#)、[繁体中文版](#)和[英文版](#)，并设有[《穿越1945》脸书专页](#)。

本书作者、《穿越1945》制作人

樊冬宁

12.23.2015

写于华盛顿

作者：樊冬宁



1975年高雄出生，1997年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主修英语、辅修外交)，开启记者生涯(环球电视、台湾公共电视)。2001年赴美攻读国际传播，2003年于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国际关系研究所毕业后，进入东森电视美洲台(ETTV)担任驻华盛顿特派员，2007年进入美国之音中文部。曾报导911、美国与台湾总统大选等新闻事件及专访多位美台两地知名政治人物，现为美国之音《海峡论谈》节目主持人以及《穿越1945》纪录片制作人。

## 第一章 不可能的任务



飞虎创造了奇迹，它让两个完全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宗教的飞行员，可以在一起像兄弟一样打仗。它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它在历史上可能都很难见到！

—— 乔无遏

### 迎接胜利



1945年8月15日《大公报》一特大号刊登日本投降消息

1945年8月15日，夜里两点多钟，陈鸿铨在睡梦中突然听见梆、梆、梆的声音。“是日本人进来了！”陈鸿铨吓得马上跳起来，他的头发都竖起来了。但随后他又听到：“日本人投降了！”原来那个梆、梆、梆的声音不是空袭警报，而是宣布日本投降的消息。陈鸿铨平时一听到警报声就反射性的准备出任务，但这一回，他在黑暗中起身迎接的不是日本的敌机，而是抗战胜利，黎明终于降临！

## 以德报怨

1945年8月15日上午10点，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前一小时，蒋介石在国民政府陪都重庆的中央广播电台麦克风前发表《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演说》。蒋介石在演说中表示：“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地执行所有的投降条件。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1945年8月15日上午10时 蒋介石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抗战胜利演说》

曾经担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长与参谋总长，自称抗战老兵的郝柏村，在抗战胜利70周年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回想起得知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抗战胜利的时候，我在重庆。那天，所有的信号弹、所有的爆竹都放光了！蒋委员长广播‘以德报怨’的演说之后，出来重庆街上接受民众的欢呼，当时我也站在里面，我站在那里看到了。”



蒋介石向全国军民发表《抗战胜利演说》后巡视重庆军区接受民众欢呼

## 重返战场

今年96岁的郝柏村是目前两岸极少数曾参与对日抗战的高阶军事将领，他在2014年三度前往中国大陆，走访数十处旧战场，与同行的四位退役将军傅应川、何世同、胡筑生、黄炳麟等人共同完成《郝柏村重返抗日战争》一书，特别选在抗战胜利70周年出版。

郝柏村在他的新书发表会上说，“我已经96岁，所以很多事情不记得了，早上的事情晚上就忘记，昨天的事情今天记不得了。有一次几个老朋友要打麻将，难得有一次大家到他家里去了，四位客人到齐了，麻将却找不到，大家到处找看麻将是放在哪个抽屉、哪个柜子里面。结果在冰箱里找到麻将了。这个证明人老了记忆力衰退。不过抗战胜利到现在70年了，70年以前的事情，凡是重要关头，我不用看资料，都在我脑子里面，没有忘记，因为这是身历其时，性命交关的关键时刻，真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郝柏村回忆抗战期间，他担任炮兵连长，在广州战役中负伤，脑部被弹片击中流血，几十年来都没事，但最近因为岁数大了，要体检，脑部做扫描，医生说你的脑部怎么有金属反应，原来是日军当时留给我的小弹片现在还在里面！郝柏村开玩笑地说，“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弹片，所以我70年前的事情都还记得。所以我还要谢谢这个弹片。”（美国之音《穿越1945》纪录片制作人樊冬宁与郝柏村的完整专访请见本书第三章）。



2015年7月1日 郝柏村在台北信义诚品发表新书《郝柏村重返抗日战场》

## 国殇日大游行

1945那年夏天，从重庆到纽约，美中两国人民热烈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打过二战的老兵在美国被称为“最伟大的世代”。70年后，他们已从意气风发变成满头白发，人们再次涌上街头，向这群“最伟大的世代”致敬。



1945年8月14日 纽约时代广场庆祝二战结束的“胜利之吻”

2015年5月，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国殇日大游行，中华民国驻美代表沈吕巡获邀出席，除了中华民国的国旗，游行队伍中还有一架绘有青天白日的飞虎机，坐在花车上的陈鸿铨，回忆当年驾驶飞虎机作战的情景：“P-40（飞虎机）太重了，日本的零式机非常轻巧，转弯性能很好，转半个圈子就转到我们后头去了。因此，飞虎队和零式机作战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知己知彼、绝不恋战。我们不能跟零式机纠缠、而且利用P-40的优势，用飞虎机的重量和速度，大马力、高速冲完了以后，再用我的六挺.50重机枪来打。所以说叫Hit and Run“打了就跑、跑完了再回来”。事实上，每一次空战我们都是用“打了就跑”的战术，所以日本人一下子被我们打垮了。”

陈鸿铨回忆说：“那时候在昆明，飞行员有个习惯，就是打下一架日本飞机就在空中做个滚，老百姓一看就知道打下来飞机了。老百姓可以看到飞机外面飞虎队的标志是个鲨鱼。但是昆明人没见过鲨鱼，就说那是个老虎。所以飞虎这个名字，是昆明人取的。他们就跟陈纳德报告，他们中国人说我们是‘飞虎’，陈纳德觉得很好，就用了。‘飞虎队’的名号由此而来。”今年96岁的陈鸿铨是前中华民国空军副总司令，1943年加入中美空军混合联队，曾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击落两架日本飞机。陈鸿铨将军的故事和他2015年的台湾之行是《穿越1945》这部纪录片的主轴，美国之音《穿越1945》纪录片制作人樊冬宁与陈鸿铨的完整专访请见本书第四章。



2015国殇日大游行陈鸿铨将军在飞虎花车上接受群众致敬

## 回忆之旅

2015年6月30号傍晚时分，陈鸿铨偕同夫人、女儿和外孙，从位于马里兰州的住家出发前往杜勒斯机场，准备到台湾出席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相关活动，陈鸿铨在机场巧遇搭同一班机前往台北的老友李其深(Robert Lee)夫妇，李其深从背包中拿出一顶飞虎队的纪念帽送给陈鸿铨，陈鸿铨立刻戴上。这两位老飞虎一见面就聊起了以前的“老板”——飞虎将军陈纳德。



陈鸿铨与李其深在杜勒斯机场准备前往台湾

陈鸿铨回忆：“我们在中美空军混合联队，我们都叫他OLDMAN（老大），他是我们“BOSS”。BOSS（老板）说什么东西，我们每个人都相信，OLDMAN（老大）有脑筋！”

## 战地情缘

1937年5月，44岁的陈纳德以美军退役飞行员的身分来到中国。陈纳德将军的遗孀陈香梅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回忆说：“陈纳德当时本来只是说来中国帮忙训练空军三个月，没有想到这一来就是八年十年的时间，他就留了下来。”



美国之音穿越1945纪录片制作人专访陈香梅女士

1943年秋天，当时只有18岁的陈香梅在昆明与陈纳德初次见面，当时她是中央社的记者，两人谱出一段战争中的恋曲。



陈香梅与陈纳德相识在1943年秋天

陈香梅说：“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会在一起，就是去报道他们的工作和贡献。也没有想到后来会和他恋爱、和他结婚。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非常动人的回忆。”

二战结束70周年，适逢陈香梅90大寿，生日当天，陈香梅的女儿和友人在华盛顿的一家中餐馆为她祝寿。回首抗战岁月，陈香梅感触良多。喜欢唱卡拉OK的陈香梅以《掌声响起》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唱出她的心声，唱罢时，陈香梅的眼中泛着激动的泪光：

《掌声响起》  
孤独站在这舞台  
听到掌声响起来  
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  
多少青春不在 多少情怀已更改  
我还拥有你的爱  
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  
你的爱将与我同在  
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  
歌声交会你我的爱



陈香梅90大寿

陈香梅形容陈纳德是一个非常富有正义感的人，“尤其是他看到中国抗战人民的苦难，他是非常感动的。”



1937年的这趟中国之行，不但改变了陈纳德自己的命运，也扭转了战局，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更是延续至今。1937年6月3日，时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蒋宋美龄，在上海接见陈纳德，聘他为顾问，协助中国发展空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陈纳德拍发电报给蒋介石，主动要求协助中国抗战。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8月28日，日军对上海实施战略轰炸。美籍华裔战地记者王小亭拍摄的这张照片，震惊国际社会，成为二战的经典影像。



1937年8月淞沪会战上海火车南站废墟中满身鲜血哭泣的婴儿  
(美籍华裔战地记者王小亭拍摄)

1939年5月3日，日军对重庆发动空袭，当时亲眼目睹重庆大轰炸惨烈景况的陈纳德，建构出一套预警系统，保卫中国的大后方。陈鸿铨回忆说：“当时我们没有警报系统，陈纳德研究发布警报系统，在旗竿上，放一个球表示预备警报，放两个球就是空袭警报，放三个球是紧急警报，把球拿下来就表示解除警报。确实，这个系统建立以后，大家都晓得了，一看一个球，没有吃饭的赶紧吃饭。看到三个球，就不能吃饭了赶紧躲起来。”



抗战时期日军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  
当时防空预警系统使用的红色灯笼

抗战初期，日军掌握绝对空中优势，陈纳德离开重庆后，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和作为蒋介石私人代表的宋子文<sup>[1]</sup>向美方提出“航空援华计划”。

现任中华民国驻美代表沈吕巡特别选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具有历史意义的双橡园<sup>[2]</sup>接受美国之音《穿越1945》纪录片的专访，从外交官的角度谈美国对华援助的历史与中华民国八年抗战的贡献。双橡园是过去中华民国历任驻美大使的官邸，抗战时期美中之间一些重要的外交斡旋就是在这座由双橡环抱、景色优美且装潢雅致的白色宅院中进行的（沈吕巡大使的完整专访请见下册第七章）。

沈吕巡在谈到飞虎队历史的时候特别指出，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4月签署了一份机密的行政命令，准陈纳德不但可以有100架飞机，然后可以在美军中间去招募飞行员。1941年7月10日，陈纳德招募的110名飞行员，组成第一批美国志愿队，从旧金山启程前往中国，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双橡园

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从美国的角度看二战历史。卜睿哲说：“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美国就已经在经济和外交上采取行动支持中华民国。罗斯福批准成立美国志愿大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AVG)。当时我们正在加强对日本实施严厉的制裁，在日益升高的压力下，日本认为他们必须采取行动来突破这个压力。因此如果没有珍珠港事件，我们不太可能看到美国卷入二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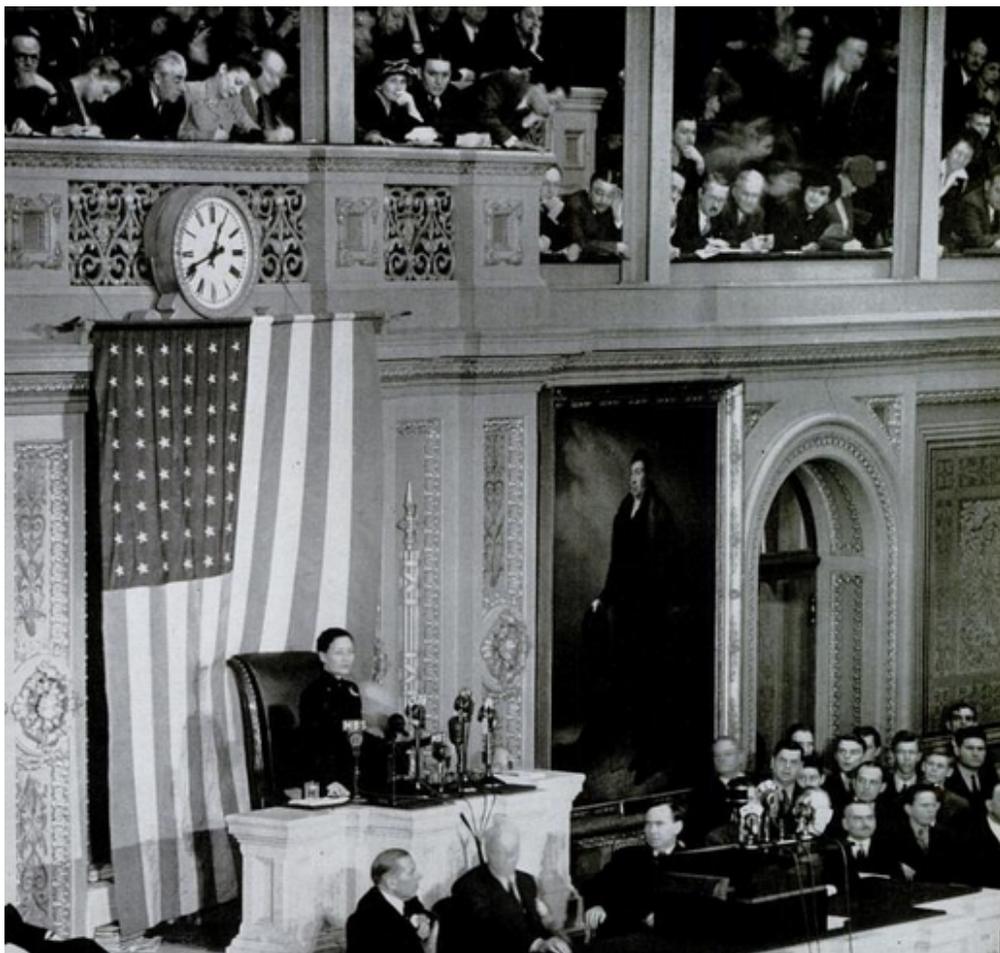
郝柏村表示：“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就是我们中华民国同美国、英国正式成为同盟国了。我们原来是靠自己的力量抗战，打了四年。现在我们同美国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珍珠港事件（历史照片）

沈吕巡强调，当时中华民国的外交办得很好，其中主要的几个人物，除了之前提到的宋子文之外，还有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蒋夫人。

蒋宋美龄



蒋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1943年，中国对日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为了争取美国的支持和同情，蒋宋美龄在1943年2月18日至4月4日访美期间，先后至美国国会、纽约市政厅、纽约麦迪逊广场、威斯理大学、芝加哥体育馆、旧金山市政厅、洛杉矶好莱坞圆形剧场等地发表演说。蒋宋美龄的访问当时在美国掀起一阵旋风，其中又以她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说最具有代表性。

蒋宋美龄国会演说精华摘要<sup>[9]</sup> 议长、美国众议院诸位议员，无论何时，余得向贵国国会致词，实属荣幸；尤在今日，余得向一庄严伟大之团体，对于世界命运之形成有绝大影响如贵院者致词，尤属特别荣幸。 1937年日本军阀发动其全面对华战争时，各国军事专家，咸认中国无一线获胜之希望。但日本并不能如其所夸，迫使中国屈膝；于是举世人士，对此现象，深感慰藉。吾人慎勿忘在全面侵略最初之四年半中，中国孤独无援，抵抗日本军阀之淫虐狂暴。“手足”一词，在中国用以表示兄弟间之关系。国际间之相互依赖，今既已如此普遍承认，吾人岂不能亦谓一切国家应成为一集体之分子乎？中、美两大民族间一百六十年来之传统友谊，从未染有误会之污痕，此在世界历史中，诚无出其右者。我中国国民，正与诸君相同，不仅为吾人本身，且更为人类全体，希望有一较佳之世界。然仅宣布吾人之理想，甚或确信吾人具有此种理想，尚嫌不足。盖欲保存、支撑，并维持此等理想，有时必须不惜牺牲一切，甚至甘冒失败之危险，以努力促其实现。个人之品德，于困厄中验之，亦于成功中验之。以言一国之精神，倍加真确。



蒋宋美龄在洛杉矶好莱坞圆形剧场发表演说

蒋宋美龄1943年4月4日在洛杉矶好莱坞圆形剧场发表演说时场面盛大，她对台下的美国民众说：“吾人弗许侵略主义重招其魔首，以威胁人类代代相传之最大宝物，即各民族所应享受生命、自由与康乐也。”

卜睿哲说：“蒋宋美龄的演说非常具有说服力。为美国与中国同盟以及美国对华援助阐述了充分的理由。”王冀表示：“国民党想要一些飞机，美国没动静，一开始送了一批烂飞机去，蒋夫人来了以后，美国真的准备援助飞机了，来了几百架，中国开始有一点希望的感觉。她回去以后，第二年走之前，又到白宫去再见罗斯福总统，罗斯福真的被她感动了。”1943年3月10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批准创立由陈纳德担任司令的第十四航空军，并将陈纳德的飞机增加到500架。



陈纳德晋升第十四航空军司令

美国原本因为种种因素在外交上采取中立政策，蒋宋美龄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功不可没。蒋介石曾经称赞：“夫人的能力，抵得上20个陆军师。”



蒋介石与蒋宋美龄

蒋宋美龄亦被称为中国空军之母，她最喜爱的别针是空军的飞鹰徽章。1942年2月28日，蒋宋美龄与蒋介石在昆明宴请陈纳德和飞虎队队员时，她将这首诗献给飞虎队员：

《太平洋姊妹之邦》  
在中国国运最严重的关头  
你们带着希望和信仰  
飞越了太平洋来到中国  
当你们翱翔天空时  
你们无异是用火焰在空中写出一些永恒的真理  
给全世界都看到  
我希望诸位一同起立  
为这两个在太平洋两岸遥遥相对的姊妹之邦干杯！



蒋宋美龄佩带中国空军徽章

## 永远的公主

蒋宋美龄的风采不但在美国各界掀起旋风，也令飞虎将军陈纳德深深着迷。陈纳德曾在他的日记中写下1937年6月3日那天初次见到蒋宋美龄的第一印象——他当下就对自己说：“她将永远是我的公主！”<sup>[4]</sup>

陈纳德的遗孀陈香梅似乎对丈夫的这份倾慕之情并无芥蒂，陈香梅在美国之音《穿越1945》纪录片专访中回忆起陈纳德与蒋宋美龄之间的互动，她说：“陈纳德对蒋夫人非常敬爱，蒋夫人也跟他非常亲密，两个人的友情非常值得珍惜。”陈纳德初见蒋宋美龄那年，他当时44岁，陈纳德64岁因病去世前，蒋宋美龄特地到医院探望他，尽管陈纳德已晋升中将，蒋宋美龄二十年如一日，仍称他“上校”（陈香梅专访请见上册第五章）。



蒋宋美龄与陈纳德

陈纳德外孙女嘉兰惠(Nell Calloway)也在接受美国之音纪录片访问的时候说道：“是蒋宋美龄授予陈纳德上校的官阶。他原来离开美国到中国的时候只是上尉，但是蒋夫人说这样不行，他必须是上校。初次见面他们就建立了特殊的联系。在陈纳德的回忆录中，他回忆那天，一开始他还以为蒋夫人是一位侍者，因为她就是站在那里，特别的美丽，后来他发现她的英文非常好，他很惊讶，以为她是翻译，后来才知道她原来就是

蒋夫人，陈纳德十分震惊，我想他们初次见面就立刻建立起了非常特别的感情。”

## 飞虎奇迹



陈纳德与飞虎队员

飞虎队史研究者许剑虹在接受美国之音纪录片专访的时候表示：“陈纳德希望帮助中国建设战后的现代化空军，所以他就将国军的第一轰炸机大队、第三战斗机大队和第五战斗机大队，并入第十四航空军的指挥体系里面，然后成立中美空军混合团，传授美式的作战技术，融入美式的指挥体系中，同时也使中华民国的空军成为全亚洲最亲美国的一个飞行单位，到今天这个传统也还没有改变，这是陈纳德很成功的一点。而且他在指挥混合团的时候，严格禁止种族歧视，不许有任何歧视。只要是低阶的美军看到高阶的中国人也要敬礼。”（想要了解更多飞虎队的历史，请见下册第八章许剑虹专访）



陈纳德与飞虎队员

陈纳德不仅有战略眼光，更对他的飞虎队员充满感情。陈香梅说：“陈纳德将军每一次看着队员们出去，他都等着他们回来。陈纳德将军对部下们都非常、非常地关心。”嘉兰惠回忆她的外祖父陈纳德，对人总是充满热情，他深爱中国人民，他的部下对他很重要。嘉兰惠在纪录片中说：“他在给我叔叔的家书中写到，他将这些飞行员视为自己的亲生儿子。他和他的每一个部下都建立了感情。他总是坐在那里焦急地等他们从战斗中平安完成任务回来，就像每一个父亲会做的那样。这就是他对他的飞行员们的情感。”



飞虎队员奔向飞虎机准备出任务

许剑虹说：“飞虎队创造了一个奇迹。乔无遏<sup>[5]</sup>将军曾说，飞虎创造了奇迹，它让两个完全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宗教的飞行员，可以在一起像兄弟一样打仗。它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它在历史上可能都很难见到！”

( 第一章完 )

---

1. 宋子文曾任财政部长，中国银行董事长。1937年抗战爆发后，联合协调各银行应付财政，并代表中国政府与美英等国洽商，争取重要的财经与军事援助。1941年出任外交部长。 ←
2. 双橡园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古迹建筑，属于中华民国政府。1937年至1978年间作为九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官邸。 ←
3. 译者吴铭彦，台湾财团法人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 ←
4. 陈纳德在1937年6月3日与蒋宋美龄初次见面当天的日记中称蒋宋美龄“将永远是我的公主”，他在日记中写下的英文原文是：Who will hereafter be “The Princess” to me. 陈纳德日记原件目前存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陈香梅女士办公室中。 ←
5. 乔无遏，空军官校第10期，前中美空军混合联队成员，曾击落4架日机。 ←

## 第二章 那些年我们一起打的仗



抗战的时候，我们觉得八年好漫长啊，当时的八年是我们年轻生命的三分之一，现在回想起来，那八年却有如一晃眼。我们现在没有再一个八年可活了，当人们说：“噢，你是飞虎队(Flying Tiger)！”我总回答他们：“我现在是一只垂死的老虎(Dying Tiger)。”

—— 李其深

美国之音《穿越1945》纪录片的主轴是一趟从美国到台湾的飞虎老兵之行。我们从两位飞虎老兵在机场的回忆出发，随着他们的旅程，带大家回到那场在70年前结束的战争。这一路上，有久违重逢的兴奋，有接受奖章的荣耀，有怀念逝去同胞的遗憾，也有老兵们觉得自己被遗忘的心酸，以及不知何时再相见的感慨。

### 启程

2015年6月30号傍晚时分，96岁高龄的陈鸿铨将军偕同夫人、女儿Maggie和外孙Alex，从位于马里兰州的住家出发前往杜勒斯机场，准备到台湾出席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相关活动，陈鸿铨在机场巧遇搭同一班机前往台北的老友李其深夫妇，李其深从背包中拿出一顶飞虎队的纪念帽送给陈鸿铨，陈鸿铨立刻戴上。

两位飞虎老兵在我们的摄影机前展开一段对话：

陈鸿铨：“他是我的小老弟。”

李其深：“我是飞虎队里面最年轻的。”

陈鸿铨：“我已经96岁了，你还不到90。”

李其深：“可是你比我还健康呢！”

陈鸿铨：“抗战的时候，我们觉得八年好漫长啊。”

李其深：“当时的八年，是我们年轻生命的三分之一，现在回想那八年却有如一晃眼。我们现在没有再一个八年可活了。”

陈鸿铨：“别这么说，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李其深：“当人们说，噢！你是飞虎队员(Flying Tiger)！我总回答他们，我现在是一只垂死的老虎(Dying Tiger)。我们都快成死老虎了。”

陈鸿铨：“刚才有两个女孩在电梯里，看见我戴的帽子觉得很好奇，我告诉她们，这是飞虎队的帽子，她们问我什么是飞虎？是会飞的老虎吗？我说飞虎是空军的一个飞行单位，她们问我说飞虎队是打越战的吗？我说不是！飞虎队是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李其深：“也经常有人看到我头上这顶飞虎队的帽子，然后问我，你是蓝天使(Blue Angel)的飞行员吗？我开玩笑回答他们，我是开纸飞机的！”

此时杜勒斯机场的广播发出准备登机的指示，两位老飞虎下了轮椅登上飞机，开启一段黑夜中的飞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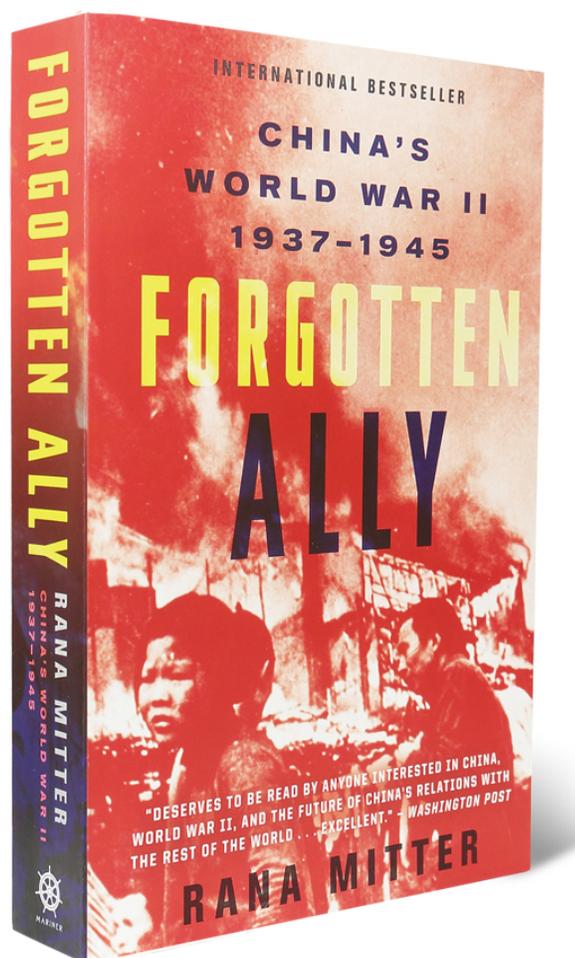
靠窗的陈鸿铨，凝望着下方的灯火渐远，脑海中闪过许多画面。

又起飞了，这一回，目的地是台北。

## 被遗忘的盟友

芮纳·米德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历史系教授，他在2013年底出版了《被遗忘的盟友》一书。此书的中文介绍指出，数十年来，西方人眼中的“二战”始终是一场美、英、苏领衔抗击法西斯的战争，亚洲战场上英勇抗击日本的中国却因种种原因被遗忘。米德教授本人也表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7到1945年这八年抗战，是至今有关二战这场最著名的世界冲突当中，最伟大却不为人知的故事之一，西方国家过去这70年来，竟然不知道二战期间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真的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现任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Bush)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我认为现在看来，中华民国确实是被遗忘的盟友，不过战时并非如此，美国当时的想法或许是认为中国这个盟友并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我们当时认为中国可以在战场上贡献得更多，也许并没有考虑到国民政府在那场战争中所面临的艰难处境。”



英国牛津大学历史系教授芮纳·米德所著《被遗忘的盟友》

如果说芮纳·米德的《被遗忘的盟友》，是采用西方观点以及根据最新披露的史料，深度、客观的补正鲜为人知的抗战细节，那么另外一本在抗战胜利70周年受到瞩目，希望唤起人们抗战记忆、揭开抗战历史真相的著作，则是充满了一位抗战老兵的战时回忆以及一步一脚印重返抗日战场的亲身经历。曾经担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长、参谋总长、行政院长的抗战老兵郝柏村，2015年7月1日在台北的诚品信义店举行《郝柏村重返抗日战场》新书发表会。

郝柏村在他的新书发表会上表示，“八年抗战有2000万人死亡，战线从南到北有5000公里，从东到西有3000公里，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没有一个战争是这么重大，但是抗战的成果也非常辉煌，我们取消了不平等条约，成为全世界四强之一；八年抗战终结了列强的殖民主义。”但郝柏村也痛心指出，“八年抗战的历史在1949年之后受到扭曲。在中国，抗战历史不见了，就算在台湾，也被淡忘和漠视。”

## 忆驼峰航线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之音《穿越1945》纪录片的两位主角——郝柏村将军与陈鸿铨将军，两位同样亲身经历抗日战争，今年也同样高龄96岁。郝柏村在去年分三次重返抗日战场，陈鸿铨则是在今年千里迢迢从美国回到台湾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虽然前者是陆军，后者是空军，却都巧合地对“驻印军”和“驼峰航线”有着共同的回忆。两位也都在美国之音与他们进行的专访当中互相提到对方。

郝柏村回忆抗战期间，带领100名士兵前往印度接受美国援助的武器装备，他说，“头一次坐飞机，飞的就是中美两国在印度与云南之间开辟的驼峰航线。”

而1942年被派往印度担任飞行教官的陈鸿铨，也曾经多次执行飞越驼峰的任务。陈鸿铨回忆他的飞行任务：“驼峰最高大概2万多尺，最低大概1万6千多尺。再飞高用氧气多，不用氧气绝对不行。所以只能在1万6千尺的高度过去。”

郝柏村还分享了一段当时担任连长的他和逃兵之间有趣的对话：“飞驼峰航线，飞机大约飞了20多分钟，有些兵后来想家，就逃兵了，给印度人抓到，我问他，家那么远，你要怎么回家？他说不远啊，不是才过了两座山吗？”

郝柏村也在访问中强调驼峰航线的战略意义：“驼峰空运三年，运输了80多万吨的物资，对抗战的战略意义很大。”

根据美方的资料显示，从1942年5月开辟驼峰航线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美中两国在驼峰航线上总共损失飞机609架，牺牲飞行员1579人。牺牲的人员包括美国与中国的飞行员。

而陈鸿铨则根据他亲身的飞行经验点出驼峰航线的危险性：“假使说发动机不好，跳伞以后下面就是野人山了，绝对无法生还。所以大家把它当成一个很冒险的死亡之谷。”



驼峰航线示意图

1942年5月—1945年8月，美中两国在驼峰航线上总共损失飞机609架，牺牲飞行员1579人。三年共运输80多万吨战略物资。

## 飞虎老兵重聚台北

2015年7月2日凌晨四点多，天色仍未亮，陈鸿铨与李其深的飞机降落在台湾桃园国际机场。中华民国空军副司令刘守仁中将早已率同仁列队欢迎，两人一下飞机就为他们戴上花环。两位老飞虎虽略显疲惫，但对于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能够到台湾参加纪念活动也流露出兴奋之情。



陈鸿铨抵达台湾桃园国际机场



李其深抵达台湾桃园国际机场

这趟飞虎老兵的台湾之行，除了陈鸿铨和李其深之外，还有美国第十四航空军4大队23中队队员朱安琪、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第5大队第26中队队员贾维特(Harold Javitt)、第1大队3中队队员都凯牧、以及从新加坡回来的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第1大队负责飞轰炸机的何永道。飞虎后代的部分包括陈纳德将军的外孙女嘉兰惠(Nell Calloway)、中国空军“战魂”高志航之子高耀汉、飞虎队王牌飞行员艾立生(John R. Allison)的儿子艾立诚(John Allison III)以及中美混合联队第3大队第7中队长徐华江的家人。

一行人抵达桃园机场之后陆续进驻台北的圆山饭店，并在7月3日上午前往慈湖谒陵，由陈鸿铨将军主祭，代表全体飞虎老兵及后代向蒋公陵寝献花。



陈鸿铨将军率领全体飞虎老兵及后代向蒋公陵寝献花

## 和往事干杯

7月3日晚上，空军司令沈一鸣在圆山饭店昆仑厅宴请飞虎老兵，晚宴按照飞虎年会的形式进行，由空军仪队护送中华民国和美国的国旗入场，演奏两国国歌，场面隆重。飞虎老兵们也在了一幅由林国裕上校所绘、背景有中华民国与美国国旗、青天白日勋章、飞虎机以及陈纳德肖像的油画上一一签名，留作纪念。



陈鸿铨在飞虎油画上签名 空军司令沈一鸣（左二）和空军副司令刘守仁（左一）在旁观看

席间，空军乐队演奏了一首英文老歌——《我把心留在旧金山》（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回想起当年第一批AVG美国志愿大队的飞虎队员就是从旧金山出发前往中国协助抗战，这首歌曲此时听来别有深意。坐在主桌陈鸿铨将军身旁、就在乐队前方的飞虎老兵朱安琪，当年也是在旧金山的码头上与挚爱的双亲分离，回国参战，耳边回响起这首歌曲，配合歌词与旋律，心中必定感触良多。



2015年飞虎年会在台北圆山饭店昆仑厅举行

谈到这也要提一个小典故，那就是中华民国空军在八年抗战时，飞行部队会举行所谓的“玫瑰餐会”供飞行员与眷属们在基地联谊，但是各家必须各自提供一道菜肴带至餐会会场让大家食用。后来这个传统就一直流传了下来，称为空军的玫瑰餐会。飞行员在没有执行任务的时候，的确需要好好的放松一下，而且无论是老飞虎还是空军健儿，喝酒的时候一定要喊一二三千杯！才能显现出空军的气魄与豪迈。陈鸿铨将军虽然已经96岁，拼起酒来丝毫不输给后辈，喝完之后还将酒杯倒过来放在头上，告诉众人，我已经干了这杯！



陈鸿铨将军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美台两地的飞虎老兵齐聚一堂，回忆当年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情义岁月。最后高唱空军军歌的时候，连不太会说中文的美籍飞虎老兵也跟着一起唱，而且每一句歌词都精准无误：

《中华民国空军军歌》  
凌云御风去 报国把志伸  
遨游昆仑上空 俯瞰太平洋滨  
看五岳三江雄关要塞  
美丽的锦绣河山 辉映着无敌机群  
缅怀先烈 莫辜负创业艰辛  
发扬光大尤赖我空军军人  
同志们努力 努力  
矢勇矢勤 国祚皇皇万世荣  
尽瘁为空军 报国把志伸  
哪怕风霜雨露 只信双手万能  
看铁翼蔽空马达齐鸣  
美丽的锦绣河山 辉映着无敌机群  
我们要使技术发明日日新  
我们要用血汗永固中华魂  
同志们努力 努力  
同德同心 国祚皇皇万世荣

## 当年的飞行服

筵席散去，夜已深了，家人搀扶着陈鸿铨回到饭店房间，试穿隔天出席纪念活动时为他准备的仿当年样式飞行服。林国裕上校细心地为陈鸿铨穿上飞行服，一面说：“好像回到以前，回到了70年前。” 着装完毕之后，陈鸿铨放下拐杖，站得笔挺，英姿不减当年。



林国裕上校细心地为陈鸿铨穿上飞行服

抗战胜利70年后，飞虎老兵在台北团聚，把酒忆当年，和往事干杯，多少次在空中与敌机作战的生死一瞬间，多少次就这样一口气干了酒杯，将生死置之度外，伴随回忆一饮而尽的同时，也不禁感叹，当年一起喝酒的战友们，大多都已经不在了。

2015年7月4日，陈鸿铨一大早起来穿上飞行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时间仿佛回到70多年前。今天，他又要准备出任务了！没错！他心里的确是把这次回台湾出席纪念活动视为一次任务与挑战。台湾夏天又湿又热的高温天气，加上厚重的飞行服，这对今年高龄96岁、腿脚又不方便的陈鸿铨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跟过去一样，他会尽心尽力把这次的任务完成。这也是飞虎老兵此次台湾之行的重头戏——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国防战力展示。

## 湖口阅兵

为了纪念抗战胜利暨光复70周年，台湾国防部7月4日结合年度汉光31号演习，在新竹湖口基地举办盛大的三军联合战力展示，由总统马英九亲自主持。邀请134位参加过抗战、平均年龄超过90岁的老兵参加。共有各型战机64架、车辆294部、官兵3858人参演。马英九总统担任大阅兵官，这是马总统就任以来最大规模的阅兵活动。除了凸显中华民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也借此表扬抗战老兵们在当年的牺牲奉献。



马英九亲自主持三军联合战力展示

展示活动由特勤部队的战技操演以及鼓号乐旗队的表演揭开序幕，率先登场的空中分列式在天候不佳的情况下展开，机身彩绘有抗战时期飞虎机鲨鱼嘴图样的两架F-16以及IDF经国号战机穿越厚厚的云层完成任务。“地空快速突击”演练的主角是阿帕契攻击直升机和黑鹰直升机，充分展现震撼效果，其中伞兵越野自行车的机动性也令人眼睛为之一亮。此外，中科院研发的UAV无人机“锐鸢”也首次在大型校阅中亮相。

现场展示的飞虎机（P-40战鹰式战斗机）上有引发争议的“日之丸”图样，显示当年飞虎队成员击落的日本军机数量，台湾军方最后决定将F-16和IDF经国号战机上的“日之丸”彩绘涂销。日本驻台代表未出席战力展示，但有指派武官代表参加。

在地面分列式当中最受瞩目的就是抗战纪念梯队，除了插满当年抗战主力部队军旗的旗车，还有24名陆海空三军的抗战老兵，身穿仿当年样式的军服坐在悍马车上接受致敬。飞虎老兵陈鸿铨、都凯牧与何永道三人是抗战老兵纪念梯队的压轴，手里挥舞着国旗出场，获得全体官兵如雷的掌声。



飞虎老兵陈鸿铨坐在悍马车上手舞国旗接受致敬

陈鸿铨结束“任务”之后，坐在贵宾席上继续观礼，但拄着拐杖、低着头，显出疲累。一旁的林国裕上校一直为他用小电扇与冰袋消暑。陈鸿铨一边流汗一边说，他这次回来，是代表其他在抗战中牺牲的同胞来参加这场纪念活动。



林国裕上校为年迈的陈鸿铨消暑

## 代表逝去的同袍来参加

陈鸿铨说：“飞虎老兵今天只剩下三位来参加这个活动，但是还有更多默默无闻或是根本不知名的抗战英雄没有办法来参加。我并不是真正的英雄，我只是英雄的见证者，我是他们的一份子，我曾经跟英雄们一起并肩作战。今天我是代表他们来这里接受致敬。那些不能来的人，我们替他们来参加，也希望世人不要遗忘抗战老兵们的牺牲奉献。”

马英九总统除了给老兵们颁发抗战纪念章之外，也在致词中强调，抗战老兵不能遗忘，抗战历史不容扭曲。马英九表示，“面对历史，真相只有一个，八年抗战是中华民国政府主导，抗战胜利是蒋委员长领导全国军民英勇奋斗的成果，不容任何人篡改和扭曲。纪念抗战不是要炫耀胜利，而是要防止战争；不是要挑起仇恨，而是要谴责侵略，追求和平。”

马英九在致词的时候特别提到飞虎队在抗战中的贡献。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的外孙女嘉兰惠(NELL CALLOWAY)在接受美国之音《穿越1945》纪录片访问的时候表示，“如果我的祖父陈纳德将军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参加这个活动，我想他一定会感到非常骄傲，他协助成立飞虎队并教导这些飞行员，他热爱中国人民，这些飞虎老兵们从各地不远千里来到台湾参加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活动，我非常、非常感动。”



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外孙女嘉兰惠 (Nell Calloway) 与飞虎老兵贾维特 (Harold Javitt) 观看湖口阅兵

## 清泉岗

2015年7月5日，飞虎老兵们休息了一个晚上，空军副司令刘守仁一早就到圆山饭店接他们去台北松山机场，搭乘空军福克50专机前往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



飞虎老兵从台北松山机场乘专机前往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

陈鸿铨在飞机上想起了以前一起受训的同学们，不禁感慨：“我进空军的时候有360多人，毕业就108人，从美国受训回来只剩下98人，到了抗战胜利的时候只剩50几人。现在就剩下五人，在美国就两人，每次我们遇见这种情形，我们非常高兴我们能够庆祝胜利70周年，但是我们也难过，我们很多同学都不在了。”



中美空军混合团同期学员



中美空军混合团执行任务前实施任务提示

台中的清泉岗曾经是美国在远东地区最大的空军基地。这里是空军第427战术战斗机联队的基地，也是IDF经国号战机的大本营。427联队的前身是空军第3大队，陈鸿铨曾经担任第3大队队长，队史馆的墙上还挂着他担任队长时的照片。



台中的清泉岗曾是美国在远东地区最大的空军基地



陈鸿銓曾担任空军第3大队队长

专机抵达，联队长许朝铭少将亲自迎接飞虎老兵，全体并与两架画有飞虎机鲨鱼嘴图样的经国号彩绘机合影。随后进忠勇楼听取简报以及参观抗战胜利70周年特展。

陈鸿銓在听取简报后，特别勉励前一天在战力展示中驾驶IDF经国号参演的飞行员，因为当时天候不佳，其中一架IDF突然遇到尾流，机身瞬间晃动，非常惊险，还好飞行员的技术克服问题，才让战力展示顺利进行。

## 美军足迹馆墙上的签名

随后一行人又前往美军足迹馆参观。美军足迹馆是由一座教堂改建的，这里完整地保存了当年美军在台湾执行中美协防任务的文物，象征着是两国曾经并肩作战的情谊延续至今。

看到足迹馆的墙上，挂着一幅飞虎年会的纪念签名，其中很多飞虎老兵都已经不在人世，无法参加这趟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旅程，李其深(Robert Lee)感慨地说：“看到现在中华民国空军的进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现在美国和中华民国空军所拥有的这些先进战机，和我们当时在二战中使用的飞机比起来，要先进多了，但我们那时还是完成了任务，靠我们仅有的力量最终打赢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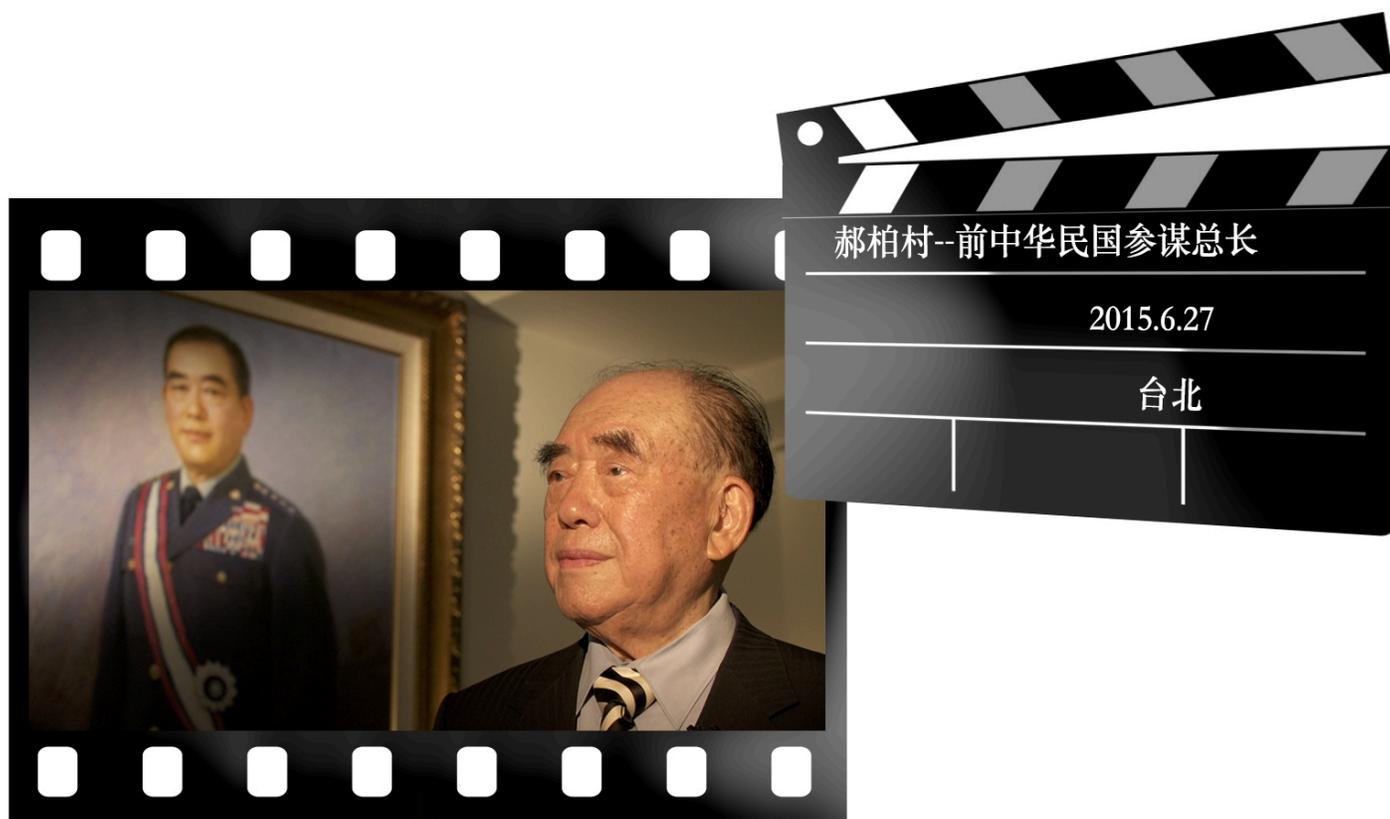


李其深站在飞虎年会的纪念签名前感慨万千

旅程即将进入尾声，李其深有些依依不舍，他说：“我在这趟旅程中遇到了老朋友，结识了新朋友，希望以后每个周年都还能再来见到他们。只是不知道这个愿望是否能实现。”

（第二章完）

### 第三章 郝柏村：真相只有一个



大陆说抗战是毛泽东领导的，那既然是毛泽东领导的，开罗会议为什么不是毛泽东去呢？为什么最后受降的是何应钦呢？为什么不是朱德来受降呢？

—— 郝柏村

前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美国之音纪录片《穿越1945》制作人樊冬宁在台北专访曾经担任中华民国参谋总长、国防部长和行政院长的抗战老兵郝柏村，并出席郝柏村《重返抗日战场》新书发表会。以下是专访的完整内容。



郝柏村接受美国之音专访

## 国军宁死不降 揭开抗战真相

记者：非常荣幸代表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飞来台北和您进行专访。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您去年也曾经三度重返抗日战场，请您跟我们谈谈当时抗战的情况还有您的感想。

郝柏村：很高兴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抗战开始的时候我军校还没有毕业。但是八年抗战，我可以说是生逢其时。

首先要讲的是，所谓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第一次真正的世界大战。因为现在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指的是1914年到1918年的大战。这个战场只有在欧洲，所以，它只能算是欧洲大战。所以真正的世界大战，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战场牵涉到欧亚非三洲，包括夏威夷。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有大西洋，第二次有大西洋太平洋。

现在开始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大战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开始的，不是1939年9月1号德国向波兰进攻时候开始的。那比我们晚两年。所以，整个的世界大战来说，我们中华民国，作为同盟国我们整整打了八年。英国打了六年，苏联打了五年，美国打了四年都不到。我们中华民国打了八年。

第二点我想强调的是，当时的中华民国是一个贫穷、落后、分裂的国家，为了反侵略，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其他的几个国家，都是争霸权的国家，所以他们是争霸权的战争。所以，我们今天真正要说世界大战，应该要从7月7号算起。所以其他国家打仗，拼的是物资，我们同日本人抗战，拼的是精神。这个精神力量，就是蒋委员长的领导。没有他的领导，我们不可能有世界大 战的胜利。这是我们对二次大战应有的认识。

我们是亚洲战场的主力军，但是因为1949年之后大陆形势的变化，所以真正的世界大战关于中国战场的真相被掩埋、被扭曲了。现在我们要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我们首先要认识清楚，我们同日本打的性质、本质，和英法同德国打的不一样。

二次大战期间，我们中华民国的牺牲仅次于苏联，但是我们打的时间比它长。在这八年期间，我们中国大陆

的战场同欧美战场，南太平洋的战场不一样的。我们国军没有投降、没有被俘的。我们看到菲律宾沦陷了，美军成千上万的举起手来投降。德国打到苏联，苏联的军队也是成千上万地投降。最后第二战场开辟的时候，德国也是。可是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国军的基本思想是宁死不降。

记者：请您举几个例子说明这种抗战精神。

郝柏村：以淞沪会战当中著名的四行仓库保卫战来说，四行仓库是我们最后的守卫阵地，最后我们退到苏州河南岸，苏州河南岸是租界，租界是他们协商好了的。我们的军队固守在那里，这种精神还是很了不起。他们就觉得你们退到我们租界来交接，这个不是投降，这个是退到租界。租界当时不是日本人管的。所以我们抗战期间，哪有讲谁被俘？没有的。我们有一个旅，全军覆没阵亡，我们没有投降的。



四行仓库



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

还有我们空军的高志航，他第一次打下日本的飞机。这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把敌人飞机打下来的，

是我们中华民国的空军。当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没有空战，我不了解。大概据我了解，一战还没有空战。所以如果一战没有空战，高志航在1937年8月14日打下日本的飞机，他是首开空战记录的英雄。



高志航

我们也有一个飞行员叫阎海文，他到上海去志愿作战，飞机被打中了，所以他跳伞下来。跳伞下来的地方正好在日军占领的地方，日本兵就来围捕他了，他也带了手枪，把几个围捕的日本兵打死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自己自杀了。所以他宁死也不愿意被俘。

另外一个空军英雄叫沈崇海。他也是去上海支援作战，他的飞机也是中弹了，他也不跳伞了，他就对着日本的船去冲，要同归于尽。虽然最后被高射炮打下来了，但是他的精神代表了我们中华民国的英勇精神。所以日本后来二次大战末期所谓的“神风”特攻队是跟我们学的。这是举几个例子了。其他的例子还有很多。



阎海文



沈崇海

所以抗战期间，将官阵亡的，是我们最多。我们阵亡了两个集团军总司令，两个集团总司令等于美军的军团司令。我们阵亡了八个军长，我们阵亡了20个师长，这是主要的将领。我们总共有200多名将领阵亡。全世界包括苏联，他们在二次大战期间没有这么多高级的将领阵亡，师长以上很少阵亡的。所以，这就代表了我们的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的坚持。所以一个军一个师，他奉命了就守，守就守到死。

## 安内攘外与庐山宣言

郝柏村：八年抗战，时间是个核心问题。换句话说，抗战之前，我们要争取时间，争取为抗战做准备的时间。抗战开始以后，我们要争取战争持久的时间。所以，抗战开始之前，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接着1932年就是一二八事变，上海战役；1933年就是长城战役。这些战役，我们都是逐步地解决。逐步解决的原因是内部还在内战，中共在江西，其他各省的军阀也没有完全听中央的命令。我们的币制都还没有统一，我们连“兵役法”也没有。

当时，九一八之后民众的抗日情绪很高。但是他们不了解，我们是个贫穷、落后、分裂的国家，如何面对日本这个现代化的一流强国呢？所以当时国民政府的政策是先安内后攘外。把内部安定了然后才能攘外。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都是希望能够缓和一点。我们当时的外交政策叫做“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记者：这是蒋委员长《庐山谈话》<sup>[1]</sup>的一部分。

郝柏村：《庐山谈话》的根源怎么来的呢？这个根源就是“牺牲未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所以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了，我们原来还是希望华北是逐步解决，因为那时候西安事变才刚发生大约半年。西安事变很多后续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表面上是内战停止了。

但是日本人知道，蒋委员长如果是不打内战，给他三年五年准备的时间，日本要侵略我们就更难了。所以，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半年的时间，它就发动卢沟桥事变。发动卢沟桥事变的时候是7月7号。

当年我们是派宋哲元<sup>[2]</sup>同日本人谈判。当然我们希望是能够解决，但是日本人进逼的很厉害。

蒋委员长等了10天，在1937年7月17号，他在庐山说“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我们要全面抗战到底。



蒋介石《庐山谈话》

《庐山谈话》在当时可以说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告诉全国同胞，不要再说我不抗战了。因为抗战以前，他们

反蒋的势力都是说，打内战，不抗战。《庐山谈话》同时也是警告日本人，你们不能再逼我们了，再逼我们，我们就要全面抗战了。日本一直攻占，直到把北平占领。这当然没办法了，全面抗战开始了。

大家知道抗战准备的时间啊，我们一直到民国24年，抗战前两年，币制都还没有统一，云南用云南的钞票，四川用四川的钞票。云南的钞票，一块钱的钞票，撕成一半当五毛，有两个五毛的接到一起算一块。这是当时的怪现象。南京用的铜板同北平用的铜板不一样。南京用的是小铜板，北平用的是大子，买东西，一个烧饼，一个大子儿。

整个的国内，当时中央政府所能够命令的，大概只有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的一部分，其他都还是军头们割据。像李济深在民国22年就成立了“人民政府”，后来当然被我们解决了。

一直到民国25年，1936年，抗战开始前一年，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他们还发动了六一事变。六一事变是什么？两广的部队要北上，目的是干什么呢？实际上是反蒋的。当然后来中央也是用了一个和平的办法，中共现在叫做统战的办法，把陈济棠<sup>[3]</sup>的第1军军长拉过来了。余汉谋<sup>[4]</sup>首先就反对陈济棠。那时候陈济棠有50架飞机，我们中央才只有150架飞机，陈济棠的飞机一天之间从广州飞到南昌来了，投降中央了。那么陈济棠就垮台了。李宗仁，白崇禧又回到广西去了。

## 持久战略诱敌深入 淞沪会战打出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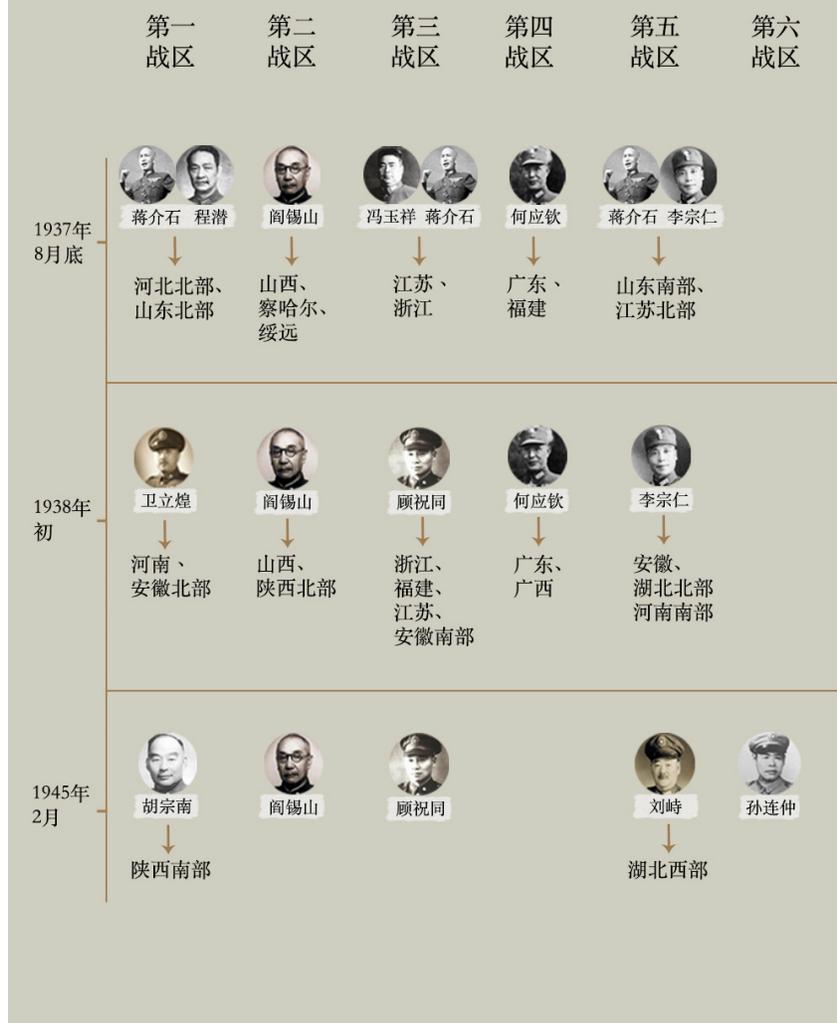
记者：持久战是谁提出来的？中共说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到底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还是蒋委员长提出来的？

郝柏村：我们抗战一开始，当时蒋百里是陆军大学的代校长，他提出的对日抗战方略是“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讲和。”这就是持久战。蒋委员长是完全按照这个“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你（日本）讲和”，不是毛泽东那个《论持久战》，那是以后的事。我们从抗战一开始就决心要打持久战。

打持久战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在后方我们要有一个好的根据地。老实说，抗战开始的时候，我们连根据地都没有。四川军阀刘湘<sup>[5]</sup>，他不听中央的。所以中央还没有能够控制四川。第二，我们要长期抗战，我们要维持一个国际交通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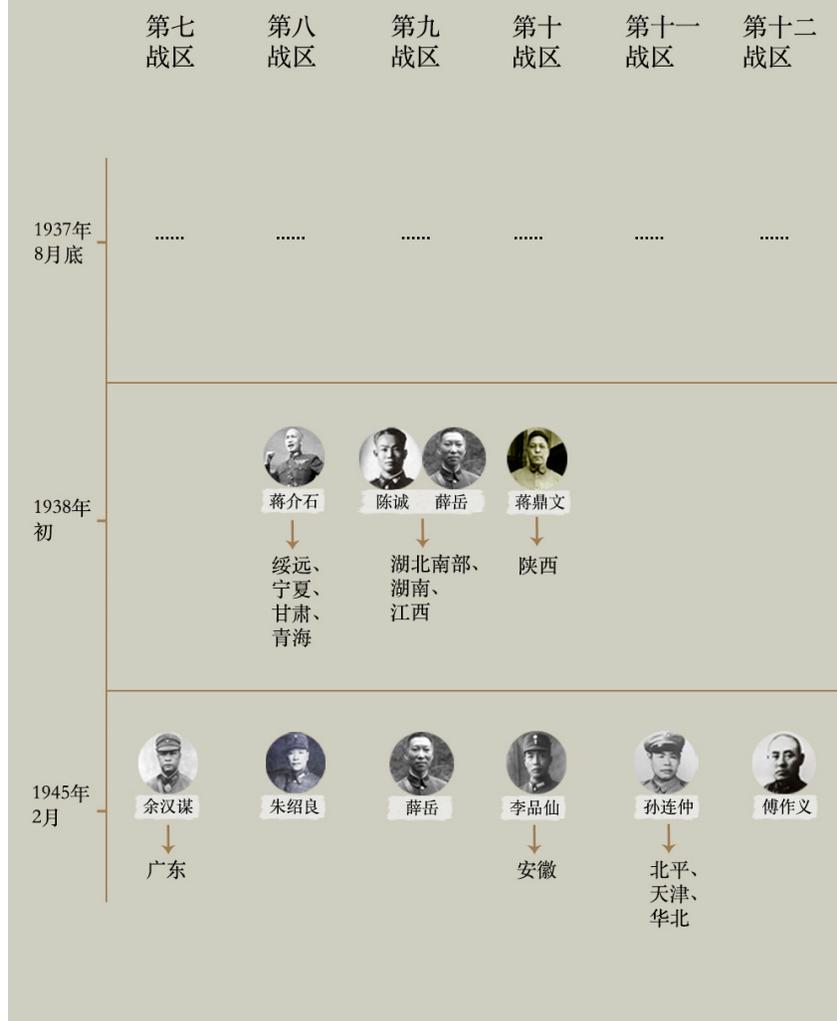
抗战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中央的部队受了限制，黄埔系的军队在黄河以北不能驻的，所以国民军的主力都是在江南。黄河以北的部队一个是宋哲元的部队，一个是韩复榘<sup>[6]</sup>的部队，一个是阎锡山的部队。

## 抗日战争战区划分及指挥官(一)



抗日战争战区划分及指挥官(一)

## 抗日战争战区划分及指挥官(二)



抗日战争战区划分及指挥官(二)

抗战开始，华北离东北很近，军队进来很容易。所以如果日本人沿着平汉路一路南下，就都是平原，可以很快地打到武汉。我们的抗战根据地在西部，如果武汉在南京之前就丢了，那么到西部去，路都断掉了。没有一个四川这样的抗战基地，怎么能够打八年呢？

所以蒋委员长觉得，针对日本人主要由北往南的作战路线，我们要改成由东向西。于是决定发动八一三上海作战（又称淞沪会战），把日军的主力统统移到上海来了。

上海我们打了三个月，这是抗战的第一期。我们还有很多东西都在沿海各省，所以这个时候要往后方搬运，需要时间。第一期作战为我们一共争取了14个月的时间。从上海战役开始到武汉会战结束。14个月的时间，中央的部队进入四川，我们政府迁到四川，我们南京的兵工厂，包括北京的很多大学迁到云南去。这是一个大迁徙。没有这14个月的时间，迁不过去。

日本人扬言三个月解决中国，但是一个上海战役就打了三个月。淞沪会战，我们有70万人参加，日军有30万人。日本的常备军是17个师团。这17个师团，有10个师团都调到了上海来了。

我们拼了三个月。我们牺牲了30万人。日本也牺牲了六、七万人。这在日本讲就是很大的损失了。所以上海打了，我们放弃南京，最后到武汉。

换句话说，让这个由平汉路、津浦路南下的，由北向南的这个作战线，我们改成由上海沿长江，由东向西打。这有什么好处呢？我们逐步地把基地迁过去，四川的政治军事，中央能够掌握了。

刚刚开始的时候还不能掌握的。例如，抗战开始了，韩复榘的部队，中央叫它守卫济南，他不守，一下子放弃了。所以蒋委员长在开军事会议的时候把他逮捕了，送到武汉来，很快把他枪毙了。抗战之前他们都说要抗战啊，抗战之后他们又不遵守命令。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我把它当成一个谣传来讲。当时刘湘在汉口养病，枪毙了韩复榘以后，没有多久，刘湘也病故了。大家说，“枪毙了韩复榘，吓死了刘湘”。当时我们很年轻，我们不懂为什么吓死了刘湘。后来另外一个传说是，韩复榘当时和刘湘有勾结，说只要老蒋一倒台，四川还是归你，山东还是归我，我们大家同日本人合作。有这么一个传言，我没有根据。

第一期抗战，第一，以空间换取时间；第二，我们主要是阵地防御。我们守上海、守苏州、守南京、最后守江阴，逐渐地向西退。每个阵地都伤亡很大。但是，我们争取了14个月的时间。

大家都知道徐州会战台儿庄大捷。台儿庄的胜利怎么来的？台儿庄是孙连仲<sup>[7]</sup>的部队守卫的。孙连仲原来也是冯玉祥的部队，那时候下了命令给台儿庄，师长叫池峰城，你必须死守台儿庄。最后台儿庄一大半被别人攻占了，他不退，宁可打死也不退。然后我们后面的部队围上来，才有台儿庄的胜利。所以不枪毙韩复榘，不可能有台儿庄的胜利。

同时四川也有个将领，叫王铭章<sup>[8]</sup>。守藤县，津浦路上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他也死守藤县。最后王铭章在藤县阵亡了。这都是因为枪毙了韩复榘以后，当时所谓非中央嫡系部队，知道了委员长的命令不能不遵守。

抗战以前很多事情，民间的宣传啊，很难了解的。抗战以后，谁是真抗战，谁是假抗战，马上露出来了。

更重要的是，武汉会战以后，日本找了德国驻华大使，要来和我们谈和。他什么条件呢。他们认为国民政府已经被打败了，他们要以战胜国的姿态，找德国人陶德曼来调停。德国人当时和我们的关系还是很好的。我们抗战初期，德国顾问还在我们部队。

日本提出的条件，就是抗战以前的条件，所谓广田三原则：第一个，承认满洲国，第二我们共同来剿共，第三经济合作。

蒋委员长很简单，抗战第一。蒋委员长和共产党打了10年了，这个仇恨很深。但是这个时候抗日是最重要的，是全中华民族的事情。蒋很简单，你日本人要和我讲和可以，请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态势。换句话说，日本人你先退出武汉，退出南京，退出上海，退出北京，退出济南，退出以后我们再来谈。日本当然认为它是战胜国，想让蒋委员长投降，你等于倒过来叫他投降。

我们在上海打了三个月。上海战役的战略意义是什么呢？第一个打出我们一个持久抗战的信心。光在上海就打了三个月，那全国那么大，打三年、三十年我们都可以打。第二呢，上海有租界。国际人士可以看到。原来国际社会认为中国同日本打，大概打不了几天。可是上海我们就打了三个月。国际社会认为蒋委员长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还是行，得到国际的同情。第三就是我讲的，争取了14个月的时间。我们把该迁到四川和云南的迁过去。所以，把日本的三个月解决中国的战略打破了。

## 蒋介石：宁败而亡、不降而亡

郝柏村：可是汪精卫私自投降去了。所以我们抗战期间，只有汪精卫是投降了。他跑到南京去成立了伪政府，作为日本的一个附庸，做了汉奸。

但是蒋委员长还是坚持抗战到底。一直到民国33年，日本所谓一号作战，那是打贵州。当时觉得重庆都非常危险了。美国的魏德迈建议蒋委员长把政府搬到昆明去，蒋委员长拒绝了。他说，重庆如果被日本人占领了，我就死在重庆。所以最后，日本人在贵州强弩之末，就退后了。

提出持久抗战的蒋百里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了不起的军事学家，就是“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你讲和”，就是要抗战到底，这是蒋百里在民国26年提出的，就是1937年。过了一年，蒋百里就过世了。这是蒋百里很有名的一句话，那就是，“只要你不投降，不同他谈判，我们就可以打下去。”当时的持久战略和蒋委员长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把我们一盘散沙、落后的、军阀割据的局面能够撑下来。

郝柏村：武汉放弃了以后，我们抗战进入了第二期。这就是我们持久消耗。我不同你决战了，不像在上海那么拼，不拼了。

但是我们在持久消耗的期间，我们还发动了1939年冬季攻势。这个攻势是有限的。但是这告诉日本人，从上海到武汉，这中间，我的损失都已经弥补好了，所以我又可以发动攻势了。

第二个攻势，当时的昆仑被关日本人占领了，我们在广西，反攻昆仑关，把昆仑关打下来。这表示，我们虽然是抗战已经到了第三年了，我们还可以攻下来敌人的阵地。这表示我们愈战愈强。

另外我要特别强调，蒋委员长最重要的政策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要建设一个三民主义中华民国。所以他个人从来没有军阀思想。如果蒋委员长有这种军阀思想，汪精卫的条件他可以接受啊。他接受，回到南京，至少还有个南宋的局面啊。但是他拒绝了。所以他能抗战到底。这就是宁败而亡，不降而亡。这是记录上写的很清楚的。

所以蒋委员长坚持抗战到底是我们八年抗战胜利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抗战是汪精卫领导的，那就投降了，中华民国变成了日本的一个附庸国。

因为我们坚持抗战，到1943年，我们才同英国、美国签订了新的平等条约。我记得1943年元月，蒋委员长希望是元月一号，因为这个日子好记。结果美国人、英国人还是鸡蛋里面挑骨头，拖了几天，随后是在1943年1月11日签订的平等新约。

记者：您怎么看当时有些美国人，包括史迪威将军，认为蒋委员长好像一边抗日一边剿共。

郝柏村：没有这样的事。美国人知道蒋委员长是坚持抗战到底的。美国人从来没有怀疑蒋委员长会半路妥协。想半路妥协的正是美国人。这就牵涉到珍珠港事件了。

## 珍珠港事件与美国参战

记者：谈谈美国的角色，包括抗战期间美国对中华民国的援助。蒋介石日记在珍珠港事件那一天，1941年12月7号，他是怎么写的？

郝柏村：欧战爆发了，日本究竟是北进打苏联呢，还是打美国呢，还没有决定。他要打苏联呢，需要同美国先妥协。当然这是内幕的信息，我不知道，当时日本派人到美国谈判，答应罗斯福，只要美国不与日本为敌的话，日本可以在大陆停战六个月。事先蒋委员长不知道这个事情。知道后，他很生气，告诉罗斯福，如果你们妥协了，日本停战，我不停战。日本人也知道蒋委员长是不会妥协的。所以最后他们才发动珍珠港事变。如果美国同日本妥协了，那就不可能有珍珠港事变。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是，蒋委员长坚持抗战到底，决不屈服，才把它扭转过来。

记者：珍珠港事变爆发，是否也整个扭转了中国抗战的局势？

郝柏村：珍珠港事变之后，就是我们中华民国同美国、英国正式成为同盟国了。我们原来是靠自己的力量抗战，打了四年。现在我们同美国、英国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就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我们中华民国打了一个最漂亮的长沙会战。那时候美国人在太平洋、菲律宾，英国人在马来西亚，一路败啊，但是我们中国在长沙第三次会战，我们打了一个大胜仗。这在抗战历史上有很重大的意义。

所以，今天所有中华民国的、全世界的中国人都要了解到，八年抗战没有蒋委员长领导，不可能胜利。第二点，蒋委员长就是要贯彻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大一统的中华民国，他没有偏安思想或者允许国家分裂。

虽然1949年政府移到台湾来了，但是他还是要光复大陆，他还是要以三民主义来统一中国。最初是军事反共了，最后蒋经国改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以自由、民主、均富来统一中国。我们有了九二共识以后，坚持的就是，我们主张一个中国，和平统一，但是我们从来不同意一国两制。

## 蒋介石赢了战争、输掉国家？

记者：您曾经担任蒋介石的侍卫长，应该比较了解他的心境，这场战争其实是改变了他的一生，很多人认为他赢了战争，却输掉国家。

郝柏村：他当然有错误，但是美国人也有错误，误认蒋委员长是个独裁者，或者是因为中共对美国的宣传，让美国人上当了。而苏联全力地支持毛泽东。美国马歇尔来了以后，他不援助我们了。当然这还有其他的原因。

蒋委员长一生最大的错误与失败就是把大陆丢了，但是纵然是大陆丢了，他也没有放弃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也就是以自由、民主、均富、统一中国的思想。所以他说先建设台湾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今天我们在台湾所建的不是照着教条建的，但是大的方向上，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我们这是完全站在全中华民族的立场决定政策的。这是他坚定不移的意志。他从来没说是在台湾偏安。

所以1949年美国人发表白皮书的时候，他没有动摇反共到底的决心。他到台湾来，不是为了到台湾能够终老就算了的。我们今天在大陆的年轻世代，和台湾的年轻世代必须要了解这一点。

现在抗战的历史被扭曲，大陆说抗战是毛泽东领导的，那既然是毛泽东领导的，开罗会议为什么不是毛泽东去呢？为什么最后受降的是何应钦呢？为什么不是朱德来受降呢？所以这是很明显的。总之一句话，对日抗战是我们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历时最久、牺牲最大，但也是成果最辉煌的一次战争。

## 不幸时代中最幸运的人

我是个在不幸的时代中最幸运的人。广州战役中负伤，很快好了，几十年来都没事，最近因为岁数大了要体检，脑部做扫描，医生说你的脑部怎么有金属反应，原来是日军当时留给我的小弹片现在还在里面！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弹片，所以我70年前的事情都还记得，历历在目，终身难忘。所以我还要谢谢这个弹片。

—— 郝柏村

记者：您说您是在抗战第二年从军校毕业的，请谈谈您自己当时在抗战时候的经历。

郝柏村：抗战开始的时候，我军校还没有毕业。八一三上海作战呢，我们学校向江西迁，迁到四川去。我们因为提前几个月毕业，就没有到四川去毕业，我们在武汉毕业。1928年元月20号。我们同学好多毕业没几个月就阵亡了。我是个在不幸的时代中最幸运的人。我守广州去了，我自己也受了伤，受伤很快好了没事了。1939年，我们发动冬季攻势，到安徽去发动攻势。当时我才20岁，我只是个小排长。抗战胜利，我到驻印军去，我才是连长。



郝柏村（中排左五）在抗战期间担任炮兵连长

那时候我们是在印度的一个军事基地，当时我们有两个师，三个炮兵团，一个工兵营，都是美式装备，都是美军和我们一起训练的。



1942年郝柏村在印度蓝伽接收美援火炮

真正的八年抗战的美援，对我们陆军的美援就是驻印军。对空军也是有的，要援助我们几十个师的装备，但是抗战就胜利了，日本人就投降了，根本没来了。

其实八年抗战所受的美援是很少的。但是我们牵制日本的军队，贡献很大。我们的战场，东西三千公里，南北五千公里，我们的战线一万里，人员的伤亡有两千万人，军队同老百姓。我们这个战场的面积是五百万平方公里。

中国在整个二战当中的伤亡只比苏联少一点，在苏联之后就是我们的牺牲最大。高阶将领我们牺牲得最多，牺牲了200多个将领，两个集团军总司令，八个军长，20个师长。英国、法国、美国很少有牺牲这么多的。

记者：八年抗战胜利以后，您能描述一下当时中国民众庆祝的场面吗？

郝柏村：抗战胜利，我在重庆，我在陆军大学当学生，从印度回来，上陆军大学。陆军大学是我们专门研究国家战略战术的，对于军官来讲，相当于博士学位。

当时当然是欢欣鼓舞了。我们把所有的信号弹哪、炮竹啊，都放光了。委员长广播“以德报怨”的演说之后，出来重庆街上接受民众的欢呼，当时我也站在里面，我站在那里看到了。

## 抗战虽胜内忧多 雅尔塔密约起祸端

中华民国当时是四强，当时还没有五强。法国是最后把它拖进来的。法国打仗的时候它投降过的，根本不能算是战胜国。所以真正打到底的，只有我们中美英。

苏联打日本是投机。它宣战那一天，日本人投降。但是这是美国人所犯的的错误，也是蒋委员长一生中很大的一个错误，接受了雅尔塔密约。这是中国以后的不幸的开始。

记者：蒋介石当时在他的日记上是怎样描述八年抗战胜利的心情？

郝柏村：他是高兴，但是他的内忧也很多。内忧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的问题了。抗战期间，一个是汪精卫投降，一个是国共的摩擦，给他非常大的煎熬。但是我们不能一面抗战一面剿共啊，不能，所以对共产党都是忍耐退让。最后就是黄河北岸交给中共。

蒋委员长就记下来：胜利以后，我们说的困难，八年抗战的残破怎么恢复，中共的问题怎么解决。他没有像我们一般欢欣鼓舞。他知道未来的趋势。包括那时候的苏联，苏联都侵略新疆。

苏联侵略新疆的时候，我们在重庆报上都看不到。因为这消息都封锁了，怕影响士气。苏联那时候讲是朋友，它支持维吾尔人独立，新疆搞疆独。

## 重返抗日战场 捍卫历史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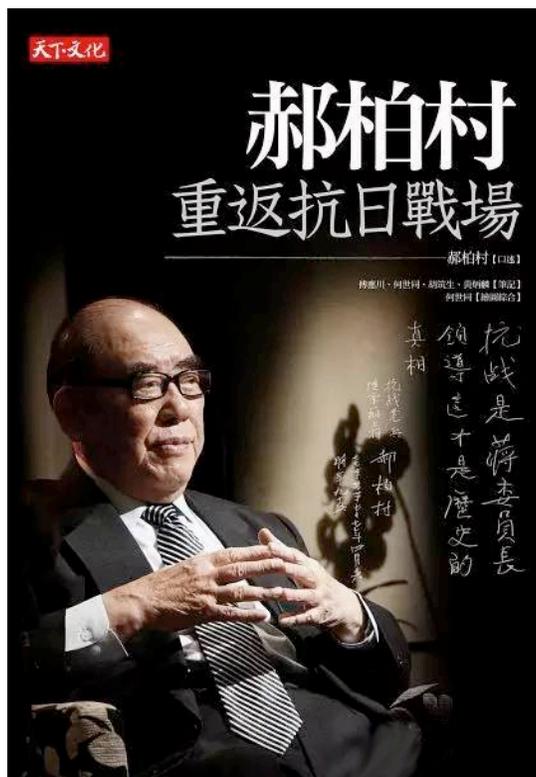
记者：最后谈谈去年您三度重返抗日战场，心情如何？

郝柏村：我虽然抗战时是个小兵，最后只做到连长，全部的局势我不了解。但是在陆军大学的经历，锻炼了我的战略意识。后来，1949年以后，抗战历史真相在大陆受了扭曲和隐瞒。台湾的年轻人对抗战的认识啊，就慢慢地淡化了。台湾当然没有扭曲，但是淡化了。很少有人谈起这个事情。

我作为一个抗战的老兵，了解全盘局势。我在几年以前，就找到老总统八年抗战的日记，我看了以后，全部大方向、大战略，对的错的，我有个人体会。

去年是七七事变的77周年。我觉得我有责任把抗战历史真相，让我们两岸的人民，全世界的年轻华人了解。所以我去年在中国战场，从北到南，从卢沟桥到云南边境上走一遍。我带了几个年轻的将领，比我小30多岁的，我等于是给他们介绍我们抗战的几个关键的重要战场。

我到每个战场，我讲的一些话，他们就用笔记下来，就写成这本书。这本书当时是想给年轻的将领去看，后来他们这个文化出版公司觉得，你讲的这个东西啊，我们年轻世代，都应该知道。但是国防部不能卖书，所以就交给他们去干了。这个目的就是把抗战真相留给后代。不要到了五十年以后我们要找考古学来研究抗战历史。那就很糟糕了。



郝柏村新书《重返抗日战场》

所以我去年7月到卢沟桥，最重要地讲了一句话，“抗战是蒋委员长领导的”。然后我一路再到平型关，那里修了很漂亮的纪念馆。平型关，几百人的一个战斗。可是到了忻口，太原会战，30万人的会战，结果却没有（纪念馆）。我们4000人全部阵亡，没有一点记录。最后是找了日本人留的一个石碑，用日文写的石碑。日本人还是这样的，对英勇的人，他还是很敬佩的。然后到了中条山。我们10万人在中条山守了三年，日本军队不能过黄河，所以我们郑州、洛阳、玉溪，都保了三年。

然后到了黄河决口的地方。他们专门做了一个电视片说，国民党不顾黄河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黄河决口的战略意义大得不得了，它比100万军队还重要。因为徐州会战以后，日本的装甲部队战车，一路上由东向西冲，都是平原地带。我们那时候只有步枪、机关枪，没有办法抵抗的。如果他到了郑州那里南下，很快就把武汉占领了。所以，我们就让黄河决堤了，黄河一决堤，日本人就站在黄河对岸过不来了。所以他最后还是由东向西，沿着长江北岸来打武汉。这样我们多争取了半年时间。

当然呢，黄河决口，我们可能有几十万老百姓牺牲。这同几十万军队的牺牲是一样的。所以这次我到黄河去，他们要我题字，我就临时写道：“八年抗战，以空换时；黄河决口，战略必须；阻退西进，胜兵百万。”现在大陆是和平盛世了，我们要永远怀念这些为和平牺牲的人。一般人不了解黄河决口的战略意义，包括我们一般年轻时代的军人。堵口的时候我也去看了。

然后到了湖北石牌。石牌会战很重要，如果石牌丢了，等于进入四川的门户就开了，那日本的军队就会一直打到重庆去了。可是我们石牌守住了。所以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战役。



石牌要塞、江防司令部及11师指挥所

然后到了常德。常德会战的时候正好是开罗会议的时候，我们为了增援常德，有两个师长阵亡。常德会战，他们民间做了一个纪念馆很好。哪个连长在哪里阵亡的，他们还找得到。



国民革命军第74军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纪念塔

然后到了长沙会战的战场。长沙一共四次会战，第四次会战丢掉了衡阳，在我们抗战期间，守了47天，我们一万八千人，五万人围攻，攻了47天。最后一万二千人伤亡，最后都是老弱残兵。所以，衡阳最后丢了，但是我们不是投降。为了人道的原因，把一些伤兵运出来。衡阳作为一个抗战纪念城，胜利以后，衡阳的一个师长回去把骷髅骨头，几千个，捡起来，埋到战斗最厉害的那个地方，叫张家山，做了一个公墓。可1949年以后，中共把公墓挖掉了，另外盖了一个气象台。我说，抗战是为全中华民族打的，不是为国民党打的。



岳麓山薛岳将军第九战区战时指挥部遗址



向长沙岳麓山忠烈祠阵亡将士献花致敬

记者：长沙之后，还走了那些地方？

郝柏村：然后我们到昆仑关、云南，一直到中缅边界上。过去我们远征军牺牲很大。这是我们八年抗战唯一的一次战略攻势，并且是唯一的一次成功的战略攻势。但也是最后一次攻势。因为接下来日本投降了。所以以后的战略攻势都没有做了。这个驻印军，一面打仗，一面修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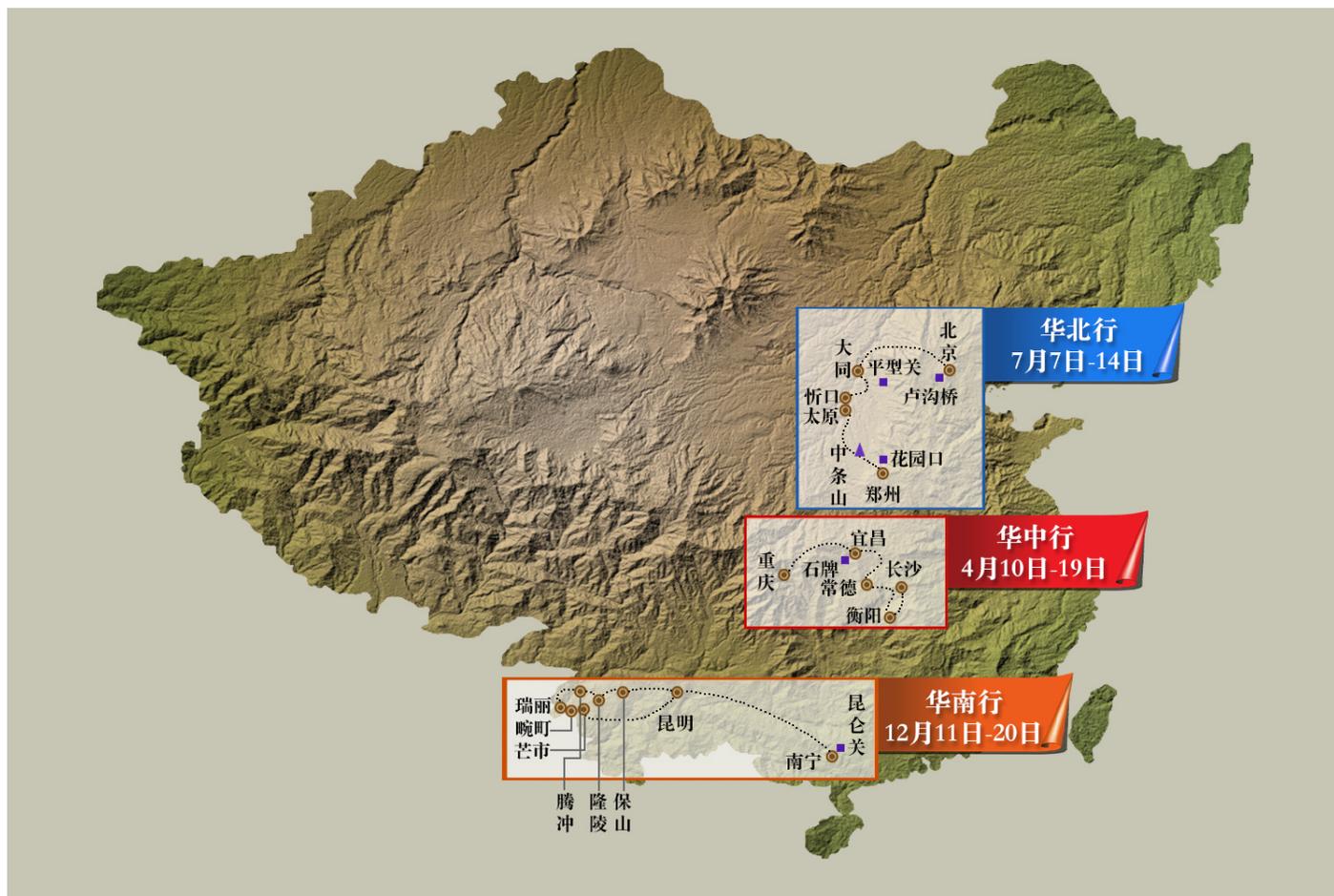


郝柏村一行人在昆明驼峰飞行纪念碑前合影

我们长期抗战的重要的安全的基地，四川，对外的交通后来被切断。驼峰空运三年，八十多万吨物资，这对于抗战的战略意义很大的。我们如果不带年轻人去看，他们就很难体会。

郝柏村：我自己在抗战的时候也曾经飞过驼峰航线，我们到印度去就是从昆明坐飞机，那是1942年，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我们很多兵都是第一次坐飞机。过了两个山，到了印度。后来，有些兵想家，跑了，最后被印度人抓到了。他说我想家，我问他你怎么回？家那么远。他说，不远啊，就只过了两个山啊。因为飞机只飞了20多分钟，他以为可以走得回去，可见当时我们士兵的知识程度很低，都是文盲比较多。

后来我们成立十个师的青年军。很多都是从高中毕业的、大学生，一号召，马上十万人就来了。原来这十万人呢，是准备接受美援装备。昆明以后我们还到了腾冲、龙凌，最后到畹町。



郝柏村2014重返抗日战场之旅示意图

记者：您此行30多天，参观了不少大陆那边的抗战纪念馆，看到中共对抗战历史的诠释，您的感受是什么？

郝柏村：我很失望。差不多十年前，我在上海看宝山淞沪战役纪念馆，你们大概没有去过，规模很大。我就看那里面的资料，95%都是假的。后来他们说重庆盖了，要我去，我不去。除非里面有什么东西让我先了解，我才去。

记者：95%都是假的？

郝柏村：我可以这么说。

记者：他们在卢沟桥盖了一座很大的抗战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战纪念馆，您也去参观了。



郝柏村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郝柏村：他们让我看什么洛川会议，统一阵线，我问他们：最重要的《共赴国难宣言》在哪里？他们说：我们没有！《共赴国难宣言》等于说共产党来向国民政府妥协的啊。他取消苏维埃政权，共军变成国民革命军，被蒋委员长指挥。他们后来都没有这么做嘛，他们不愿意把这件事拿出来。

记者：所以他们那里没有《共赴国难宣言》。

郝柏村：我在卢沟桥，问他们有这个没有，他们说没有，我下面就说，我不看了。

郝柏村：现在我希望，如果我还在的时候，能够把抗战那些重要会战的地方，都能够按平型关那样的标准，建立纪念馆。

## 没有抗战 就没有今日台湾

记者：请您谈谈抗战与台湾的关系，还有今年台湾的纪念活动。

郝柏村：我想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所以大家要了解抗战历史真相，一定要到台湾来。在大陆看不到历史真相。没有抗战，就没有今天的台湾，因为抗战，我们光复了台湾，否则，如果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庸国，台湾算是日本的领土，日本投降了以后，被美国人占领，它可能是个战败国，它可能交给国际共管。今天的台湾虽然只有3万5千平方公里，但这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蒋委员长他从来没有偏安思想。如果偏安，他同日本人就可以偏安了。

记者：北京9月3号天安门广场阅兵。你怎么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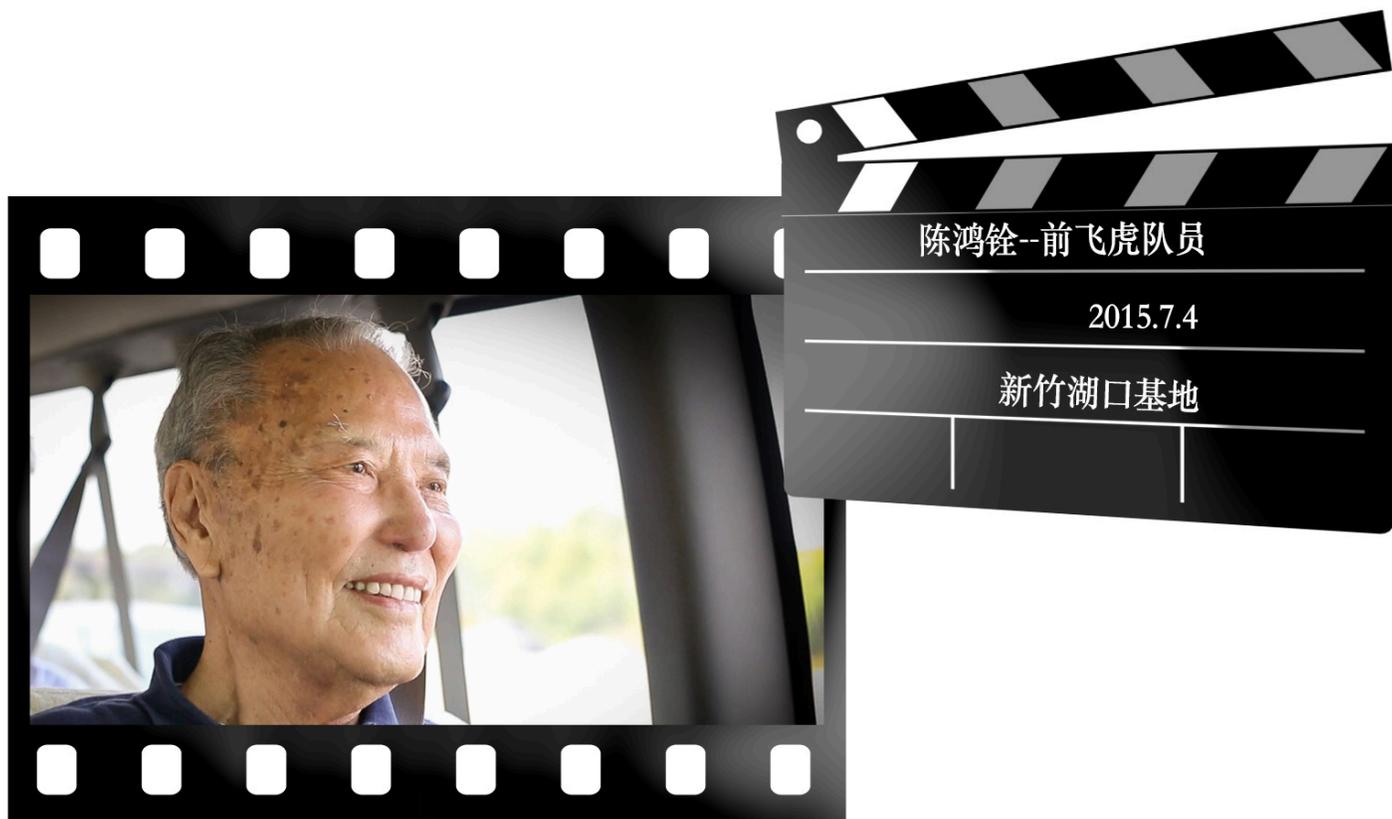
郝柏村：我不好公开地批评他们。我只能说，抗战历史的真相要到台湾来看。我们八年抗战，是为全中华民族打的。是为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打的。这是我们要引以为荣的事。抗战不是为国民党打的。这是我们全世界年轻华人们必须要深切地了解的。

### ( 第三章完 )

---

1. 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此演说称为《庐山谈话》或称《庐山宣言》。 ←
2. 宋哲元（1885-1940），山东乐陵县人。中华民国军事将领，是冯玉祥手下的“五虎将”之一。 ←
3. 陈济棠（1890-1954），字伯南。广东防城县（今广西防城港）客家人，中华民国一级上将，曾长时间主政广东，政治上与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经济、文化和市政建设方面则颇多建设。有南天王之称。 ←
4. 余汉谋（1896-1981），广东高要人。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曾任陆军总司令，并一度主政广东。 ←
5. 刘湘（1890-1938），又名元勋，汉族，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人。中华民国军事将领，川军领导人之一。死后获追赠陆军一级上将。 ←
6. 韩复榘（1890-1938），直隶省顺天府霸州胜芳镇（今河北省霸州市）人。中华民国军事将领，冯玉祥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后出任山东省主席；抗日战争初期因违令撤退而被蒋介石诱捕处决。 ←
7. 孙连仲（1893-1990），直隶省雄县（今河北省雄县）人。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冯玉祥手下“十三太保”之一。 ←
8. 王铭章（1893-1938），川军将领，出生于大清帝国四川省新都县（今中国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王铭章在中国抗日战争徐州会战中，因誓死保卫滕县而牺牲殉国，为台儿庄大捷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后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是中国军方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高级将领之一。 ←

## 第四章 陈鸿铨：我不是英雄



我正瞄准一架日机准备开枪的时候，后面忽然“哗”一排子弹来了，我赶紧翻下去，回头一看，是飞虎队的P-40，自己人，一个美国人。我想我的飞机一定中弹了，飞不回去了。还好我的飞机一个子弹都没有中。结束任务之后，我的副大队长拉着我去柜子那边，打开一瓶白兰地，倒了一杯给我，我一口气干了那杯酒。他说，“宽恕是最高的荣誉”，他接着问，你要不要再来一杯？我说好。

—— 陈鸿铨

前言：今年96岁的前飞虎队员陈鸿铨将军，曾在二战期间击落两架日机，他是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分队长，也是前中华民国空军副总司令。美国之音《穿越1945》纪录片今年除了与陈鸿铨进行多次深度专访之外，也跟随他的脚步拍摄了美国国殇日大游行、杜立德东京大轰炸纪录片在美国国会山庄举行的首映典礼以及为期十天的台湾之行。陈鸿铨将军千里迢迢，顶着台湾今年夏天创纪录的湿热高温，或拄拐杖、或坐轮椅，马不停蹄地穿梭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各个活动之间，好几次几乎撑不住了，得在亲友的扶持下稍事歇息。结束台湾之行后还不到一个星期，记者又在马里兰州一个颁发纪念章给抗战老兵的场合看到他疲惫的身影，真可以说是以拼命的精神在参加今年的各项纪念活动。但陈鸿铨将军总是告诉作者，你不要把我写成英雄，因为“我不是英雄，我只是英雄的见证者；我不是要你们记得陈鸿铨三个字，是要你们记得，曾有一批人置生死于度外，为国家奋斗！”以下是作者与陈鸿铨将军的专访全文：

### 日本侵略盟友分化 中国黄金十年被毁

记者：您觉得今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意义是什么？

陈鸿铨：抗战胜利70周年，在英、美、法国人讲起来，是我们共同消灭法西斯主义的胜利纪念日。本来这是很值得庆幸的，但是70年后的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事情，我们充满了愤怒、失望、悲愤。

因为当年我们作战，是因为什么？像美国讲的，我们要和平，我们要人权。我们要民主，我们民主了吗？我们战争打了半天，我们享受到了吗？尤其是中国人没有享受到一天胜利的荣誉。

郝柏村看了蒋公的日记之后，曾经很感慨地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日本是所有战败国里的幸运儿，中华民国是战胜国里最难过的。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我们都是战胜国啊。一战以后，《二十一条》<sup>[1]</sup>没有被废除，就是英国、日本、法国帮助着。二战就是又被他们出卖了。今天我们的内战是苏联帮助的，盟国是怎么来出卖我们，来分化我们，这是个很值得推敲的问题。但是我们是被别人分化了。我们的内战打到现在都没有打完。我们没有团结。

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家都讲，1937年以前，那是中国的黄金十年。我们一切都在做，修铁路、办邮政、海关，通通都在起飞。七七事变之后，把我们的黄金十年毁于一旦。芮纳·米德所著《被遗忘的盟友》这本书里说，中华民国政府的失败，纵然是自身力量的不够，但同时也是盟友压迫的结果。作者还说，假设盟友真正地帮助我们的国家，一定不是这样的。我引用作者的一句话，“英国人不希望看到中华民国成为真正的强国。”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将来能够壮大，成为一个正义、可敬佩的一个民族。但是很不幸，二战胜利以后变成了这个样子。

在美国，你希望不希望共和党、民主党有军队？你当然不希望。但是，在内战调停的时候，他们（盟国）要让共产党的军队和我们的军队平衡，然后合作。怎么合作法儿？如果每个国家对我们真好的话，我们今天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很难过。我们难过自己不行，我们怪谁啊？怪自己。我们中国人自己不晓得团结努力。

抗战的时候我们死了300多万的军队，里头大部分是陆军。我们死了3000多万无辜的老百姓。我们难过的是，这些死去的军人、老百姓希望换来的和平跟好日子，到现在还没有实现。

陈鸿铨：假设我们没有内战，我们大家按正规的来，大家可以宣传嘛，老百姓可以选举嘛。毛泽东曾经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讲，中国共产党做的就是三民主义，“民主、民权、民生”，跟你们美国人的是一样的。那什么叫民主，那就是自由选举啊。赵紫阳的回忆录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放心走向民主，我们真的好的话，大家一定会选我们。这都是稍微有思想、有理想的人才这么说。如果我们13亿人民都一起合作的话，全世界哪个国家可以比过我们呢？

## 历史还原抗战真相 期盼中国走向民主

记者：您亲历中国抗日战争，担心中日将来还会再有一战吗？

陈鸿铨：我相信现在打仗不像前两次打仗那么冲动了。很多日本的学者，教育家都已经说了钓鱼台是中国的。《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也说钓鱼台是中国的。美国人晓不晓得？晓得。为什么在白宫就要装糊涂呢？

记者：70年后，两岸如何诠释抗战历史的问题仍然存在。今年在台湾有许多纪念活动，天安门广场前也有一场大阅兵。两边都说是自己打赢的，到底是谁打赢的这场仗？

陈鸿铨：我对这个事情并不担心。因为事实就是事实。真正的历史在一百年后会出来。说假话的人现在还在。安倍还在，安倍没有打过仗，真正打过仗的都90岁以上了。他说南京大屠杀没有，他当然不晓得。但是有没有这个事实，将来历史会证实。

二战的时候我们说中国，没有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说他做的最错误的事情是他改了国号，如果不改国号的话，继承这个绝对没有问题的。你可以改回来。

刘亚洲<sup>[2]</sup>上将七、八年前就说，十年以内中国一定要走向民主。这是个时代的潮流。到时候就像赵紫阳说的，你共产党好的话，老百姓自然选你，共产党不好，选国民党，国民党不好，选民进党。

我是中国空军，不是国民党的空军。我们是中美空军混合联队。那个中字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简称就是中

国。

## 飞虎机上从容应战 置生死于度外

记者：谈谈当年您在飞虎队所执行的任务。

陈鸿铨：飞虎队的来由是美国志愿队在1940年，中国空军最惨的时候来帮助我们。1938年，苏联的I-15、I-16飞机来部队跟我们一块儿打仗<sup>[3]</sup>。事后研究，俄国人之所以给我们飞机，派人来打仗，一个是怕日本越过东北打到苏联，另一个是希望在真正参战以前有一点经验。他将来要打仗，要么去欧洲，要么在亚洲。1939年欧战一开始，苏联就跑掉了。我们就没有飞机了，最少的时候，我们只有27架可用的战斗机，统统打垮了。那时候最惨。

1940年的9月13号来警报，要迎战。那时候日本人来了飞机，我们不晓得，就那一次，我们被打下了11架飞机，死了8个人，受伤了好几个人。第二天早上，日本人又来了，我们第4大队的副大队长就带着队去从容应战。我们的飞行员就跟机械师讲，“我飞这个飞机，你保护这个飞机，这个手表给你，如果我回来的话呢，你还给我；如果我没回来，就给你做纪念。”机械师掉眼泪都不好意思掉。等起飞以后，航空委员会副主任毛邦初<sup>[4]</sup>向总统报告，说我们下棋的时候，明知道这是个死棋，我们不能这样让小兵去送死的。我们现在的飞机性能这么差，这就是去送死，那我们要避战。

## 从美国志愿大队到中美混合联队

一直到1941年AVG（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来了以后，美国人给了我们一批P-66增加一点实力。AVG是陈纳德主持的，他是个非常优秀的飞行员。他不但技术好，他还懂得学理。飞飞机，不光是飞机飞起来，他曾经说过，飞飞机要了解飞机和飞行员的能力和限制。



年轻时的陈鸿铨

他说P-40太重了，和零式机缠斗不行，那我不跟你缠，我用大马力冲，冲完了以后就打，打完了就跑，跑了再回来，这样利用大速度、大重力。所以日本人一下就被我们打垮了。



飞虎机P-40

那时候在昆明，飞行员有个习惯，就是打下来了飞机就在空中做个滚，老百姓一看就知道打下来飞机了。老百姓可以看到飞机外面飞虎队的标志是个鲨鱼（虎鲨）。但是昆明人没见过鲨鱼，就说那是个老虎。所以这个飞虎队的名称，其实是昆明人取的。他们就跟陈纳德报告，他们中国人说我们是飞虎，陈纳德觉得很好，就用了。



陈纳德与飞虎战机

等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参战，那就不用再用AVG美国志愿大队的名义了，它就改成美国驻华航空特遣部队(CATF)。那就委派陈纳德到中国当特遣部队的司令。他想把AVG的人带过去，但是AVG的人很随便。所以当时只有6个飞行员，21个机械师到了美军特遣部队。陈纳德说我们人不够，能不能把AVG统统拿过去，不够的再用中国的飞行员和机械师来帮忙。我们的航空委员会说可以啊。但是那时他有个条件，要从美国回来的。所以，有十几个我的同班同学到了特遣部队。

等到1943年3月间，陈纳德成立了第十四航空队（也称第十四航空军）。那时候他也晓得，美军也不够了。所以第十四航空队的组织里就成立了一个中美空军混合联队(CACW)，一半中国人，一半美国人。

## 飞虎队组织沿革与队徽



飞虎队组织沿革与队徽

### 陈纳德战术“打了就跑” 知己知彼克敌制胜

记者：这个“打了就跑”的战术实施最成功的是哪一次？

陈鸿铨：事实上我们每次都是“打了就跑”。因为日本飞机非常轻巧，转弯性能很好，所以你不能跟他转弯。我们在八一四的纪录，是我们的飞机打轰炸机，打了6架。但是跟战斗机，我们用的P-22可以和日本人缠斗，但是P-40以后根本没办法和零式机打。

陈鸿铨：陈纳德那时候非常不得志。那时候杜黑<sup>[5]</sup>的观点代表主流的观点，主张用轰炸机。但是陈纳德认为驱逐机也可以做很多动作。他写很多文章都得不到承认。1937年他以耳朵听不见为由，退役了。那时候毛邦初听到以后，就问他愿不愿意来中国做个顾问。他就决定来中国大陆了，刚来一个月，中国就发生七七事变。当时美国政府就说，你们所有人不能帮外国人去打仗，或者从事军事动作，或者担任军事顾问。要有的话，要把护照撤销。他说，我情愿撤销，我也要留在中国。

## 并肩空战生死一瞬间 历劫归来杯酒泯恩仇

记者：您执行任务最困难、最危险的是哪一次？

陈鸿铨：在飞虎队中，我是中国队的分队长。有次在汉口，1944年，遭遇了日本飞机。当时我准备开枪，我要开枪的话一定把日本飞机打下来，结果正在开枪的时候，我的后面忽然“哗”一排子弹来了，我一看没办法就赶紧翻下去，回头一看是架P-40，是飞虎队的，自己人，一个美国人。我想我的飞机一定中弹了，一定飞不回去了。结果还好，我还是飞回去了。最后我们任务结束，我就问，我要知道谁打的我，我非常愤怒。六挺.50重机枪绝对打下来的嘛！还好我飞机一个子弹都没有中，上帝可能是要留着我在这里讲故事。



陈鸿铨

当时我头一次问，没人回答。再一次问，我的副大队长坐在边上，跟我招手让我过去。他拉着我过去柜子那边，打开一瓶白兰地，倒一杯给我，我一口气干了那杯酒。他说，“宽恕是最高荣誉”。他说你要不要再来一杯，我说好！

后来我就研究了，怎么一个子弹都没有呢，现在想想是神的保佑。六挺.50重机枪的焦点在哪里？在1200尺，对焦在一个三尺的一个范围里头。所以，在1200尺以前呢，打不着你，1200尺以后呢，也打不着你。刚好有个盲点。

记者：你怎么看美中两国空军当时并肩作战的情谊？从飞虎队到一直传承到现在？

陈鸿铨：中国和美国之间本来就有种互相比较的感觉，不能丢脸的这种感觉。但是飞虎队不一样，我们是中美混合联队。我们是在一起打仗，我们是一家人。中国中队长有时候也带美国人飞行。

我还记得有位美国队员，他在和日本人缠斗的时候和日本人很接近，但是没看到日本人的飞机。这时候有个中国人看到了，就帮他帮把日本人的飞机打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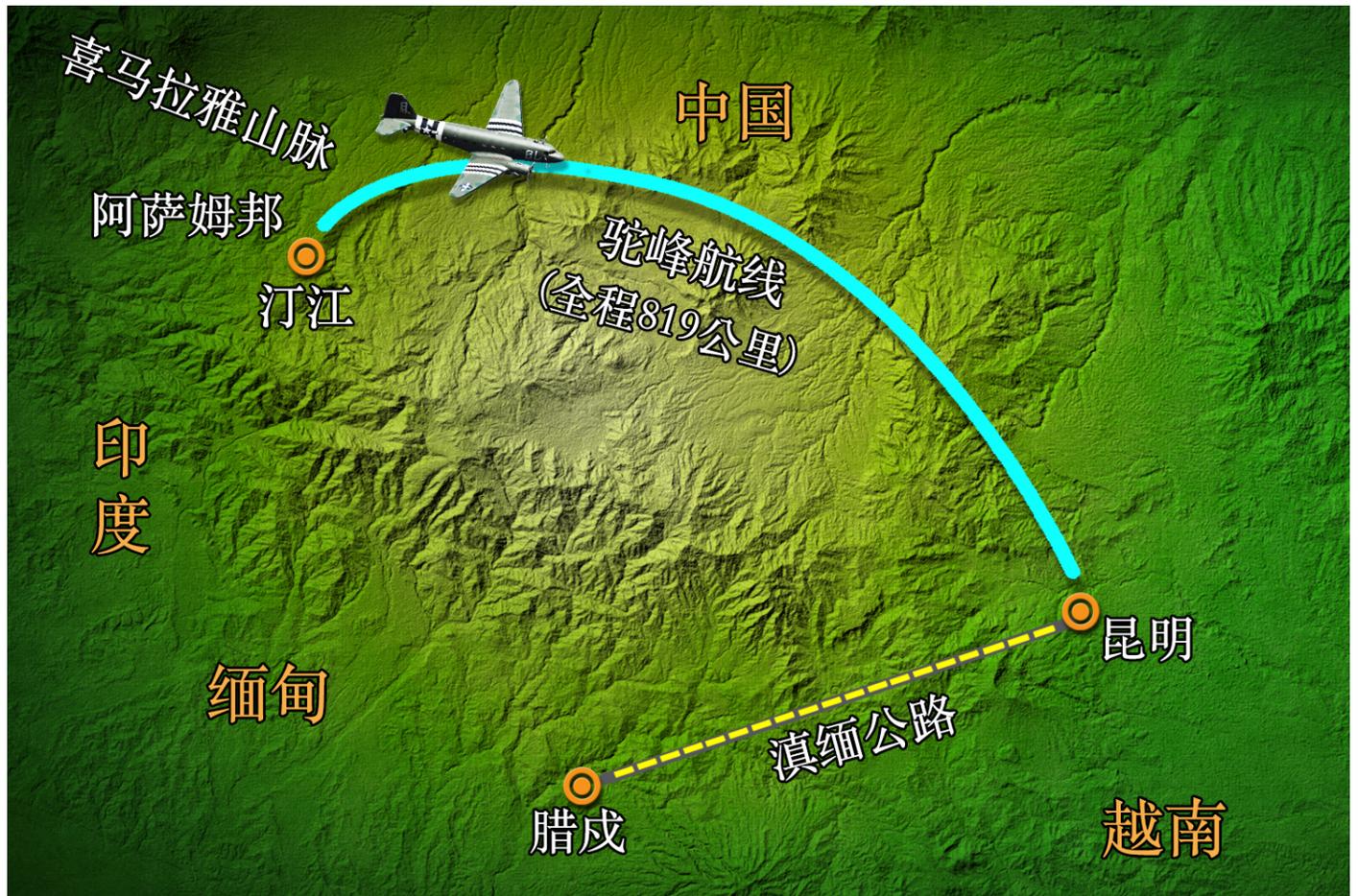
另外一次，在1944年的7、8月间，我们第3大队要去测试能不能在立煌附近放弹药。晚上飞机飞去，早上拂晓起来就可以攻击。我们有四个人去量了量，算了算。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点风都没有。我们算的是五哩的风

速就可以起飞，结果一点风都没有。美国队长问，那要不要起飞。再不起飞天亮了，我们就不能奇袭，只能别人来攻击我们了。他说，我们把襟翼放早一点。如果你们看到我一阵土，后面的就不要起飞了。最后我们都起来了。但是最终决定立煌机场不能用。有时候很简单的事情，做好了，一切都好。做不好，一失足成千古恨。

## 飞越驼峰与奇袭日军新竹基地

记者：当年飞越驼峰是不是也是很困难的一项任务呢？

陈鸿铨：那个倒是没什么。在驼峰有两种情况。一种好天气，一种坏天气。好天气也有些云。驼峰最高两万多尺，最低一万六千多尺。再飞高的时候一定要用氧气。假设万一发动机不好，那跳伞以后绝对不行。所以大家把它当成“死亡之谷”。其实如果你自己想，我发动机没事，那就没什么。



驼峰航线示意图

记者：跟我们回忆一下您打下日本飞机的情景。

陈鸿铨：我打下过两架日本飞机。要到汉口的时候，我是最外边的一架飞机。我一看，怎么有一架飞机从下面过去了，我马上就下去了。能打下飞机是运气，要有机会。有了机会能够利用你自己的性能去打，是最好的。所以能打下飞机，一部分靠本事，一部分靠运气。

记者：谈谈飞虎队奇袭日军新竹基地的那次任务吧？

陈鸿铨：1943年11月25日，那个飞机是从前AVG一个非常好的飞行员领飞的。当时机场被炸得很厉害。就从低空去，25尺，飞到新竹。起来以后日本根本不晓得。那时候P-38，P-40，P-25炸完了以后，战果很辉煌，奇袭成功。而且我们的飞机都没有受伤。领队飞的好。但是我们的飞机回来以后，遂川机场被炸惨了，日本人

晓得了。日本人有间谍。



马英九总统赠送飞虎夹克给陈鸿铨

## 陈纳德、蒋介石与史迪威

记者：您是空军，谈谈抗战时空军与陆军之间的合作，有人说飞虎队陈纳德与史迪威意见不同，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也是将帅不合，您怎么看待作战时一些战略上的失败与补给上的困难，是不是来自这些人之间的摩擦？



史迪威与陈纳德

陈鸿铨：也不能完全说是蒋委员长和史迪威不合。美国人那时候也是重欧轻亚。那时候我们拿到的补给，最多才拿了百分之一点儿。到快胜利的时候，我们才总共拿了百分之八。这是一个国际战略的决定。



蒋介石与史迪威

陈纳德是个很优秀的空军将领，他的对手就是史迪威。史迪威是亚洲作战的参谋长，他非常骄傲。他是一战的陈旧观念，对空军根本不懂得运用。陈纳德就跟罗斯福总统说，你给我500架飞机，我一定让这个仗打胜。

日本投降以后，连一个日本将军<sup>[6]</sup>都说，我们在中国战场要是没有飞虎，我们可以为所欲为。就是因为有飞虎，让我们很多事情受阻。可是飞虎，就是没有油、没有人。

## 开罗会议与空援常德

我们支持陆军作战，真正好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常德会战，1943年11月中。日本人那时候又有飞机，又有坦克。最后都打成巷战了。

开罗会议陈纳德也有一起去。蒋委员长跟陈纳德说，我们在开会，我们常德快丢了，你能不能想办法派空军去支援常德。陈纳德说好，马上回去了，就把中美混合联队、第十四航空队一部分凑起来，一共出动了2000多架次。这是一次成功的支援。



陈纳德作为蒋介石的顾问出席开罗会议

另外一次是1945年6月间，日本已经快投降了，德国已经投降了。日本展开困兽之斗，发起“一号作战”<sup>[7]</sup>就是要把平汉路、粤汉路打下来，跟印度接起来。那时候我们空军所有的补给都给了芷江的空军大队。他们那时候支援陆军作战。

当时日本派了个突击队打芷江机场。有个美国飞行员去警戒，看到有个人跑，他一喊，那个人跑了，一边跑一边给了这个美国飞行员一枪。然后他就喊了：小日本！然后他就一直开枪，一边喊着，小日本、小日本。然后大家都起来了，然后全机场都收好了。后来知道日本突击队来了。

那时候陆军就派了一个营守着机场，然后用汽油弹。汽油弹是黏性汽油，好像浆糊一样，一旦下去着火以后，150公尺长、50公尺宽这一片就成了火海，而且粘粘的，这要是弄到身上根本弄不下来。所以这个把日本人烧惨了。那次也很成功。日本人的“一号作战”也不行了。

我还记得，1945年8月15日凌晨两点，我先是听到梆、梆、梆的声音，然后有人喊，小日本！我头发都竖起来了，以为日本人打进来了。结果后来听到别人说，日本人投降了！战争结束了！我才知道日本人投降了，头发又下去了。天皇决定战败是8月14日夜里11点43分。所以15日委员长就广播了（发表抗战胜利演说）。

记者：近年来，两岸出现飞虎热，尤其是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两岸竞相邀请飞虎老兵参与纪念活动，您有什么感想？

## 痛恨战争 因为见证过战争

陈鸿铨：本来这是值得庆祝的事情，但是我们悲愤、难过，悲愤、难过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被遗忘了。因为内战之后的形式，中国得不到民主，这些打过仗的老兵也得不到关注。事实上，很多老兵，我们都不值钱啊！我们是蒋匪啊！过去中国大陆并没有对老兵有纪念的意思。是这两年，从胡锦涛开始慢慢地好转。我还是很乐观了，我们要让大家记住，我们不是说一个国家，我们是一个民族。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一个大的混合的大家庭。但是很不幸地，我们不团结。

我不是要让你记住“陈鸿铨”这三个字，而是希望人们记得，有一批空军，曾经冒着生命危险，置生死于度外，为国家奋斗。

我们死了那么多人，两百多个将领，你要不要记住他们的名字？不用，你只要记得有批人曾经为国家牺牲。我们也不是国民党的，我们是国家的。

我痛恨战争，因为我见证过战争！我不是英雄，但是我曾经与许多英雄一起并肩作战，并且以之为荣。战争结束70年后，我们应该体会到，人类真正的敌人是天气和疾病，世界各国应该联合起来对付气候问题与疾病问题，而不要再像以前一样互相对付。孔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我期盼世界和平，天下大同。

（第四章完）

---

1. 《二十一条》是日本在1915年向中国提出的不平等条约。 ←
2. 刘亚洲（1952年10月19日-），早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旅作家，现为军事评论家。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委员（正大军区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上将军衔。 ←
3. 苏联航空志愿队，是在1937年至1941年间由苏联红军派来支援中华民国进行抗日作战的志愿军。 ←
4. 毛邦初（1904年-1987年），生于中国上海，中华民国军政要人，曾官拜空军副司令。 ←
5. 意大利空权理论家杜黑(Giulio Douhet)1921年提出《制空论》，主张可用空军的大量战略轰炸，来瓦解、或消灭敌方的战斗力，或称为“杜黑主义”。 ←
6. 日本驻华中部队司令官高桥中将说日本在中国面临的有效反击的60%至70%是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发动的。如果没有第十四航空队，日本军队可以为所欲为地推进到中国任何地方。 ←
7. 豫湘桂会战日方称之为“一号作战”（日语：一号作戦）或“大陆打通作战”，是大日本帝国陆军于1944年4月至12月期间于中国河南、湖南和广西贯穿三地进行的大规模攻势。 ←

## 第五章 陈香梅：一千个春天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夕，陈纳德将军请辞离开中国。他说他还要再回来，他也不能多讲，他心里应该也有很多感慨。我当时很遗憾他要回去，他回来的时候我很高兴。陈纳德将军与飞虎队在战时为中国作了很多事情，战后他对中美关系也做了很多努力。当年虽然遭遇了很多挫折，但是在这方面他能做些事，他也是很高兴的。他晚年的时候，还是在为中美两国军队的发展和合作努力，他自己是很安慰的。

—— 陈香梅

### 翻开尘封的日记

2015年，对陈香梅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抗战胜利70周年，适逢她的90大寿。美国之音《穿越1945》纪录片的制作团队，在6月19日下午来到陈香梅位于乔治城的办公室，我们还给她带了一份自制的生日贺礼——记者母亲亲手画的一幅国画，陈香梅女士立即嘱咐女儿Cynthia收好。其实她已经有好一阵子没有到办公室了。从年初开始，她的健康就一直不是太好，加上挚友郝福满先生也走了，见客的次数也就少了，还好女儿最近来陪着她，心情与精神才稍微好些。



作者与陈香梅女士

记者与陈香梅女士进行了约莫四十五分钟的访问，结束之后，她的助理说，你今天算是非常幸运，陈女士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已经很少能够谈话谈这么久的了。

访问结束之后，我们经得陈香梅的允许，进入位于地下室的陈纳德文物收藏室参观。墙上挂满了二战时期的老照片，并展示有陈纳德将军当年穿的戎装大衣，所有获颁的功勋奖章也裱框陈列在陈纳德将军的巨幅照片之前。最令人惊讶的是所有飞虎队员出任务的档案文件，也都一一分类整理。办公室人员说，连台湾的国史馆也派人来这里，希望将档案数位化处理之后，永久保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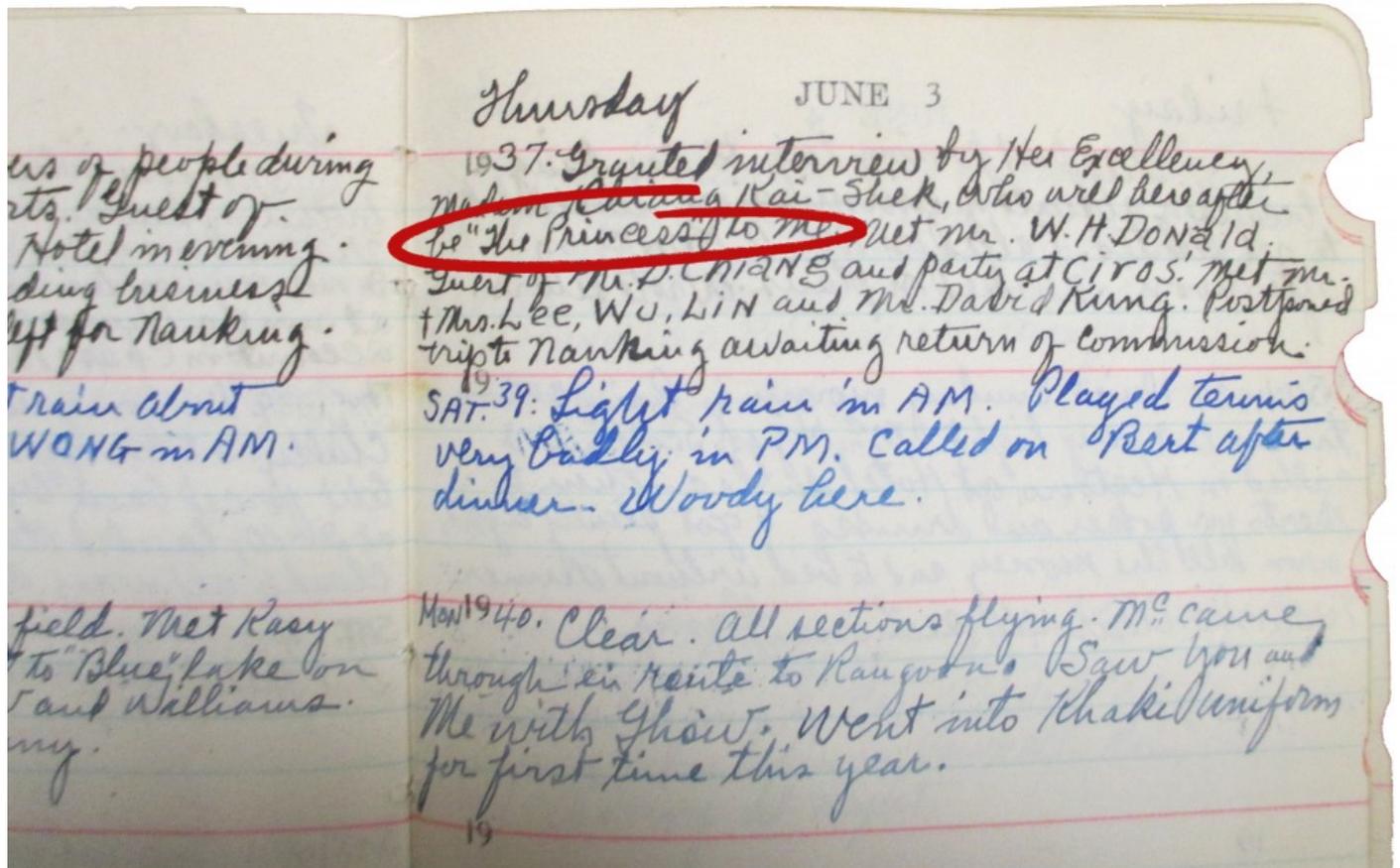
陈纳德将军生前戎装与勋章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拿出当年蒋介石赠送给陈纳德的青天白日勋章以及授勋证明给我们拍摄，还有陈纳德将军的日记也保存完好，字迹清晰。



陈香梅办公室人员翻开陈纳德档案

我们翻开这本尘封的日记，发现陈纳德将军使用的日记本非常特别，它的设计是将不同年份的同一天列在一起。而1937年6月3日这一天，可以说是改变陈纳德命运的一天。他来到中国，在上海与蒋介石和宋美龄会面。陈纳德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蒋宋美龄将是他“永远的公主”。



陈纳德在他1937年6月3日的日记中写下，蒋宋美龄将是他“永远的公主”。

## 战火下的爱情

蒋宋美龄在2003年去世的时候，记者曾在同一个地点与陈香梅女士进行过专访，她当时回忆说：“1937年陈纳德将军应美龄的邀请来中国，原本只是打算来考察几个月，没想这一看就看到了‘七七事变’。陈纳德将军在日记中写，亲眼见到中国很悲惨，而对原本素不相识的美龄第一印象又很好，两人一见如故，慨然答应留在中国协助抗战。患难之交，交情深厚，到现在我还保留着他们写给彼此的书信。”

最初，陈纳德将军只签下三个月的合约担任航空委员会顾问，随着战火蔓延，加上他对中国的情感，后来竟整整待了八年。1937年至1941年担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顾问，1941年至1942年担任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AVG)指挥官，1942年至1943年担任美国驻华航空特遣队(CATF)指挥官，1943年至1945年担任美国第十四航空军司令。

1943年那年秋天，陈香梅和陈纳德在昆明第一次相遇，那时陈纳德是美国第十四航空军司令，18岁的陈香梅是中央通讯社的记者，因为采访的关系，两人时常见面，在战火下谱出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陈纳德情归陈香梅，这个名字也从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直到70多年后的今日。



陈香梅与陈纳德1947年结婚照



陈香梅与陈纳德相识在1943年秋天

## 壮志未酬 时不我与

抗战爆发那年，陈纳德毅然来到中国，抗战胜利前夕，他却突然提出辞呈离开中国，最后也未能参加受降典礼，成为他终身的遗憾。这其中的原因来自于二战期间美中两国既合作却又剑拔弩张的盟友关系。而其中的一位关键人物就是史迪威。

1942年3月，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在作战计划、指挥权以及战略物资的分配上，与蒋介石、陈纳德发

生摩擦。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说：“陈纳德将军坚信用空军力量可以打败日本。但是争论的另一方是史迪威将军和马歇尔将军，他们并不是不重视空军，而是更强调从地面确保这些空军基地安全的重要性。”

1943年11月，蒋介石与宋美龄赴埃及首都开罗参加世界三巨头会议。当时美国的战略重欧轻亚，相较于美国对英国的援助，中国得到的物资其实非常少，对华援助约只占美国对外援助总额的1.8%。蒋宋美龄在开罗会议上居中斡旋。另一方面，很多人不晓得的一段历史是，陈纳德将军当时也作为蒋介石的顾问出席了开罗会议。当时正值常德会战，蒋介石恳请陈纳德的飞虎队从空中支援，无奈飞虎队油料匮乏，而当时主导物资与油料分配的正是史迪威将军。



1943年开罗会议：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蒋宋美龄

037

電日六十月九人夫將致福斯羅

字第三號 計二頁件

蔣夫人賜鑒

史迪威將軍九月六日呈 夫人函譯文

頃接羅斯福總統來電如下：

奉讀六月廿日來函，甚感慰，永

示在前，經已詳加考慮，關於增撥第十四航空隊，雖遲緩而中隊事，現

正辦理中，並手續中，用以加強保護後方區域，此當可於九月底完成，目

前第四航空隊之一部，中隊雖非作戰與驅逐機之補充，亦正準備中，

難其計劃因運輸飛機航況而受阻，則機此時無法供應，殊以為歎，

然余以為集中目前之飛機，再加以飛機，當能達成戰鬥機之任務，

一俟中國能維持與供應此項飛機，吾等亦計劃將現駐印度之額外

中隊轉往中國，另有驅逐機九架，業已飛運，此自為增強

中國空軍之重要飛機，與驅逐機，亦候以水災以及不能如期完成機場，

使對華空軍遭受阻礙，此層最為不幸，而此事亦因對印所有飛機

之若干飛機上之缺點，而益趨繁，此種情形亦發現于C-運輸機，余

存

第八八頁

094

037

信對於排除困難一部，現已有進步，吾等定將繼續努力，以達成每

日一萬噸之目標也。

余程程在擊漢日本與迅速發展中，印空軍將因東南亞州總部之撤

立而益見有力，史將軍曼將軍為一富有經驗與能力之軍官，現已

抵達印度，深信彼將能實際協助以解決中印間之維持與作戰諸

問題也。

內子現仍留西南太平洋，想亦

垂察之中，如彼社此，余如彼定與余謹向

夫人与 委員長致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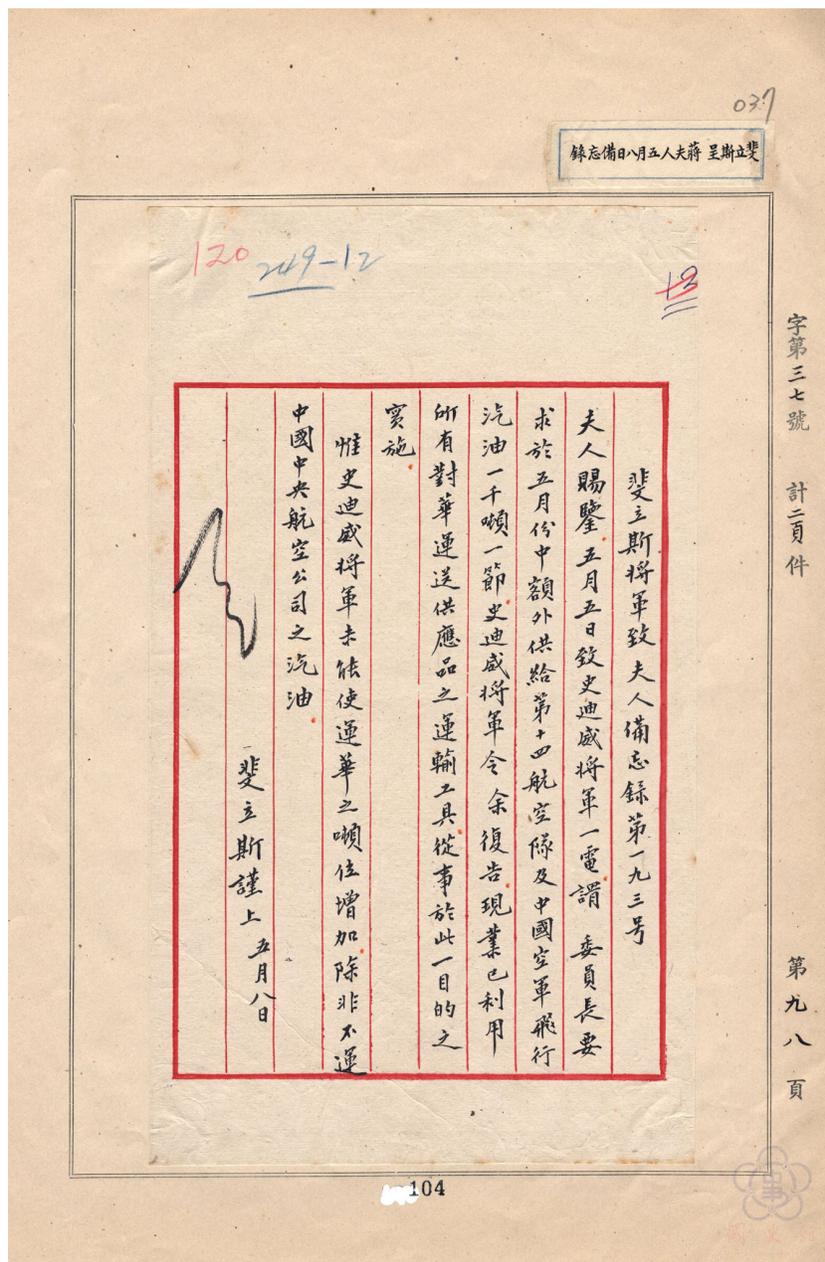
史迪威謹上

095

字第三號 計 件

第八九頁

史迪威呈蔣宋美齡公文（中华民国国史馆）



斐立斯將軍致蔣宋美齡公文（中華民國國史館）

1944年秋天，蔣介石與史迪威的矛盾激化。9月25日，蔣介石正式照會華府要求撤換史迪威。卜睿哲認為：“當時美國為了在政治上維持與中國的同盟關係，不得不撤換史迪威。”1944年10月19日史迪威去職。美國調回史迪威之後，改派魏德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並考慮改組在亞洲的航空隊，由駐華空軍司令統一指揮第十與第十四航空軍。陳納德堅決反對這個改組計劃，然而他沒有得到華盛頓的支持，也沒有得到蔣介石的支持。

蔣介石為何在關鍵時刻沒有力挺陳納德？這其中有一個說法，據說是因為陳納德自作主張援助非蔣介石嫡系的薛岳部隊，讓蔣介石對陳納德也產生芥蒂。這一段我們在訪問薛岳之子薛昭信的時候得到一部分印證（請見下冊第三章），而陳香梅事後也曾轉述陳納德將軍的話：“長衡會戰之失利，不是薛岳將軍不聽統帥的話，而是統帥不接納薛將軍的意見。”<sup>[1]</sup>

精於空戰卻不擅政治的陳納德，夾在互不信任的美中高层之間，壓力越來越大，終於1945年7月遞出辭呈，並且很快地獲得批准。陳納德在辭呈上感嘆：“時不我與！”





受降典礼上 麦克阿瑟将军代表同盟国签署降书

## 他答应我会再回来

1945那年夏天，陈纳德带着遗憾离开中国。陈纳德将军的外孙女嘉兰惠说：“他（陈纳德）的心都碎了！他抗战的时间比任何人都久。他是唯一一个从1937年就开始抗日的美国人。在日本投降仪式之前就被告老还乡，无法参加受降典礼，让他（陈纳德）悲痛至极。”

回想起这一段，陈香梅告诉记者，她仍清楚记得，陈纳德1945那年夏天离开中国的时候，对她说，“我会再回来！”陈纳德后来也真的履行他对陈香梅的承诺，在1945年12月重返中国。1946年10月成立民航空运队，为国民政府运送救急物资。1947年，陈纳德与陈香梅结婚。1948年后，蒋介石军队在内战中节节失利，陈纳德的民航空运队又帮助蒋介石空运军队到台湾。1950年6月，空运队改组为控股公司，陈纳德任公司董事长。1958年7月15日，艾森豪总统要求国会晋升陈纳德为中将。18日，美国国会通过晋升他为空军中将的法案。7月27日，陈纳德因病在华盛顿去世，终年67岁。

回顾飞虎将军陈纳德协助中国八年抗战的传奇经历，与陈香梅后来在抗战结束后缔结的十年婚姻，这一千个春天，不但与中国的八年抗战密不可分，也与现今的美中台关系千丝万缕，影响深远。

## 九十大寿忆当年

抗战胜利70周年，适逢陈香梅90大寿，两岸争相邀请陈香梅女士参加纪念活动，并派高官前往家中祝寿。6月23日生辰当天晚上，陈香梅只跟女儿和几位好友在华盛顿的一家中餐馆庆生。美国之音《穿越1945》纪录片制作团队有幸受邀纪录这个历史时刻。



陈香梅九十大寿

陈香梅回首抗战岁月，感触良多。以下是记者与陈香梅女士访问全文：

记者：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也是您90岁生日。谈谈您在这特别的一年，有何感想。回首当年的战争，是不是改变了您的一生？

陈香梅：是的。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能够在那个时候做些事情，现在回想当年，有很多感想。在那个时候，大家能够为一件事情而努力，为抗战胜利而努力，非常重要。

记者：您当时担任中央社的记者，亲眼见证了这场战争。谈谈当时中国人民的苦难。

陈香梅：在那个时候大家都是非常艰苦。在那个时候能够为抗战而共同努力非常重要。现在回想当年实在了不起。

记者：谈谈陈纳德将军及飞虎队对二战的贡献。

陈香梅：那时候陈纳德将军和他的队员，都非常艰苦地为抗战而努力，可是他们都是万众一心。没有说是不敢做的事情。

记者：1943年您第一次见到陈纳德将军，您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陈香梅：那时候大家都采访飞虎队，我因为是记者，采访这个问题，也是不断地报道。当年这样一个中国的朋友，来到中国帮忙中国抗战，令人非常感动。我自己本人当时采访陈纳德将军的时候，心里也很激动。你想，当年，能在那时候看到这些飞虎队员，能够在中国这样子的努力，这些回想起来是非常动人的。

记者：您当时想过后来会跟陈纳德将军共结连理吗？

陈香梅：那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这些事。那时候只想到要报道。后来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和他恋爱、结婚。

记者：你自己怎么看待大家眼里你和陈纳德将军的这段世纪情缘？

陈香梅：那时候根本是为了采访。也没有想到后来这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记者：二战结束70年后。大家依然记得陈纳德将军和飞虎队的贡献。

陈香梅：大家回顾历史，觉得飞虎队的贡献是非常伟大的。值得大家欣赏的。

记者：跟我们谈谈飞虎队对中国的贡献，以及中美关系的贡献吧。

陈香梅：飞虎队在中国的贡献是非常伟大的。能够在那么艰苦的岁月里，美国人到中国来帮忙，和中国人民一起努力。今天大家能够了解当时中美两国合作是多么伟大、动人。这段历史是值得我们回忆的。



飞虎队“血幅”

记者：血幅<sup>[2]</sup>象征的就是当时美中两国军民一起团结抗战。

陈香梅：那个时候中国的老百姓看到飞虎队员身上的血幅，就知道，他们是来帮忙中国抗战的。假使有什么事情，老百姓是要帮忙救护他们的。这代表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非常重要。

记者：当年陈纳德将军带领的飞虎队员，后来仍然经常聚会。跟我们谈谈您和这些老兵每年相聚的情况？

陈香梅：每年纪念日的时候大家都相聚。一起怀念大家一同抗战的岁月。今天有机会回顾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一段非常令人感动的珍贵历史。

记者：但是每次聚会的人都越来越少。

陈香梅：还在的已经不多了。但是还能一起谈过去的事情。每年团聚我们都去阿灵顿公墓怀念陈纳德。这些老兵能够借这个机会回想当年的中美合作，是非常值得我们怀念的。

记者：您有没有听陈纳德将军跟您提过当年他是如何和他的队员们相处的？

陈香梅：每次飞虎队员出任务都是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好像没有想过危险什么的。他们就觉得这是他们的责任，他们的任务。

记者：您记不记得一些小故事跟我们分享？

陈香梅：我记得那时候他的队员出去呢，他都在等他们回来，对他们很关心。陈纳德将军对于他的部下出去什么时候回来是非常关心的。

记者：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人们想起了陈纳德将军和飞虎队。您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该怎样来怀念当年的这些为国家牺牲的飞虎队员？

陈香梅：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他们当年能够那么负起责任去完成他们的工作，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今天

我们能追述他们过去的事情，我觉得应当让年轻人记住这段历史，飞虎队象征了中美合作对抗战胜利作出的贡献。应该让现在年轻一代知道。

记者：当时的战争是不是也改变了陈纳德将军的一生，如果他没到中国来，一切可能都会不一样？

陈香梅：是。他本来到中国来帮忙是三个月，没想到一来就来了八年十年。这对他一生来说非常珍贵。而且这也是他非常热爱的事情。今天大家怀念飞虎队队员的牺牲，飞虎的精神让我们敬佩怀念。但是那时候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记者：如果没有蒋夫人，可能陈纳德不会来中国。

陈香梅：蒋夫人邀请陈纳德到中国，也没想到一转眼八年、十年的时间。这段中美两国合作的历史是我们非常怀念敬佩的。

记者：在珍珠港事变之前美国采取中立的态度。那时候为什么陈纳德将军会同意来中国？他是被蒋宋美龄感动了吗？还是处于同情中国人民？

陈香梅：他自己就很有正义感。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成就这么多事情。但是当时看到中国抗战的苦难，他是很同情的。

记者：谈谈您对蒋夫人的印象？

陈香梅：蒋夫人当年为了中美两国关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邀请了陈纳德来中国。宋美龄女士做了许多贡献，蒋委员长也做了许多努力的。

记者：在那场战争里，陈将军和蒋委员长的沟通如何？您回想一下，他们两人的关系是如何的？

陈香梅：陈纳德将军和蒋委员长的关系不是很深，因为语言不通。但是他和蒋夫人关系比较密切。除了公事之外，其他方面一般的接触也有。所以这是两人之间的友谊也是值得珍惜的。

记者：陈纳德将军在他日记里写蒋夫人是他“永远的公主”。您也是知道这一段的对吗？

陈香梅：对。他对蒋夫人是非常敬爱的。蒋夫人对他也是非常亲密。他们之间的友情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抗战期间，一直到抗战以后，直到陈纳德将军去世，他们的关系一直是非常亲密、珍贵的。

记者：二战时另外一位美国将领史迪威将军和陈将军的意见不同。史迪威将军比较重视陆军，而陈纳德将军则相信空军可以带领打胜日本。就您所记忆的，陈纳德将军他如何评价史迪威将军？

陈香梅：他对空军的贡献是非常骄傲的。但是受降仪式的时候没有邀请陈纳德将军，是他的遗憾。当年国内对他也比较妒忌。他在中国这么大的声望，所以可能是妒忌吧？他虽然失望，但是他觉得自己也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记者：眼看着胜利在即，陈纳德将军却被解除职务调回美国。当时您还在昆明，你们还没有结婚。那他在临走之前有对你说什么吗？

陈香梅：他说他还要再回来。他也不能多讲。他心里应该也有很多感慨。我当时很遗憾他要回去。他回来的时候我很高兴。我们共同工作作了很多事情。战后他对中美关系也做了很多努力。当年虽然遭遇了很多挫折。但是在这方面他能做些事，他也是很高兴的。他晚年的时候，还是在为中美两国军队的发展和合作努力，他自己是很安慰的。

记者：最近两岸兴起飞虎热。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陈香梅：大家能够一起怀念中美两国的友谊，令我非常感动。

记者：想不想参与这些纪念活动呢？

陈香梅：有些活动是邀请了我一起去的。他们除了珍惜这段历史，不断把这段历史发扬光大我觉得是非常珍贵的。

记者：您觉得两岸未来怎么走？

陈香梅：两岸关系我们希望共同发展，我们希望有好的成果。这个对世界未来的和平有很大的影响。

记者：您觉得两岸应该统一吗？

陈香梅：这一点，大家都是共同努力，是不是成为事实，需要大家互相了解和合作。

记者：北京那边的官员经常来看望您？

陈香梅：是的。他们每年都有很多纪念的活动。这点很可贵。台湾对我也有持续的关心。这表示他们对当年抗战历史的合作是非常重视的。

记者：近些年，一些外界的看法觉得您更亲北京一些，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

陈香梅：我不管他们什么看法。有些事情，我能帮忙的，我就尽量去做。一直都是和台湾和大陆两边都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

记者：我们都知道您一直扮演两岸之间调停人的角色。您觉得自己还可以做些什么？

陈香梅：继续做我能做的。今后他们能够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抗战胜利70周年，您还有什么话想对全球的华人讲？

陈香梅：我觉得全世界的华人，不只是对于抗战的关心，也要关心两岸今后的发展，对于世界和平尽自己的努力。我自己本人也对这些事情很关心。所以，每次有人跟我谈到这个事情，我都希望中国两岸老百姓，都能为世界和平、中美两国的合作而努力。这里我们能做的，就能做。希望有天看到中国人民能为世界和平尽一分力。

## 陈纳德忌日我们来到墓前

历史或许是公平的。陈纳德将军虽然生前遗憾未能在抗战胜利那年参加受降典礼，不过抗战胜利70年后的今天，人们仍对他有许多怀念。2015年7月27日是陈纳德将军的忌日，美国之音《穿越1945》纪录片制作团队，特别在这一天来到陈纳德将军长眠的阿灵顿公墓，我们向他献上一束百合，现场还有从云南来的飞虎历史研究者郭希柱以及湖南来的一家人向陈纳德将军献花。



云南飞虎学者郭希柱在2015年陈纳德祭日当天于墓前献花

嘉兰惠现在是陈纳德航空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她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我的祖父热爱美中两国。他深爱着中国人民和自己的祖国。他在战时为两国付出了自己的心血。他的故事是美中两国流芳百世的宝贵财富。”

陈纳德墓碑的正面刻着他的英文名字和美国空军的标志，背面则是用中文写的“陈纳德将军之墓”七个大字，这是阿灵顿公墓中唯一的中文字。陈香梅在墓旁种了一株红豆，“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后来她在传记中借勃朗宁夫人的诗句表达丈夫逝后自己的感情：如果上帝容我选择，我会在死后更加爱你！



陈纳德墓碑正面



陈纳德墓碑背面

1958年7月27号，陈纳德去世的时候，陈香梅年仅33岁。陈香梅终其一生没有再婚，并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在美国政界和商界叱咤风云，并成为世界著名的华人领袖以及中美民间大使，连邓小平也曾经说过“美国有一百位参议员，但只有一个陈香梅”，她将前半生的传奇续写到了后半生。“生命只不过是短短的数十年，我的幸福来得太早，也去得太快，生命似昙花般转瞬即逝，但我应该感谢上帝，我比许多人有福，因为我曾经有过爱。”

## 两岸领导人会见陈香梅

2015年9月2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行，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悉数出席。现场出席者唱国歌后，习近平走到抗战老前辈和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面前，为他们一一挂上纪念章。其中包括飞虎队陈纳德将军的遗孀陈香梅女士。



习近平为陈香梅颁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2015年10月7日，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在总统府接见陈香梅，缅怀陈纳德将军协助我国对日抗战之重大贡献，并颁赠抗战胜利纪念章。马英九向陈香梅展示印有血幅图样的纪念T-shirt，并说，抗战时在华作战的美国飞行员在飞行夹克背上都缝有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发放的血幅，上面除绣有大幅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还加上中文“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字样。



马英九为陈香梅颁赠抗战胜利纪念章

马英九总统也指出，陈纳德将军1937年来华，至民国1945年才离开，是外国将领中在中国待最久的一位。马英九强调，“陈纳德将军在抗战之后仍持续助华，协助我国购买军机以成立民航空运队，并协助运送补给物资，以及空运我政府人员及国军至台湾，对中华民国贡献良多。为纪念陈纳德将军之贡献，空军401联队积极搜集陈纳德将军事迹。陈纳德将军的铜像亦于征得陈香梅女士同意后，在民国95年8月，从台北市新生公园迁移到空军花莲基地401联队的队史馆，该馆保存众多飞虎队历史文物，有助于国人了解我空军历史，深具教育意义。”

## 一千次花开 一千次花落

除了两岸领导人在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个历史时刻，双双接见陈香梅之外，两岸艺文界也传颂陈纳德与陈香梅的爱情故事。为纪念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中国原创音乐剧《一千个春天》12日晚在北京上演，陈香梅在现场观看此剧。剧中扮演陈纳德将军的男主角在舞台上唱着：

满天的星星 虽然互相不能见面  
但他们能感受到彼此的心跳

...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坚持到那一天  
并肩斗志 至死方休

把和平与希望带回世间  
让鲜花开遍这片烧焦的土地

而陈香梅的自传《一千个春天》也曾在台湾改编成连续剧，主题曲优美动人。相信未来还有许许多多的故事，跟随陈香梅与陈纳德的这段爱情故事传唱歌颂。

一千次花开 一千次花落  
只要与你同在 就是我一千个春天  
春去又春来 花落又花开  
只要有你的关爱 就是我一千个春天  
永远握着你的手 永远望着你的脸  
只要与你同在 永远不怕秋到冬来  
一千个春天 一千个春天  
只要有你的关爱 就是我一千个春天

( 第五章完 )

---

1. 中央研究院出版之《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第435页。 ←
2. 血幅(blood chit)：是飞行员所使用的身份证明，以在被击落的情况下向外国平民传达信息并请求他们的协助，有时也被称作“人物证明书”。 ←

## 第六章 朱安琪：永远的上尉



17岁那年回国从军前，在旧金山金银岛的码头上和家人道别。我父亲是非常爱国的一个人，我当然懂得他的心里，我当时回去中国参战，是没有想过会活着回来的。妈妈当然是难过，但我走那天，家里头都不说话，我知道我走了，他们心里头肯定当时只想着救国要紧牺牲了我们这一辈，希望以后没有战争了，就和平了，下一辈的可以好好念书、做事，不要再打仗了！

—— 朱安琪

前言：今年7月6日，就在飞虎老兵的台湾之行即将进入尾声之际，我受邀前往台北空军司令部聆听空军前辈朱安琪先生对年轻军官发表的学术演讲，深受感动。空军司令沈一鸣并在演讲结束后亲自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和一件飞虎夹克给朱安琪先生。朱安琪是位真性情的老先生，他在7月4日湖口阅兵典礼上得知有一位曾经打过衡阳保卫战、当时负责守卫机场的陆军老兵也在现场，坚持一定要过去找这位欧重遥先生，他对欧重遥说，“当时你在地上打，我在天上打。”两位老兵微笑握手的画面，至今仍在脑海。以下是王立楨教授当天在空军司令部介绍朱安琪生平的演讲全文以及演讲结束后我在台北圆山饭店为制作美国之音纪录片《穿越1945》与朱安琪先生所进行的完整访问。



空军司令沈一鸣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给朱安琪

王立桢：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介绍一位住在美国的华侨，一位非常爱国的华侨，严格来说，他现在还具有中华民国空军上尉军官的资格。这是因为当时法令的不足，所以让他现在成为空军中级别最高、年龄最大的上尉军官——朱安琪先生。

## 不顾取消美籍禁令 毅然返国参战

1996年在旧金山保钓大游行的行列里，有一位高龄73岁的老先生，也随着大伙儿高举着中华民国国旗，高呼着反日保钓的口号。这是他第二次为了反抗日本军国主义而走上唐人街的街头。上一次是一甲子以前七七事变的时候，那时他还只是个美国初中学生，为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但听家人称为祖国的地方，他随着中华学校的同学们站在唐人街的街头向大家募捐，替祖国筹募战争经费。几年之后，在年纪刚到可以参军的时候，他又在家人的赞助下回到那陌生的土地，加入空军，直接为祖国效力沙场。

他就是如今“侨美中华民国空军同学会”的会长朱安琪先生。在谈起当年回国从军的那段故事时，两鬓已经花白的他，眼睛再度的散发出兴奋的眼神，因为他一直认为对日作战的那段时间是他此生最值得回忆的一段日子。

美国宪法禁止公民私自参加外国军队，违者将被取消美国国籍。朱安琪当时回国参加中国空军时，对这个禁令并没有多加理会，虽然生在美国，但是他使终明白自己是中国人，为了自己国家的存亡，牺牲美国公民权，他认为实在不是甚么大不了的事。



前美国总统克林顿接见朱安琪

当时的美国华人社会和现在的情形大不相同，决大多数华侨都怀着客居的心态，把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当成自己惟一的祖国，所以下一代的教育也以中文为主，许多老师都是专程由国内请来的，朱安琪先生的父亲朱忠存先生就是在民国六年，刚由北京大学毕业的时候，应旧金山北边的Hanford中华学校邀请，由国内前来担任校长。

## 14岁跟父亲学飞 向往翱翔天际

1932年朱忠存先生加入“中华航空学校”第一期开始学习飞行，那所航空学校是旧金山华侨们为了响应中山先生所提倡的“航空救国”的理念而设，校址就在如今的旧金山国际机场。当时只有九岁的朱安琪随着父亲，开始对飞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站在跑道边的草地上，仰头看着蓝天中飞行训练中的机群在金山湾上翱翔，幻想着有一天也能和父亲一样的驾机翱翔长空。

当时中国空军正在萌芽阶段，亟需飞行人才。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开始全面对日抗战，“中华航空学校”在培训飞行人才的同时也开始训练飞机维护人员。1938年“中华航空学校”第3期开始招生，年仅16岁的朱安琪在父观的鼓励下也加入训练行列。



年轻时的朱安琪

1939年4月底，朱安琪和其他29位同学一起完成了飞行训练，毕业后全体同学马上由旧金山搭船回国参加抗战，朱安琪因为高中还差几个月才能毕业，所以暂时留在美国等高中毕业之后再只身返回中国。

## 华侨凑钱买机票 旧金山码头告别双亲

当时在美国的华侨全力支援政府长期抗战，旧金山侨界知道朱安琪因学校课业而无法和同学一同回国时，凑钱替他买了一张泛美航空公司的机票，他可以赶到香港和同学集合后再一道去昆明向空军官校报到，当年由旧金山搭乘泛美航空的“中国飞剪号”(China Clipper)前往香港的单程机票是1千多美金，折合成目前的金额超过2万美金。

1939年6月中，朱安琪在旧金山金银岛(Treasure Island)泛美航空公司的码头上登机，和双亲道别，独自一人踏上了返国的旅程。飞机经过夏威夷、威克岛、关岛及马尼拉之后，于六月下旬抵达香港。朱安琪和同学们在香港会合之后，立即又开始了前往昆明的旅程。那时因为广东省已被日军占领，无法由陆路直接前往，所以只得由海路先到越南海防，然后再搭火车经河内前往昆明。

## 我们的身体、飞机当与敌人同归功尽！

1939年七月底，朱安琪等30位由美国回国从军的准飞行员们来到中国的空军摇篮，校园内精神堡垒上的几个字：“我们的身体飞机与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功尽！”给了他很大的震撼。



朱安琪在昆明空军官校校园内精神堡垒前照相留念

空军官校对这群千里跋涉返国从军的华侨们非常重视，特别将他们交给当时在官校由陈纳德为首的外籍顾问们做资格鉴定，没想到在飞行之前的体格检查这一关，就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因为不符合中国空军所订下的空勤标准而被淘汰，结果他们被编入地勤修护部队为国效劳，其余包括朱安琪在内的16人被编入官第11期开始高级飞行训练，还有4人因技术尚未达到标准，因此被编入第12期继续受初级训练。

## 回忆受训甘苦 首出任务激动落泪

在开始飞行训练之前，官校发现了一个以前没有想到的问题，这群华侨生虽然从小就开始受中文教育，但是他们所说的却都是广东话，国语是一句都听不懂。所以在编组的时候还着实的费了点心思，让每一个华侨学生的组里最少要有一人会讲流科广东话或英语，这样才能帮他们了解教官的讲解。

朱安琪先生提到这件事时还想起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当时和他同一组的其他三人是：曾天培、李国安及也是由美国一道回国的黄文彬，因为曾天培会说流利的广东话，所以就被校方安排成朱、黄两人的翻译。因为当时的教练机中没有前后座通话的装备，所以每次飞行下来之后教官才有机会将飞行中学生所犯的过错一一的告诫学生，结果那时每人每天飞一次就得挨一次训，相担任翻译的曾天培每天却得挨三次训。

在官校受训的时候，日机还不时的前来轰炸，因此当时官校的教官们除了须担任训练飞行任务之外，还得在空袭的时候驾机升空与日机作战。朱安琪那组的教官谭汉男就在一次空战中遭日机击中而迫降负伤，亲眼看见教官被三架零式机追击时的悲惨景象，使朱安琪对日本军阀产生了更深的一层恨意，他发誓这些血债一定要用日本人的血来偿还。

经过一年多的训练之后，朱安琪终于在1941年2月10日于空军官校毕业，正式成为一位中华民国的空军军官。原本以为任官之后马上就可以参加对日作战的朱安琪，却因为抗战初期飞机耗损太快，部队里已经没有飞机可以让这群新的飞行员大显身手，所以11期的毕业生就在成都见习了半年之后，被派到新疆的伊宁教导队去接收苏俄的I-16型战斗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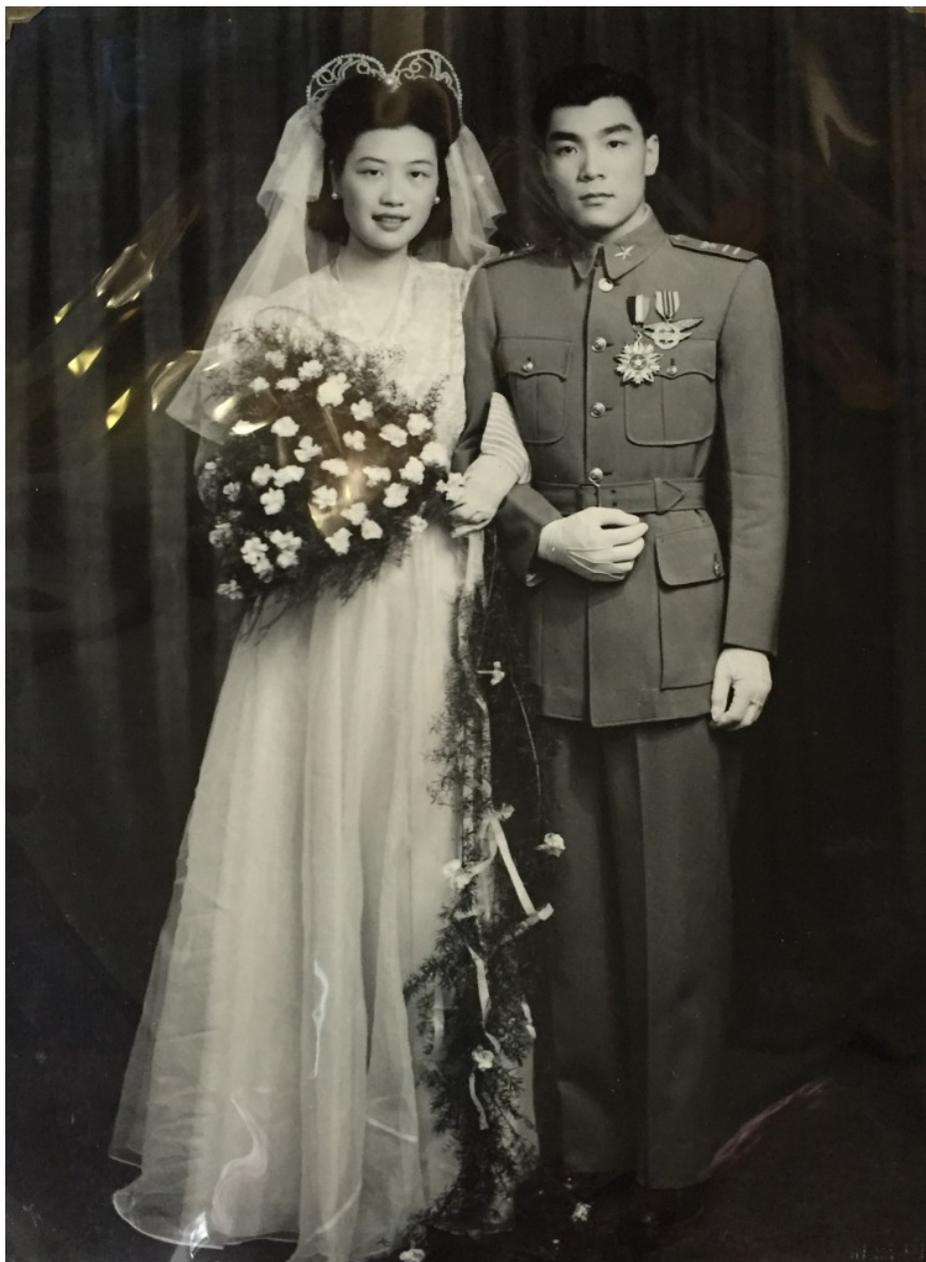
朱安琪空军军官学校毕业证书

1942年秋天，朱安琪完成了在伊宁教导队的训练，被派到位于兰州的5大队29中队，开始正式对日作战。在第一次驾着俄制的I-16型战斗机，对着日军的地面部队扫射时，他激动的几乎流泪，因为他似乎看见了那群在旧金山唐人街的餐馆中，穷年累世在厨房中工作的华侨们，将辛苦来的工钱毫不吝惜的捐出给他购买昂贵机票归国从军的情景，他们并不需要任何回报，他们只希望中国能站起来不再被人欺侮。如今他驾着战机将入侵的日寇射杀在战场上，虽然战果不足以影响整个战局，但是他却觉得已经替那些万哩之外的华侨们出了第一口气。

当时因为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日本空军大都集结在太平洋诸岛与美军作战，所以在中国战场上的日机较前几年少了许多，因此朱安琪在那段期间多半是执行对地攻击日军或掩护我军的任务。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美国对中国空军的军援开始以倍数成长，一批一批的新飞机由印度经驼峰飞抵昆明。随着新式飞机的来到，空军也由各部队中甄选出一批优秀的飞行人员，将们编入位于重庆白市驿的4大队，让他们来接收这批P-40新飞机，朱安琪就是在这个时候被调到4大队23中队。

日本的飞机虽然不再像以前那样在中国领空肆虐，但地面的战事并没有稍微缓和。朱安琪在仅仅熟飞了P-40三个小时之后，就开始驾机执行支援中原会战任务。他记得那时他随着领队在天刚亮的时候由西安起飞，飞往洛阳支援我方的地面军队，为了能多带一些弹药，他们都只加够来回的油量就起飞，攻击完毕回到西安，挂弹加油后马上再度踏上征途，有多次他的飞机在超低空对日军坦克车攻击时，被敌人地面炮火击中，但是他都能很小心地将飞机飞回基地。

## 战场情场皆得意 胜利前夕结良缘



朱安琪结婚照

虽然战事非常的繁忙，但是年轻的飞行员们总会找机会来轻松一下自己。就在一次放假回重庆的机会里，朱安琪认识了在中国农民银行任职的蒋有贤小姐，他当即为她美丽的容貌及善解人意的个性所倾倒，在队友的鼓励下，朱安琪对她展开了猛烈的追求，在那段期间里队上也随着空军传统的团队精神给他最大的支援，在不影响任务的情形下，尽量给他力便，让他一有空就往重庆跑。

1945年年初，4大队继P-40之后又换装了当时最先进的P-51野马式战斗机，换装后没多久朱安琪就被派到远至南京的任务，那是自1937年底南京失守后4大队第一次回首都的任务，所以被派到参与任务的每一个人都非常兴奋的全力以赴。在那来回七个多小时的任务里，野马式飞机以两万五千尺的优势高度，由湖北恩施直奔南京，沿途的日军即使有心拦截也无法飞到那个高度。等抵达目标区后，这30多架野马再以雷霆万钧的气势由高空俯冲而下，将停在明故宫机场及大教场两个机场上的日机扫荡一空。

那一年朱安琪不但在战场上连连告捷，情场上也大有斩获。经过一年多的交往，他终于赢得了蒋有贤的芳心，他俩于1945年4月24日在重庆结为连理。婚后不到几个月，日本就在两颗原子弹的压力下向盟军无条件投降，那时的朱安琪真是英华满面，回国的初衷已经达成，也完成了终身大事，再下来的就将是为祖国的重建而努力了。

## 战后移防北京 竟是厄运的开始

日本投降之后，朱安琪还一直随着23中队在四川待了几个月，到11月中旬才接到命令调防北京。由重庆经西安飞北京这一趟航程，本来应该是非常的轻松，但没想到这却是一连串厄运的开始。因为天气突变，由西安出发后没多久整个编队就进云了，大伙随着长机开始爬高希望能保持云上目视飞行，然而当天的云层高到两万尺以上，飞出这团云又进入另一团更高的云，飞了没多久编队就无法维持了，朱安琪的长机在发现一个云洞之后一压翅膀就冲了下去，飞在后面的朱安琪还没来的及跟着下去就又冲进一簇厚云，煞时他就变成一个人单机，在云中盲目飞行，但很快的就镇定了下来，他将飞机先改成平飞，然后开始将以前所学的仪器飞行功夫全用上了，飞机在他小心的操纵下竟能脱离险境安抵北京。那天由西安出发的飞机中有半数因迷航而出事，就连长机也因迷航油尽而跳伞，那次调防任务竟是朱安琪在空军作战几年当中损失最惨重的一次任务。

在北京没待多久，23中队就开始了剿共的任务，那真是一种新的战争，抗日时日本占领的地区虽大，但是日军却都是在几个重点都市，所以作战起来目标明显，而共军却是渗透在乡下，混在一般老百姓当中，所占的是一个面，这样打起仗不但目标模糊，而且新式的武器也无法发挥足够的功能。这种作战方式后来在韩国及越南的共军也以同样的手腕让美国吃尽大亏。

## 舍命救出同袍——未来的参谋总长

1946年初夏，23中队少尉飞行员陈燊龄在保定附近对地攻击时被共军地面炮火击中，迫降于国军陆军阵地中，当时该陆军单位也被共军包围，为了营救战友出险，朱安琪自告奋勇的驾了一架L-5轻型小飞机飞到那个陆军防地，冒险地将飞机落在一个比足球场还小的地方，将陈燊龄少尉营救出来。这个惊险的任务不但救出了一位战友，也替国家救出了一位日后的杰出将军，陈燊龄少尉于40余年成为中华民国参谋总长。

救出陈燊龄少尉之后没多久，在一次单机支援石家庄守军的任务中，朱安琪自己也被共军的地面炮火击中，当时他的高度已不容许他跳伞，他只能将飞机对准附近惟一的块平坦农地落去，虽然那次迫降非常的成功——他也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但是因为当地已在共军的控制下，所以迫降之后没多久朱安琪就被共军俘虏了。

## 石家庄迫降被俘 美国驻华大使营救

当共军知道朱安琪是回国从军抗日的美国华侨后，顿时对他另眼看待，每天都安排几个干部来和他谈话，希望他能加入共产党，为新中国的航空界努力，但是朱安琪却不为所动，只要求早日获释，回家和新婚的妻子团圆。

朱安琪在美国的家人知道他被俘之后，非常的着急，动用所有可以用的上的关系，找美国国务院，找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希望能以美国政府的力量来促成他的释放。

美国政府先以朱安琪已经丧失美国国籍而拒绝插手这件事，但经过朱忠存先生与国会议员们的联络沟通后，美国政府终于以个案处理的方式来看这件事，首先他们以朱安琪回国抗战为由，而批准了恢复国籍的申请，继而下令驻华大使全面营救为共产党所俘虏的美国公民朱安琪。

当共产党发现朱安琪没有投靠的意愿，同时美国政府又插手干涉此事时，决定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一个面子，而将关了两个半月的朱安琪送到天津释放。

## 被俘获释遭冷冻 决定返回美国

释放之后回到4大队，接到的第一个命令是即日起调为附员，停止一切飞行任务。这对朱安琪来说不啻是晴天霹雳，虽然大队长解释说这是因为他刚被敌人释放，身心都需要休息，因此暂时安排他休息一阵子再说，但朱安琪看到其他被俘归来的飞行员被冷冻的情形，知道他在空军已经难再从从事作战任务。也就是这个时候，朱安琪收到了他父亲的来信，朱忠存先生在信上告诉他回国从军抵抗外侮的使命已经达到，做为一个炎黄子孙的他已经尽到了他的责任，现在该是为自己的前途着想的时候了，大家都希望他能带着妻子回到美国来。

## 停薪留职——永远的空军上尉



空军上尉朱安琪

既然在空军已经没有发展的机会，父亲又催他携眷返美，于是朱安琪向空军总部提出退役的申请，当时因为空军成军只有十多年，许多章程还不尽完善，而且飞行员都还没有达到退役年龄，所以一时空军总部还不知如何处理这件事。当时的总司令周至柔将军很了解朱安琪的情形，但是在无法可循的情形下，他也只能指示暂时以停薪留职的力法来处理这件事。

既然是停薪留职，所以就没有退休金的问题，因此朱安琪在离开空军的时候一块钱都没拿到，连回美国的机票钱都还是由美国家里的人所汇来的。

回到美国之后，朱安琪因为没有在美国军队中服役，所以不能享受任何退伍军人应有的待遇，因此就连重回学校上大学，都还要自己半工半读的赚取学费，然而他并没有任何的怨言，在祖国危急存亡之秋，他回国从军是为了尽一个中国人的义务，虽然在法律上来说他是一个美国人，但是他知道他血管里流的终归是中国人的血，为了中国的生存而让他丧失了一些在美国的福利，他认为是绝对值得的。

虽然他在中华民国空军只服役了七年，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在空军的点点滴滴。由1949年起，在每年的8月14日他总会邀上一些当年一道回国投效空军的伙伴们一道聚餐来庆祝空军胜利纪念日，义务为旧金山湾区每位空军退役袍泽服务了40多年。

## 17岁返国参战 感谢“空军带大我”

朱安琪：非常荣幸和大家见面，我看到你们每个人少年英俊、精神饱满、身体健康，我觉得非常地羡慕。我从前也经过这一段，所以我觉得非常地兴奋。同时呢，我这次回来，我好像回到了家一样。因为我回来的时候十几岁，那时候还在上学。家里头，父母都很照应我。回来以后呢，我不在美国了，一个人在空军里头，所以是空军把我带大的。我很感谢空军对我的爱护。今天王立桢老师将我的故事讲得非常详尽，我非常感谢。



朱安琪（前排中）与空军军官学校同期学员合影

## 携眷返美一波三折 幸有贵人相助

我在抗战胜利之前结婚，老大在北京出生，我退休的时候已经不是美国公民了，是中华民国的公民了。因为美国公民的卡一进了外国的军队以后，公民资格就没有了。我不是美国人的时候，儿子生下来了，他当然是中国籍了。后来我要回美国，到北京去改我的护照，我的身分拿回来了，可是我的儿子算中国人，所以一家三口返回美国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最后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把儿子加到他妈妈的中国护照里面去，因为这样的话呢，他起码有个身份，这样到香港的时候，那个旅行团，他打了个印子，那个东西上没有详细说明，卖票的以为妈妈的护照上包括孩子，所以就卖飞机票给我了。那我很高兴啊，我想着有两个飞机票了。可问题是上飞机怎么上呢，上飞机航空公司要看你的护照啊。你没有批准人家不准你上去。

就那么巧，刚好碰到一个14期的同学。他正好在泛美航空公司做事，我就跟他说我要回美国去，现在儿子上不去。他说现在美国的条例说，小孩子或者太太另外有孩子的可以先上飞机，你先跟我来，我抱着你的孩子，你叫你太太跟着上飞机。上了飞机，因为航空公司有这么一条，他先上飞机就先坐上去了，就没有经过前头的检查。所以我的护照是没问题了。等到飞机起飞，我的一颗心才安了下来。

可我知道一到美国的时候他一定给你扣留了。第一站在夏威夷，他们一看这护照，诶？不对啊。你这个儿子没有入境啊。我说是啊。那没办法，那就扣留。扣留也不在夏威夷，要在旧金山扣留。一扣留，我家里跟我一碰头，把我一家子送到移民局去了。因为我太太那时有九个月的身孕，她就说我肚子疼。移民局也没办法，说不能让她生在移民局里头，所以呢，就把他们给保出去了。我呢因为他们太忙，没有时间处理，就把我关了一个礼拜。

关那一个礼拜，是个什么情形呢？一个大通间，好多双人床。窗子的外头都是铁栏杆，都保护着。有卫生设备，有几个台球乒乓球，你可以运动。吃饭的时候把门开开，然后按顺序下去吃饭，然后吃完上来，再把门一锁。在那里待了一个礼拜，然后马上跟我道歉，说我们太忙了，顾不了这个。我就出来了。

今晚多谢大家能给我们一个机会谈我的人生与抗战经历。同时也感谢王立桢老师的讲解。

记者：朱安琪先生，我是美国之音《穿越1945》纪录片制作人樊冬宁，很高兴能够有机会访问您。今早听您的演讲，我觉得特别感动，因为您十几岁从美国到中国参加抗战，这个实在是不容易。

朱安琪：对。那时候日本人给我们的压力太大了，很多华侨自费去学飞行，希望报效国家。后来到了九一八的时候，华侨更积极地学飞行，开航空学校。

## 虚报年龄考航校 父亲首肯“救国要紧”

记者：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朱安琪：当然受到父亲的影响很大。我14岁的时候就开始了学飞行了。那时候1937年虽然还没有进航空学校，我受我父亲的影响，我也爱飞，所以那时候就开始飞行，才15个钟头就单飞了。后来中华航空学校第三期招生的时候我就去报名。那时候因为年纪比较小，我就跟父亲说能不能帮我报大两岁，他说“好，你可以”。然后就把我的岁数提高了两岁。这有点不应该，但是那时候心里觉得救国要紧啊，要杀敌要紧啊。

朱安琪：考进去的时候按道理应该是18岁，我那时候才16岁，所以就报大了两岁。进去之后到1939年毕业。毕业时我们有16个同学。我们28个人中，只有16个人合格毕业。

## 骨肉分离为救国“没想过活着回来”

记者：今早王立桢老师也给大家看了一张照片，1939年你在美国旧金山的码头上跟家人们道别，我看着那张照片，很难想象，您是家中的长子，父母居然没有犹豫，让你这个才17岁的长子回国参加空军。母亲那时候没有劝阻你不要回去吗？

朱安琪：没有。因为我父亲也非常爱国的一个人。我也懂得他的心里。我回去呢，我是没有想过会活着回来的。

记者：那时候已经是做好了跟爸爸妈妈说再见的打算了。

朱安琪：（点头）对。那时候我心里已经觉得，回去就不一定会回来了这样。家里头当然不說話，我走了，他们心里头……



朱安琪返国参战前拍下的全家福

记者：妈妈当时是不是很难过？

朱安琪：妈妈当然难过。（落泪）

记者：但是你还是做了这样的决定离开他们。

朱安琪：对。

记者：你现在回想，那是个正确的决定吗？

朱安琪：我认为很对啊。我做这个事情，牺牲我们这一辈，那下一辈就可以安居乐业了。

## 用这一辈的牺牲 换取下一代的和平

记者：你的一生真的很传奇。当然，最后在美国的营救之下你又回到了美国。这一趟回到中国参战，是不是改变了你的一生？

朱安琪：这也没有什么，战争是改变了我的人生，但当时就是想要救国。牺牲了我们这一辈，希望下一次就没有战争了，就和平了。下一辈的可以好好念书、做事，不要再打仗了！

记者：这一趟从美国到台湾参加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活动，想起当年的一些事情，70年后，你的感想是什么？

朱安琪：我很感谢中华民国空军。因为我十几岁参战，那时候还很小。空军一直照顾我，把我带大，成人、成家。

记者：前天你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典礼上，知道另外一位陆军老兵打过衡阳保卫战，就坚持一定要去找他，你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说了什么？

朱安琪：我听他说是衡阳，而且是守卫机场，我知道当时衡阳被围困很久，因为我就是负责在空中支援衡阳，记得有时候一天要出去四趟啊。炸弹没有了，回去又加油，再出去。大概一天四趟。所以我跟他说：

“你在地上打，我在天上打！”

## 回忆传奇一生 “我很幸运！”

记者：您那时候总共出了72次任务？

朱安琪：不光是衡阳，还有两湖啊，湖南湖北啊。洛阳啊。

记者：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任务是什么？

朱安琪：最危险的就是衡阳那一次了。那个飞机也不同。飞机有那个钢板保护，那次出去就正好把那个钢板给挡住了。

记者：有受伤吗？

朱安琪：没有。因为在钢板后头有保护。

记者：您有飞过好多不同的战机。

朱安琪：对。P-40马力是很大了。P-51就更好了，马力也好。就是大一点点。

记者：你跟日本零式机缠斗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朱安琪：后来零式看到P-51它就跑了。哈哈，看到P-40它（零式机）还斗一斗。

记者：您说14岁就开始学飞行，所以您应该是很有天分的。

朱安琪：那时候开始学飞行，很兴奋。尤其是到了单飞的时候就更兴奋了。

记者：当时教你飞行的教官，也在和日本人作战的时候负伤了。当时你的心情是什么，看到你的教官被打下来。

朱安琪：很难过啊。他当时已经没有力气了。三架打一架，这是没有办法还手的，只有躲。躲来躲去，最后速度降低了，所以只好迫降了。他迫降的时候，那个飞机有瞄准镜的前头，他眼睛碰到瞄准器，眼睛都扁掉了。

记者：我们都知道刚开始抗战，你还没有回去之前，打得非常辛苦，几个大的会战都死伤非常惨重，直到空军发挥了整个战力之后，才好像是扭转了战争的局势？

朱安琪：当然有很大的帮助，不过主要还是飞机的问题，我们的飞行员，都是很好的技术人员，都很能够飞。你给他新的飞机，照样很出色。但是我们没有好的飞机。当时AVG走了，这个三大队啊，先到印度去取飞机，他们一回来就打下来好多飞机。所以飞机武器很要紧。

记者：除了协助地面的作战，您也有执行过驼峰运输的任务。谈谈您飞驼峰的这一段。

朱安琪：驼峰主要的任务是去接收新的飞机。从印度把新战机飞过驼峰，回到昆明，再从昆明回到基地。在基地第二天马上就出任务了。

记者：有没有飞驼峰的时候碰上气候很不好的？

朱安琪：有。飞驼峰最要紧的就是天气，每次美国人都有试航的，就是去看看，天气可以了，才可以飞，要不然天气不好，就不能飞，就老待在那儿等，有时候等上一个礼拜十天的。天气不好就等天气。

记者：每一次准备出任务的时候，听到警报响说，日机来了，那时您的心情是怎么样？

朱安琪：都差不多，就上去了，然后先爬到高，然后再周围看看。那时候没有无线电，就靠眼睛看。那时候打仗很苦。飞机与飞机不能联系。预先讲好了，一飞上去就没办法联系的了。

记者：靠队员间的默契。

朱安琪：看长机的动作怎么样。长机发现有东西，开始俯冲的话，就跟着下去了。

记者：掩护长机。

朱安琪：看看你有多少飞机了。有时候，长机下去了，上头还有，那上头就给掩护了。

记者：那当时第4大队，一起作战的同学们现在还剩下几个人有联络。

朱安琪：不多了。现在大概十个以内把。

记者：谈谈最后在1945年8月15号听到于宣布日本投降，那天您的心情是什么。

朱安琪：因为日本投降我们没有确实。就是晚上忽然看到放信号弹，我们说怎么回事，大家都在猜，是不是打完仗了。我们后来就坐车到司令家里去问问，也没有证实。

记者：那确认了之后呢。

朱安琪：那当然是很高兴了。因为我们刚刚结婚后一个礼拜嘛。本来是不想那么快结婚的。那时候我们的基地，要让给美国第十航队。我们要搬到湖北。结果我们没有搬成，搬到一半就打赢了。后来我就调到北京去了。

记者：抗战结束之后又开启另外一段艰难的人生。要开始打内战了。

朱安琪：对。一直都没有停。

记者：中国人好惨，打完了日本又要打内战。

朱安琪：这是不好的事情。那也没办法。国运也就那么走了。

记者：1947年在石家庄那一场，谈谈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时候会迫降？

朱安琪：大概给他们从地面打到要害的地方了，飞机忽然停了。高度太低，跳伞也不能跳了。就只能迫降。

记者：被俘的过程是怎样。

朱安琪：还好，没有对我怎么样。就好像是给软禁到一个地方。

记者：他们一开始就知道你是美国人？

朱安琪：他们知道。后来我妹妹在上海跑到南京去找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那时候还好，是国共在谈判的时候。

记者：回想这一段，70年过去了，觉得自己很幸运？

朱安琪：当然很幸运了。本来想说回去不一定能回来，又回来了。这已经是非常幸运。回来还能又有机会去上学。

记者：这次到台湾参加纪念抗战胜利的活动，又在台湾年轻的空军军官面前谈您的人生与抗战经历，您的感想是什么？

朱安琪：那当然很高兴。看到年轻的后辈，身体俊朗，我很羡慕。还有就是看到好多地方进步了很多。比如空军总部啊，我去一看，他们很客气了，去吃个饭了，要跑好远，电梯上上下下，从前哪有这样子的。

记者：还想再到台湾来吗？

朱安琪：能够走，我就一定回来。腿实在走路走不远了。

记者：你希不希望年轻的一代能够知道您当年报效国家的事情。

朱安琪：我希望年轻人爱国心要重一点。

记者：您当年真的好伟大。谢谢您！

（第六章完）

## 第七章 林国裕：至高无上飞行



我们飞行员一出去，整个编队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你看天上的老鹰，虽然每一只老鹰都长得都不一样，但只要是它们成对盘旋或集体滑行时，就会非常有默契地画出一样的飞行路线。

—— 林国裕

前言：在美国之音《穿越1945》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我们跟拍了飞虎老兵一行人前往台湾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为期十天的行程。台湾今年的夏天尤其酷热难当，飞虎老兵陈鸿铨的身旁，总是有位身穿西装的年轻人如影随行，出入小心搀扶，热了便用小电扇和冰袋为高龄96岁的陈鸿铨消去暑气，陈鸿铨在参加阅兵典礼前一天深夜在饭店试穿仿当年样式的飞行服时，他亲自为陈鸿铨穿上靴子，陈鸿铨在慈湖谒陵代表献花时一下子没站稳，他也一个箭步上去扶稳老将军。他是中华民国空军上校飞官、F-16飞行员林国裕，也是一位飞虎迷和业余的飞虎画家。我们在行程接近尾声的一个台风夜专访林国裕上校，一直到凌晨快两点才离去。门缝间传来台风呼啸的声音，配上林国裕夫人贴心准备的台湾珍珠奶茶，这一段访问特别让我印象深刻，也让我感受到在台湾年轻一代的身上所传承下来的飞虎精神。以下是林国裕上校专访全文。

### 仰慕空战英雄

记者：这趟飞虎老兵的台湾之行即将画上句点，跟我们谈谈你在陈鸿铨将军身边的观察和感想是什么？

林国裕：我觉得他能回来台湾纪念抗战胜利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我眼里他就是个活生生的空战英雄。你们不知道空战有多难，要把一架飞机打下来有多难，要去支援友军作战有多难。因为我本身是F-16的飞行员，我们出过无数次任务。所以知道作战之中能够存活又能把对方打下来是不容易的事。

但最伟大的是他们愿意为了国家出生入死的那种感情，我非常感激他们为我们保留下这块土地，还有这段历史。我们整个空军后代都在承蒙他们的庇荫，都在托他们的福气，享受他们的荣耀。空军70年以来，除了台海战役，其他最伟大的战役几乎都是对日抗战时候所打下来的。

陈鸿铨老师<sup>[1]</sup>他们当时都是第一期送到美国，由陈纳德将军亲自挑选，他们都是最优秀的，一回来就马上加入对日作战，当然战功彪炳，却也损失惨重。在那个时候他们都是最顶尖的人才，都很年轻，却都是20岁出头就已经在空中血染长空。

记者：所以你把陈鸿铨将军当成一位英雄、偶像？

林国裕：这要回溯到两年前。两年前，我是为了接待乔无遏<sup>[2]</sup>老师，走进了飞虎队这个圈子，我知道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些经历战争的前辈，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舞和荣耀。那整个接待的团队里需要一个了解空军的人和他們互动，所以当初上面选了我来接待。因为我在飞虎历史的研究方面做了很多投入，所以他们觉得我可以胜任，不管是照顾他们，还是陪他们说故事聊历史。我觉得我有尽到我的职责。

其实，我在接待陈老师之前，只有看到他在画上帮我签的字<sup>[3]</sup>。一直到来了之后才熟。因为空军是最有伦理的军种。只要是飞行员，部队里面都叫我们“教官”，对于退休的，我们都叫“老师”，作为一种尊称。我们和老师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尤其，我对飞虎的历史很了解，所以我了解谁有什么样的功绩，谁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历史。当然对他们就有种特殊的感情。

## 飞虎二代的使命感

过年过节，我会亲自去拜访这些老师，或者送送礼物，写写卡片啊，打打电话啊，这都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了。都是抱着一颗感恩的心。我算是负责接待的督导，我都跟底下的人说，这是你毕生的荣耀，可以接待这些人，这些伟大的前辈。他们可能也可以感觉到自己在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工作人员对老师有如家人一样，我也是，陈鸿铨老师手稍微抖一下，我也会和他一样，他身体有些倾斜，我就会冲过去。慈湖那次也是，因为两年了，我不知道他的脚不太好，这也是我的疏忽，那时候我也吓一跳，但从那一刻起，我就形影不离了。必须要给他最好、最安全的照料。最主要是要陪他讲很多笑话，很多故事。

陈鸿铨老师是个饱读诗书的人，对整个历史是能贯通的人，而且非常幽默，而且没有老者的脾气，反而很有童心和风范。他很照顾我，就像是对待他自己的孩子一样。其实整个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是我。我听他说的历史，我非常确定我从来没有听过。我已经听过很多、看过很多关于空军、飞虎的传记和资料，他居然还讲出更多我没听过、或者听过但是不够深入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他是一部活历史。

记者：陈鸿铨将军说他此行的遗憾，是觉得自己说的还不够多。他特别想把自己知道的历史全都传承给下一代。

林国裕：他今天又跟我讲，过去他没办法写，都是录音下来。那我来帮他写。今天我们开始了这方面的讨论。他的女儿不会打中文，师母也不行。但是我可以打。我说，你讲的故事我绝对耳熟能详，我只需要你的一些细节。他可以口述，我来执笔。我希望能够把历史留下来。

记者：那现在你有了个使命，是要把老师记忆中的空军历史传承下去。

林国裕：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就想要把这段飞虎的历史纪录下来。但当时我只是空军一个很小的单位，所以没有能力去做，可是我不会停止这方面的努力和研究。从2007年到现在，只要是飞虎队有关的任何东西我都会去参与。包括这两年每次参加活动的接待人员，我也都跟他们介绍老师们的背景。我每天讲最多的一句话是，这不但是我的荣幸，也是我毕生的荣耀。真的是这样的，是确实的感觉。

## 从P-40到F-16

记者：你自己是F-16飞行员，你又了解每个老师的经历，和他们有共同的回忆。有没有什么小故事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林国裕：陈鸿铨老师跟我讲了满多。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飞行的时候，他已经瞄准了一架飞机。后来他准备要开枪的时候，发现“当当当当”全是子弹的影子和声音，所以他赶紧翻走，翻开之后发现自己是被友军攻击。后来就有点不悦。本来他可以有击落三架日本飞机的纪录，他都准备开枪了，结果后来纪录保持在两架。回到作战室就问，诶？刚刚是谁在我后面开枪，因为那时候是中美空军混合联队嘛，他讲完后，没人理他。他又问，刚刚是谁在我后面开枪，他的领导（副大队长）就把他带到旁边去说，冰箱里有威士忌，喝一杯。他想说，既然这样，浩劫归来，就算了。

记者：这种情况有多危险？有多遗憾？

林国裕：我们俩在说这段的时候谈到，很多飞机在要打人家的时候，反而自己被打下来了。这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感觉，你可能专注在前面的敌人，但是后面也有敌人要攻击你。所以后面我们作战都是用两架飞机，一架进去，一架做cover（掩护）。但是以前陈纳德也是那样教他们啊。可是以前的空战设备没有无线电，一打散了就打散了，要自己认出自己的团队，这不容易。飞机在天上就像一只蚂蚁的大小。他们真是出生入死。

记者：作为一个飞行员，你如何评价陈纳德“打了就跑”（Hit and Run）的战术？你认为这是不是后来对日抗战空中制胜的一个关键？

林国裕：我觉得那是肯定的。对整个军事作战来讲，最主要的是“知己知彼”，可那时候日本的零式机出来，我们的空军是很惨的，我们都不知道居然有这么好的飞机，完全无法匹敌。那零式机的特点是马力强，灵活，唯一缺点是不扎实。

P-40不够灵活，但是马力在由高空到低空的加速过程会很快，而且钢板很厚，即使飞机上有二、三十个弹孔它也能够飞得回来。P-40是美国给英国，但英国拒绝接受的一批飞机，因为它的一些缺陷，是没有办法和德国对峙的。那更何况拿回来跟日本对峙。可是陈纳德将军就利用P-40的特点，在战术上面做得最好。

而且陈纳德将军的防空系统也做的很好，有预警，这样飞行员就有准备的时间。那我后续计划等等，相关的时间就比较充分。“以高打低，打了就跑”的方式，要飞行员不加入战场，不恋战、不缠斗。在空战中，高度和速度是最重要的能量。这个战术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 凌云壮志飞 誓死不生还

记者：你自己也是一名飞行员，对抗战时期的飞行员每一次出任务都抱着必死的决心，有何感触？

林国裕：今天老师讲了一个让我感触很深的故事。有一场空战，日军有大约40架飞机，我们有30几架。他们被我们打了10几架，我们自己也被打掉20多架。回来之后，马上觉得他们还会再来，就又都觉得马上要回去作战了。那时候，飞行员把手表拿出来给机工，对机工说，依照昨天的战况，我大概回不来，你帮我保留这个，如果我能回来，你再还我，然后他们就飞上去进行第二次任务了。那时候眼里大概就只有“凌云壮志飞，誓死不生还”，这是我们空军信条的第一条，最重要的一个信念。

“至高无上的是飞行。”<sup>[4]</sup>那时候老师在武汉建校的时候是7000人报名，只录取了99人。我有一个名册，从空军第1期到第16期，你看了之后会觉得很难过。这么多全国最优秀的人的生命都是昙花一现。当然，美国人也有一个统计，当时飞行员大概的存活率就只有六个月。这是我们现代飞行员所不能体会的，国家的重要性，跟你的职责所在。

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跟我同队过的人，摔掉了15个，短短20年。我算是幸运的，都能大难不死，现在还可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

记者：陈老师没有儿子，他有女儿。所以你们相处出来的感情，他有可能就把你当儿子。

林国裕：对，感受得出来。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更加对他无微不至。今天我也带他去见了不少人，看了看一些展览。不过跟两年前比，他身体差很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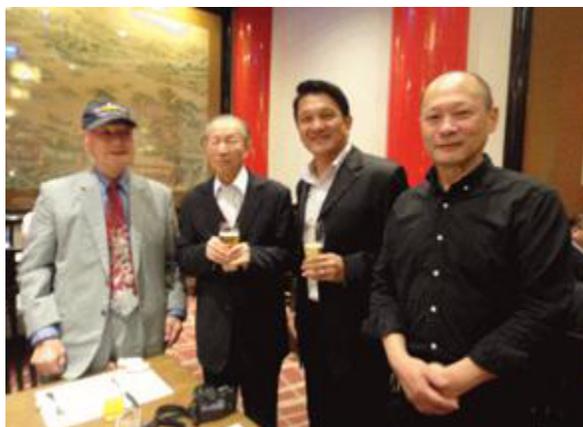
## 飞虎遗志

我都一直很难过，对于这些老师的一个一个相继离开。前面乔老师走，他也都当我是儿子。他总说他有四个儿子，一个是乔大哥，一个是乔大哥的一个好朋友，一个是田在肋将军<sup>[5]</sup>，一个就是我。他去世的时候，他们在美国没有立刻跟我联络，我看到报纸的时候一直在发抖，我说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我电话打过去，是乔大嫂接的，她说对不起我还来不及通知你。我就关在自己房间里嚎啕大哭。可能也是，送了那么多人，终于送到了乔老师了。每个老师我都用尽我全力去陪他们，但我都会去送他们。可能别人会觉得我有神经病，但是我觉得他们身上绑着的是空军的历史、使命和精神，我觉得他们身上都散发这些，他们走一个，就代表我们空军的精神就减了一点，这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打击和失落。



林国裕、乔无遏（右二）参加飞虎聚会

我曾经跟乔老师说，我不知道你死了以后我会怎么办。他说，我总有一天要走的，你就做好你的事情。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报效国家！”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到死之前，他们都还记得他们最重要的价值。



林国裕陈炳靖参加飞虎聚会

还有另一位在香港的陈炳靖<sup>[6]</sup>老师每个礼拜都会打个电话给我。我的太太就是他极力推荐的，他是我们的媒人。

他跟我很近、很亲，就像我的家人一样。所以我不知道如果他们真的走了，我该怎么面对。其实我也很担心没有人能将飞虎的精神传承下去，我害怕这一段历史可能有一天会变成荒漠。

记者：有什么方式可以把它传下去？

林国裕：我们现在希望我们这样的第二代，能够把这个精神延续下去。现在我们开了一个群组，希望能够把知道这些故事的人，飞虎二代们，都联系起来，一定要有人知道这些故事，因为飞虎队的故事绝对是个历史的传奇，这么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同达成任务，击败了那时候最强的日本。那时候他们的飞机约莫有2000架，我们只有500架。要打赢这场仗，一开始就要挨打。在前面我们损失了这么多优秀的飞行员。从高志航开始，阎海文、沈崇海、还有李桂丹，这些都是很优秀的人，就这样子走了。没办法，你骑脚踏车绝对骑不过摩托车的。你没办法拿手枪和步枪对垒。当时的中国和日本的空军就是这种差距。所以飞行员只好用生命来换取可能的胜利，可是也未必能够得到好的结果。

## 美中并肩空战 情谊延续至今

而美国的飞虎队来了之后，中美空军之间像是兄弟一样作战。在当时对日抗战的环境之下，造就了飞虎的精神与传奇，因为进入战场之后，一架飞机上的两个人必须并肩作战，你非得要有同生共死的精神，不然大家都活不了。我们飞行员一起出去，整个编队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谁也不能在这个作战任务的过程中有任何疏忽，因为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的一个疏忽，使得整个编队被击破，或是更严重的，整个作战计划就瓦解了。尤其是一架飞机两个人，必须互相信任和帮助，我的生命在你手上，你的生命在我手上，协同合作，互相解围，就像是你看天上的老鹰，虽然每一只老鹰都长得不一样，但只要是它们成对盘旋或是集体滑行时，就会非常有默契地画出一样的飞行路线。

中美之间的协同作战还有一段佳话，那就是1943年5月31日，在荆门上空，12架飞虎队遇上了12架日本零式机，美军十四航空队副领队约翰·艾立生（John R. Allison）<sup>[7]</sup>中校击落一架日机后，被另一架日本零战死咬住尾巴不放，而且对方已经开枪射击。此时中国飞行员臧锡兰<sup>[8]</sup>正追击一架零式机，看见右后方的一架美方飞机，被日机追击，立刻反转机头，迅速绕到这架零式机后方，手按电钮开枪射击，零式战斗机中弹起火坠毁，营救了友机。后来在飞虎年会的时候，中国飞行员臧锡兰看到爱立生的儿子艾立诚（John Allison III），还开玩笑跟他说，当时要不是我救了你的父亲，就没有现在的你。

从当时的P-40到我现在驾驶的F-16，这种精神一直在延续，包括我们现在许多空军优秀的飞行员也是在美军那边受训，双方的友谊一直在延续。就是保存那一段飞虎的历史与传奇，现在美国与中华民国空军依然合作密切。包括看到我们中华民国空军现在的成长和我们拥有的先进的飞机，都要想到当时飞虎前辈打下的江山，我们其实只是坐享其成，在享受他们这些前辈的荣耀。

## 创作飞虎油画



林国裕创作的飞虎油画

记者：我们知道你在业余时间，也创作飞虎题材的油画。谈谈创作飞虎油画的心情。

林国裕：我觉得现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我是不是要在这个时间点上留下些什么。那我就画一幅画去比赛，得名之后也许我可以留名。后来想想，如果去比赛，如果得名，画就会被收走，我就没有办法把画送给70周年的飞虎年会。所以就算了，不参加比赛了，把画留下来。

画的时候我就在想，要如何阐述整个70周年的精神。从空军的历史来讲，中华民国空军在美国还没加入战局的时候，1940年，是中华民国空军最惨淡的时候。全国能够飞起来的飞机真的只有几架。完全不用说跟日本作战，连飞机飞起来保护自己都有问题。再加上，没有飞机你也没有办法训练。那时候，空军都几乎灭了。

当然整个抗战的领袖是蒋中正先生。不管今天大家对他怎么评价，我相信历史会还给他正义。我觉得他是抗战最重要的领袖。至少在亚洲战场。

蒋夫人那时候在号召组织空军的时候，陈纳德将军就来了，担任顾问协助空军，做最重要的指导。我们说蒋夫人是空军之母。她随时都别着我们空军的飞鹰（胸针）。她非常关心她的空军子弟兵，给空军每个人每天一瓶鲜奶，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感恩，我进空军之后喝了很多蒋夫人送给空军子弟的牛奶。

那陈将军来了就扭转了整个空军的历史和战局。我认为他们三个人（蒋介石、宋美龄、陈纳德）是对空军延续最重要的三个人。

画面后方的青天白日勋章是中华民国军人的最高荣誉。飞机部分的话，我还是用飞虎机P-40，因为飞虎队开始扭转战局，这并不是去抹杀更早之前前辈的功绩。P-40就是代表飞虎精神。美军的P-51就代表协同作战。B-25负责驱逐和轰炸，代表的是一起协力合作。

## 机翼下的便当

飞虎队紧急出任务，就像陈鸿铨老师跟我说的。他说1944年的时候，他们常出任务，早上三点就起来，吃第二餐饭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而且有时候还不一定吃得到第二餐。陈鸿铨老师说，当时他们伙食不错，但是常常不在自己的基地，都是打野食，而且他们都是一直处于待命的状态，所以都是坐在飞机下面吃饭，飞机一起飞，就丢下东西跳上飞机，所有的便当都是沙子，都是土。大家也都没得吃。前面的飞机转个弯，大家的便当都是沙子，全都得吃了。

当时他们一整天就这样待在飞机底下，这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现在我们听起来好像是个笑话，其实想想是很令人心酸的，因为肚子很饿，便当还被前面的飞机弄得都是油和沙子没得吃，虽然指着前面那架飞机的飞行员说你搞什么鬼啊？但那名飞行员上去了之后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我们在1999年台海危机<sup>[9]</sup>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形，因为当时我在第一线、最前线，早上五、六点起来，吃第二餐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六、七点，飞机一直没有停，一直上、一直上，才刚下飞机想要扒两口饭吃，警铃又响了，随时待命准备出动。所以听到陈鸿铨老师讲这个笑话，我可以说是心有戚戚焉。其实这是一个黑色笑话，只有同样是飞行员，才有最深的体会。

油画上所呈现的空战，是希望重现历史画面，飞行员们奔跑准备上飞虎机出任务的画面，也是想描绘出实际的情况，而作为背景的美国和中华民国的两面国旗，则是我最喜欢的两面旗子，代表了当时中美联合作战的精神。我希望用我的画，将这段历史保留下来，也将友谊传出去，中华民国曾经和美国并肩作战，我不希望他们遗忘了我们。

## 飞虎老兵凋零

记者：你曾多次在台湾与美国两地参加飞虎年会，令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林国裕：我从1997年参加空军5大队的飞虎协会开始，2005年第二次在德州参加，第三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第四次也在华盛顿，然后有一次在台湾。然后我一个人在2011年参加23大队的年会。上一次是2013年，参加纪念中美空军混合团成立暨空袭日军驻新竹基地70周年的年会，加上今年在台湾的这一次，总共七次。



林国裕与飞虎老兵徐华江

最感动的一次是在2007年，十四航空队协会要结束的时候，那次年会整个活动的行程也很满，包括去阿灵顿公墓向陈纳德将军献花。可以看到美国人对这段历史的重视，而且他们也都抱着非常感激的心情。协会要关门是情非得已的事，因为当时那些飞行员都已经走得差不多了。那时候的主席是Robert Lee<sup>[10]</sup>。很感动的是，

主席颁发给他们荣誉勋章，一个一个颁发，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感激与崇敬。协会关门之后大家很难过，所以我才会带着那副签满名的油画，天天去餐厅堵他们。飞虎老兵们很早就去吃饭，所以我一大早五、六点就爬起来去堵他们，“请问你是飞虎队员吗？”“是。”“那你是哪一队的？能不能帮我签个名。”我那些签名都是我这样一个一个要过来的。我不是官方派去的，我就是想把那一段历史带回来，也是为那些还健在的老飞虎留下纪念。

## 传承荣耀与历史

记者：会想让您的孩子也了解这段飞虎的历史吗？

林国裕：其实这个东西很主观，喜欢的人就喜欢，不喜欢谁也逼不了谁。这一点我很确定。他们两个对飞机的灵敏度还蛮高的，也很喜欢看各式各样的飞机，将常问：“爸爸那是甚么飞机？”还是有不小小心被我影响到，虽然我并没有想要影响他们。

我在这个环境下发现，其实这是非常个人的事情。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你跟他讲飞虎队有多伟大，没有感觉就是没有感觉，所以我也就不再主动去跟人家讲这段历史，不过我现在终于找到你们。希望把我所知道的东西都讲给你们知道，可以帮我们宣扬这段历史。

像是今天我们带陈鸿铨老师去中正纪念堂参观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真相展，有很多民众围过来，我跟他们说，这位陈将军是曾经击落过两架日本飞机的空战英雄，然后就越围越多人，想要跟他照相留念。我想，我们应该多多宣传让大家知道，让大家重视。先要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会重视。

我们这一点完全跟老美不一样。他们的观念是：“没有过去的光荣历史，就创造不出荣耀的未来”。不知道过去的历史，你怎么知道未来要怎么走？不可能的嘛！只有当我知道我的爷爷是一个空战英雄，我才会了解，当空战英雄是有他的价值所在，才会去延续他的精神，去传承这份的荣耀。我不希望飞虎的历史就到此为止。

（第七章完）

1. 中华民国空军称已退休的前辈为老师。 ←
2. 乔无遏：为四川省华阳县人，空军官校第10期毕业，于1954年11月1日升任空军第5大队第15任大队长。 ←
3. 林国裕上校也是一位业余飞虎画家，绘有多幅以飞虎为主题的画作。 ←
4. 抗战胜利后，中华民国空军军歌歌词中的一句：“一朝际会风云，至高无上是飞行！”。 ←
5. 田在励：前空军官校校长，曾任空军401联队队长，飞虎历史专家。 ←
6. 陈炳靖：属美国第十四航空队23大队75中队，击落过日军战机，先后在越南河内、中国上海、南京的战俘营待过，后任台湾驻菲律宾使馆武官，直到1963年退役后定居香港从事贸易。 ←
7. 约翰·艾立生：John R. Alison，二战飞虎英雄，王牌飞行员空军少将。 ←
8. 臧锡兰（1971-1988），抗战时期空军爱国将领。 ←
9. 台海危机：1999年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引发台海局势紧张。 ←
10. Robert Lee 中文名李其深，十四航空队协会会长，出生于广东台山的华裔美国人，曾在第十四航空队第308轰炸大队的第374与第375轰炸中队服务。 ←

## 第八章 王冀：回首百年沧桑 期待两岸和平



当然是国军把日本人打垮的，台儿庄战役、长沙会战，这些都不是共产党打的，可是管谁打的呢？都是中华民族的牺牲，这是不可辩论的事实…如果抗战胜利之后，蒋委员长能够容忍一下共产党，可能局面就不同了。我这句话，国民党的将领们肯定不同意，但是两边我都看过，我和共产党来往也十多年了，我希望中国人不要打中国人！

—— 王冀

前言：作者第一次访问王冀教授是在2013年蒋宋美龄去世的时候，12年后，他办公室的墙上又多了许多张与美中台领导人的合照，显示这过去20年来，王冀做为美中交流民间大使的成果。王冀教授在访问结束后，还特别展示了一幅蒋夫人送给他的画和厚厚一本相册，回忆之情溢于言表。王冀教授1932年生于辽宁，父亲王树常为东北军将领。他在1969年担任乔治城大学历史系教授，1970年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馆长，1975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策划蒋宋美龄重返美国国会发表演说，1995年创办美中政策基金会，接待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访美，并曾与多位美中台三方的领导人会面。访问一开始，王冀教授就从他的东北老家和少帅张学良谈起…

### 东北军与张学良

记者：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您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前中文部主任，又曾在乔治城大学教授历史与中美关系，跟我们谈谈抗战历史。

王冀：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但是在这之前，日本已经侵略过中国好几次了。最早是1894年到1895年的第一次日清战争，这场战争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一直到1945年之后，才把台湾还给中国。所以中

国100多年来历经沧桑。

日本是中国邻国，但是在二十世纪初就开始侵略中国了。这是很长远的日本的野心。但是中国一直在分裂，军阀统治、袁世凯、段祺瑞，中国被东北军阀，两广军阀、四川军阀分裂，一塌糊涂。在1928年张作霖被炸死以后，张学良一直认为日本是个最大的问题。可蒋介石那个时期呢，就想剿共。两个人的军事政见不同。

张学良一开始还可以合作。东北军在军阀里面，装备是最先进、最现代化的。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以后，张学良接过父业。那些老乡邻不太服气的，说一个小孩子怎么能做东三省的领导呢，那时张学良才20多岁。可是我父亲觉得如果再把把弄掉的话，那东北又要分裂了。所以他就跟另外的人支持张学良要栽培少帅。他们希望张学良能做好。到1931年，日本九一八事变侵略东北之前，在1930年这个时期，中原大战，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反蒋。在北平开扩大会议。中原大战死了好几十万人，就在中原河北一带。当时蒋介石快被打败掉了，就派人到北戴河跟沈阳游说张学良帮蒋介石把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给平定下来。张学良在北戴河听了南方的代表张群，吴铁城的劝，吴铁城后来在国大做秘书长，张群后来担任行政院长，这些都是我父亲在日本的同学。他们跟我父亲讲，你应该让张学良支持蒋介石，所以他就决定支持蒋介石。他一进关，一下子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全垮了，都跑了。这样的话就真正统一了。

这样张学良的功劳就很大了。没有他，就要垮了。所以张学良在北平就很洋洋得意了。他就没注意到日本人注意到沈阳了，就九一八了。因为东北军进关了，在东北三省都是不太好的军队，空掉了。所以日本人就开始占领沈阳了。

## 西安事变爆发

张学良后来被说成“不抵抗将军”，就一个人辞职不做了，到欧洲去了一年多。带着他的夫人、儿女到英国、法国、德国。这样走了一圈回来以后呢，到了上海，蒋介石派他到武汉，准备成立一个剿匪总司令部。张学良说，我不想剿匪啊，共产党也不是匪啊。但是他也不能不接受，就派到西安了。

到了西安后，他的部下常常和延安的毛泽东来往。这样的话开始了解延安的军队的作风是很平民化的，完全是为抗日、为中国革命的。所以，他就开始转变他的思想。到了1936年12月12日就决定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这样的话，日本一看，国共联合抗日，先抗日、后剿共，这样的话蒋介石没办法了。

这样的话，就给万里长征结束从八万人锐减到八千人的共产党一条新的生路。这个东西的争议有很多。是张学良改变了共产党的未来呢，还是共产党改变了张学良的未来。共产党和张学良合作当然很高兴，但是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南京以后就被软禁起来了。这是个历史转折点。

## 少帅抉择改变历史 夫人外交扭转战局

记者：谈谈您对蒋夫人的印象。她说东北两个好人里头，你父亲就是一个。

王冀：蒋夫人1931年认识了蒋介石，后来蒋介石和宋美龄都到了北平来了。我听我母亲讲，他们三个人拜成三姊妹了，所以宋美龄一直记得我们家里面。

记者：美国在二战期间援助中国，转折点是珍珠港事件，美国在这之前保持中立，当然这其中有许多因素。谈谈蒋夫人的贡献。

王冀：日本人侵华以后，美国人也没支持也没不支持。当时谁支持中国呢，苏联、德国。美国支持中国人，最早是飞虎队，陈纳德到了中国来帮助国民党，看国民党太可怜了。每天日本人不停地轰炸，炸死多少人。

我记得到了武汉，逃防空洞，被炸得没办法了，认倒霉了。这种情况，美国还没有真正帮忙。美国卖武器、有援助，但是不愿参加战争。英国跟日本有秘密协议。所以欧洲国家，没人敢帮中国。欧洲国家，德国在打，他们自顾不暇。苏联呢，是想操纵中国，就尽量帮助毛泽东，但是帮助也有限。没有一个国家是真正愿意出来支持中国的。

我那时候念小学，我觉得怎么这么倒霉了，到处逃难，伤兵很多。后来父亲跟蒋介石讲，抗日是绝对正确的。

## 蒋宋美龄国会演说



蒋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记者：蒋夫人到美国国会演讲是不是美国决定援助中国的关键？

王冀：蒋夫人 1943年到美国来演讲。她来以前先到纽约去看病。她先从中国飞到美国南部佛罗里达州，再转到纽约。她的皮肤敏感，在医院里面。后来被罗斯福总统和夫人请到华盛顿来了。这个以前呢，其实头一年，美国的特使就到重庆市跟蒋介石、宋美龄见面。他就说，你应该到美国去，你的口才那么好，你应该替中国老百姓说几句话，美国人会帮你们的。

到了1943年2月，她就到华盛顿来了。罗斯福和他夫人高档次欢迎她，把她接到白宫住了10天<sup>[1]</sup>。她后来告诉我说，罗斯福总统很好，他很喜欢中国的。她还说，我被国会请去演讲，不是说罗斯福请的，是国会议员请的。她是两场，一场参议院，一场众议院。两次演讲的内容不同。

### 南方口音迷人 洞悉美国心理

她先在参议院讲，很动人。因为宋美龄13岁就到美国来了，在乔治亚念中学。宋美龄很聪明的。她到后来说话就像美国南方女人一样。南方女人讲话，一般大家都喜欢的，很有魅力很可爱。美国人一般看一个中国女人有个南方口音的话，那个像乱世佳人一样的。在美国国会大受欢迎。她研究过美国人心理，要美国人喜欢，对中国人同情。她这一讲，说美国的飞行员被日本轰炸，飞机出事了，跳到中国的浙江省一带<sup>[2]</sup>，美国驾驶员拿个美国旗喊，“美国、美国、美国”，然后中国老百姓就把他救了。这样美国议员一听就高兴，知道中国老百姓欢迎美国。她讲话很能抓住美国人的心理。

记者：那她这次演讲对整个抗战的形势起到了什么作用？

王冀：她在众议院演讲的时候说，我们中国没有外国援助，已经忍耐五年多了，还没有向日本屈服。我们的小孩儿、妇女、老百姓被日本人打死的成千上万。你想想，美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有英国来的、法国来的、德国、意大利、亚洲来的。你们都能团结起来跟日本打仗很了不起的，你们也可以团结起来支持中国嘛。议员听了就鼓掌。这是宋美龄洞悉议员们的心理。

当时我两个哥哥都在美国，在加州。他们亲眼看到宋美龄到洛杉矶演讲。在好莱坞。十万人听她演讲，听得都入迷了。我哥哥说，宋美龄简直不得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中国女士，能感动全美国人。她到了好莱坞，

电影明星全都围着她，到纽约，纽约市长都欢迎她。

她的演讲很短，20分钟，30分钟。光看演讲稿看不出神韵，你要听她讲，用南方的口音，女人那种有魅力的讲法。美国人就同情她，同情中国人。所以她的演讲很成功的。同时也帮助中国争取到美国的援助。

记者：宋美龄被称为中国空军之母，她也为飞虎队争取到几百架飞机。

王冀：她来以前，美国没动静，净给国民党一些烂飞机。来了以后，美国援助了几百架。这中国开始有了一个希望的感觉。她走以前，又到了白宫再见罗斯福总统。罗斯福真的感动了，这位第一夫人，真是不得了。开罗会议，本来丘吉尔不要请蒋介石的，开罗会议就是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嘛，本来是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结果斯大林说我不来了，所以后来有《波茨坦宣言》<sup>[3]</sup>嘛。

## 开罗会议 蒋宋美龄居中斡旋

斯大林和丘吉尔当时不喜欢蒋介石的，但是看到宋美龄的话开始转变态度了。开罗会议宋美龄就坐在丘吉尔旁边，我问宋美龄，她说，丘吉尔老先生跟他讲了几句话，他就高兴得一塌糊涂。

但是宋美龄也跟我讲，有种感觉不是很平等，因为中国还是很弱，关键是美国，如果美国支持我们，我们就解决问题了。所以她要跟美国搞好关系。

记者：所以蒋夫人也对提升整个中国的地位起到作用？

王冀：她说我来的目的是让美国支援中国。

王冀：其实她的个性很像小孩儿的，很招人喜欢的。所以这个人你不可能不喜欢她，不可能骂她。我问她，你为什么不用写回忆录呢？她说，我有什么好写的，美国人骂我的多了，说我脾气大、骄傲。我说，你不骄傲。

<sup>[4]</sup>

## 蒋介石疑心病重 影响大局

史迪威到重庆以后就开始指手画脚了，蒋介石的脾气也是很大的，心想你这个顾问怎么能指挥我的军队呢？可是宋美龄在中间协调，主要是抗日第一。可是蒋介石脾气很大的。后来换了魏德曼，他脾气很好的，绝对不和蒋介石顶嘴的。



蒋介石、宋美龄、史迪威

记者：蒋介石似乎对别人指挥调度他的军队这件事很介意？包括当时据说陈纳德将军主动去援助薛岳的部队他都不是很高兴，因为好像觉得说薛岳不是他的嫡系。这种个性是否也对大局造成影响？

王冀：有影响。比如我父亲那么支持他，让张学良不要支持别人，支持他，转败为胜。但是到最后（蒋认为）你还是杂牌军，你不是黄埔嫡系，不是我的心腹。抗战一开始，中央军是最重要的，其他东北军都是不可靠的，可是打台儿庄都是白崇禧、李宗仁，这些人对蒋是很忠诚的。但是最后还是得不到蒋的信任（白崇禧之子白先勇专访请见下册第一章）。我父亲说，蒋是很爱国，很好，但就是疑心太大了。

记者：如果蒋介石的心胸能够宽大一点…

王冀：抗战胜利之际，毛泽东到重庆去跟蒋介石开会，谈中国以后的未来<sup>[5]</sup>。当时毛泽东的愿望不太大的，只要你容忍一下我八路军，红军的存在就可以了。蒋介石不愿意。1946年，在东北内战开始了。苏联帮着，把满洲国的军队让毛泽东接过去了。

## 烈士遗孤怀念“蒋妈妈”

记者：您刚提到，蒋夫人其实试图调和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关系。她是怎么做的？

王冀：宋美龄其实没有政治野心。她只是想做个好的第一夫人。尤其做妇女工作她很有兴趣的。她成立了一个妇联会，还有成立烈士遗孤学校，照顾这些国民党阵亡将士的后代，这是很了不起的。她对慈善事业，救济事业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

记者：很多当时参与抗战的阵亡将士，留下来的小孩都受过蒋夫人的照顾。

王冀：对。这些小孩每年生日都给蒋夫人送礼、送蛋糕，老太太一定欢迎他们来的。

记者：所以蒋夫人不但在战时争取美国援助中国，在战后还照顾这些烈士遗孤。

王冀：对。学生们经常怀念“蒋妈妈”，给她送东西、请她吃饭。宋美龄也接受。她和年轻人见面，她很高

兴的。

记者：总结一下，您一生见过蒋夫人三次。

王冀：对，第一次是一岁，第二次是我七岁，七七事变的时候，第三次我到了纽约1994年的时候。

记者：您与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也有过一面之缘。

王冀：对我见过他一次，1954年。他来美国，在一个餐馆里面我看到他。我们一起吃了一个饭。后来陈香梅就来了。他有两个女儿，很小的。一个在佛罗里达教书嘛。陈香梅是很懂得中美关系的。

记者：陈纳德将军那时候同情中国是不是有一部分也是因为蒋夫人。

王冀：陈纳德高高的，很愿意交际的样子。

## 历史若能重来 两岸际遇不同

记者：我们回过头再来谈谈蒋介石。

王冀：如果抗战胜利之后，蒋委员长能够容忍一下共产党，可能局面就不同了。我这句话，国民党的将领们肯定不同意，我是两边我都看过，共产党我也看过，我和共产党来往也十多年了，我希望中国人不要打中国人。

中国大陆的领导对台湾不了解的。说两岸要统一、要一家亲，亲什么东西呢？台湾不要你亲嘛。台湾选举要来了，明年2016年要选举总统。一个是民进党的蔡英文，国民党还出来一个洪秀柱。洪秀柱很传奇的。她的父亲受过国民党二二八迫害的。

记者：您怎么看现在抗战胜利70年了，两边的想法还是差很多？

王冀：我希望海峡两岸真的亲如一家。不管是共产党在大陆也好，国民党在台湾也好，中国人经历了对日抗战、国共内战、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台湾也经历了二二八事件，希望两边维持一个和平的情况，不要再有战争和悲惨的事情。否则的话没意思嘛。希望两岸和平，不要再制造摩擦。

蒋介石的二儿子蒋纬国在美国和我一起吃过饭。他告诉我，他和蒋经国每个星期三和父亲一起吃个午饭，讨论过去的得失，为什么我们被打败到台湾，如何光复大陆。但是后来父亲不在了，就没有这个想法了。蒋纬国跟我说，我哥哥只想让台湾尽量不要出事情、尽力改革，多开放。他当时说，将来或许台湾跟大陆能冷静下来讨论讨论中国的前途。

## 习近平的“中国梦”与北京大阅兵

王冀：中国是有很好的环境的，为什么要闹意见？中国大陆的领导现在是很幸运的。习主席我想他是好意的，希望全国统一的。但是我们还搞不清楚，因为他不像胡锦涛那么透明化。习主席在讲“中国梦”。“中国梦”将来怎么发展，很难讲。中国人是需要一种鼓励，可是梦到什么时候呢？不能一辈子做梦了，要面对现实啊。现在在南中国海，又和美国人弄得很僵。美国搞这个“再平衡”，又把俄国和中国搞到一起去了。这是很明显的事情。

记者：您怎么看北京盛大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王冀：当然是国军把日本人打垮的，八路军也是国军的一部分。延安的话是敌后游击战，真正的台儿庄战役、长沙会战，这些都不是共产党打的。可是管谁打的呢？都是中华民族的牺牲，这是不可辩论的事实。

### 《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一堂？！

( 第八章完 )

---

1. 美国传记作家汉娜·帕库拉的《宋美龄传》2012年在中国出版，书中披露蒋宋美龄访美未曾公开过的资料，包括罗斯福夫人和白宫侍者对宋美龄的负面印象。 ←
2. 美军执行杜立德东京大轰炸任务时，有部分飞机在中国浙江等地坠毁，飞行员迫降或跳伞，中国民众予以救助，日军后来发动浙赣会战报复。 ←
3. 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会议上美国总统杜鲁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未实际与会，只是签名以示发表）和英国首相丘吉尔联合发表的一份公告。 ←
4. 1995年，王冀策划邀请蒋宋美龄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由美国国会举办的庆祝二战结束50周年纪念酒会，当时已经接近百岁高龄的蒋宋美龄重返美国国会发表演讲。 ←
5. 这里指“重庆谈判”，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在中国重庆举行，由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一次谈判。这次谈判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序曲，虽然它本身并未解决具体的实质问题，但国共双方达成了用政治协商的手段解决争端的初步意向，为后来几个月政协会议的召开制造了必要的和平气氛。 ←

## 编后语：老兵不死 只是凋零

### 遗珠之憾 重现光彩

出版这本电子书的构想，是源自于美国之音为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所拍摄的《穿越1945》纪录片。从2015年5月份的国殇日大游行开始，马不停蹄的拍摄、采访与搜集资料，加上台湾之行的纪录，累积了二、三十个人物访问与大量的影片、史料，最后浓缩出60分钟的《穿越1945》纪录片，其中有许多精采的访问和史料因为篇幅的缘故无法放入影片当中。现在有了这本电子书的出版，我们终于可以将纪录片中的遗珠之憾，通过文字穿插图片和照片的方式，呈现在读者眼前，对此作者深感欣慰。



工作人员在新店国史馆拍摄《共赴国难宣言》

### 八年抗战 换来一纸降书

作者前往台湾拍摄纪录片期间，除了跟拍飞虎老兵的旅程和进行专访之外，也特别前往中华民国国史馆位于新店的分馆寻找史料。国史馆的工作人员戴着白色手套，小心翼翼的拿出日本降书的正本给我们拍摄。当我看到降书正本的时后，心中无限感慨。因为之前和多位亲身经历战争的老兵进行访问，想到战争的残酷，看到眼前的降书。想起了那句：“八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落芷江。”



降书封面

## 降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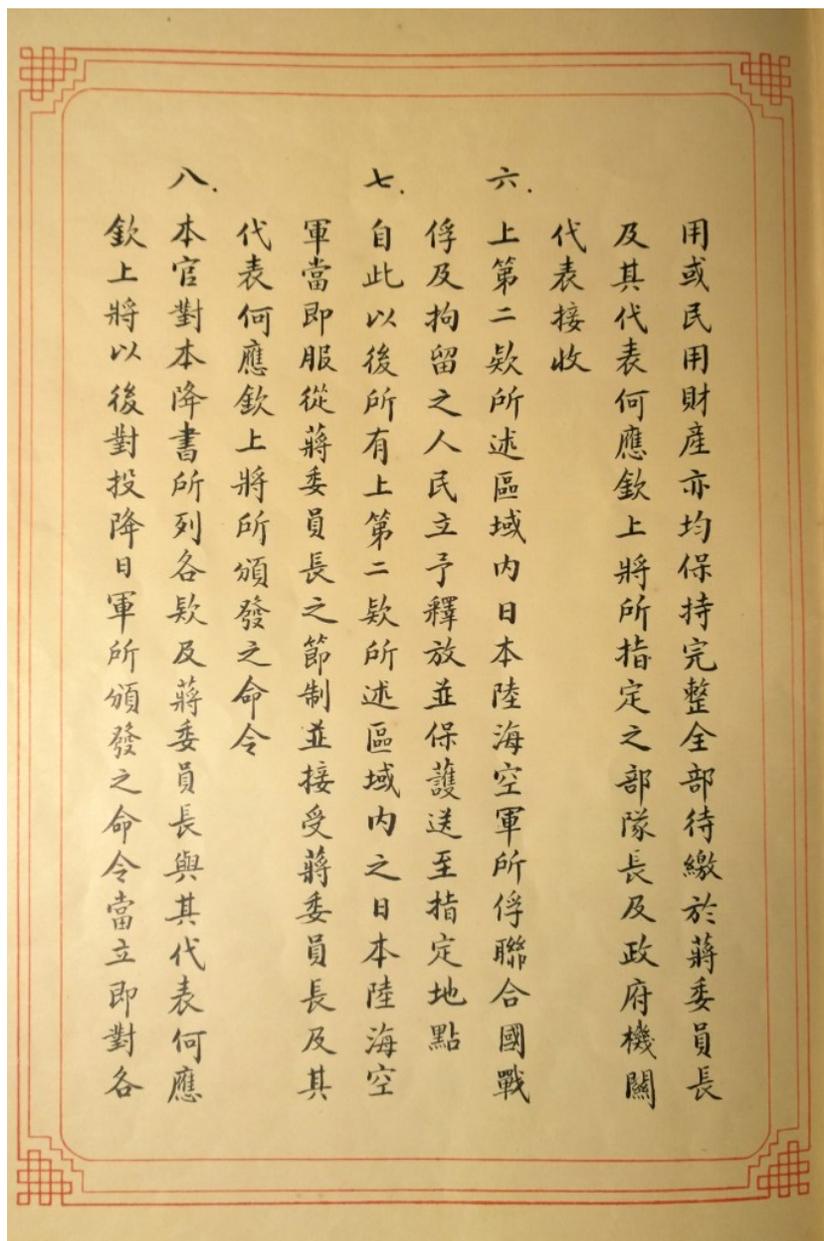
- 一、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已向聯合國最高統帥無條件投降
- 二、聯合國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規定「在中華民國（東三省除外）台灣與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內之日本全部陸海空軍與輔助部隊應向蔣委員長投降」
- 三、吾等在上述區域內之全部日本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之將領願率領所屬部隊向蔣委員長無條件投降
- 四、本官當立即命令所有上第二款所述區域內之全部

降書第1頁

日本陸海空軍各級指揮官及其所屬部隊與所控制之部隊向蔣委員長特派受降代表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及何應欽上將指定之各地區受降主官投降

五. 投降之全部日本陸海空軍立即停止敵對行動暫留原地待命所有武器彈藥裝具器材補給品情報資料地圖文獻檔案及其他一切資產等當暫時保管所有航空器及飛行場一切設備艦艇船舶車輛碼頭工廠倉庫及一切建築物以及現在上第二款所述地區內日本陸海空軍或其控制之部隊所有或所控制之軍

降书第2页



降书第3页

九 級軍官及士兵轉達遵照上第二款所述地區之所有  
日本軍官佐士兵均須負有完全履行此類命令之責  
投降之日本陸海空軍中任何人員對於本降書所列  
各款及蔣委員長與其代表何應欽上將嗣後所授之  
命令倘有未能履行或遲延情事各級負責官長及違  
犯命令者願受懲罰

奉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命簽字人中  
國派遣軍總司令官陸軍大將 岡村寧次  
昭和二十年（公曆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  
九時 分簽字於中華民國南京



降书第4页

代表中華民國美利堅合眾國大不列顛聯合王國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並為對日本作戰之  
其他聯合國之利益接受本降書於中華民國三十  
四年（公曆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午前九時  
分在中華民國南京

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特級上將蔣中正特派代表中  
國陸軍總司令陸軍一級上將

何應欽



降书第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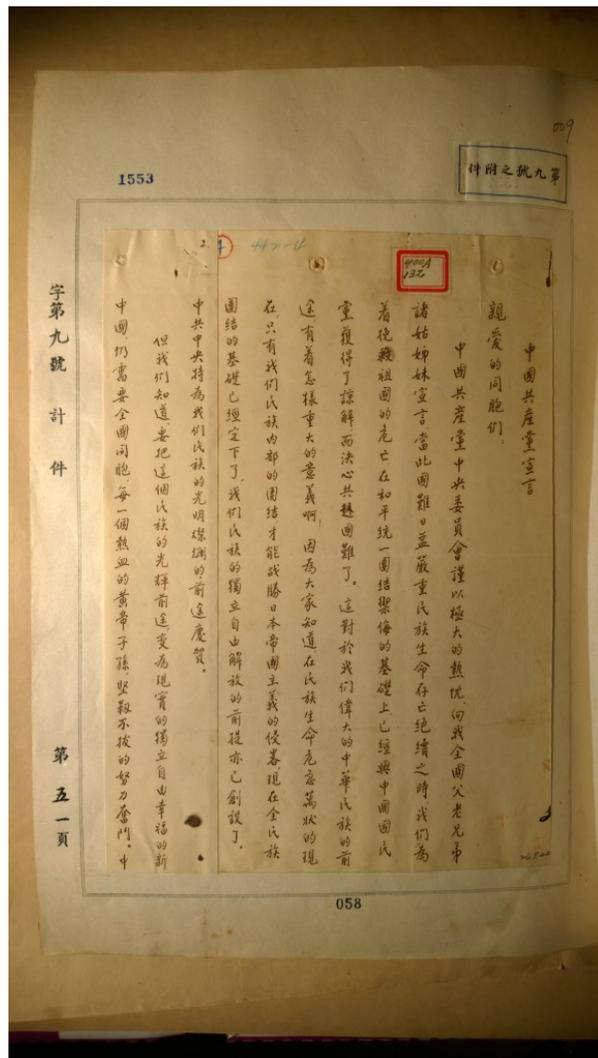
降书背面

## 寻找《共赴国难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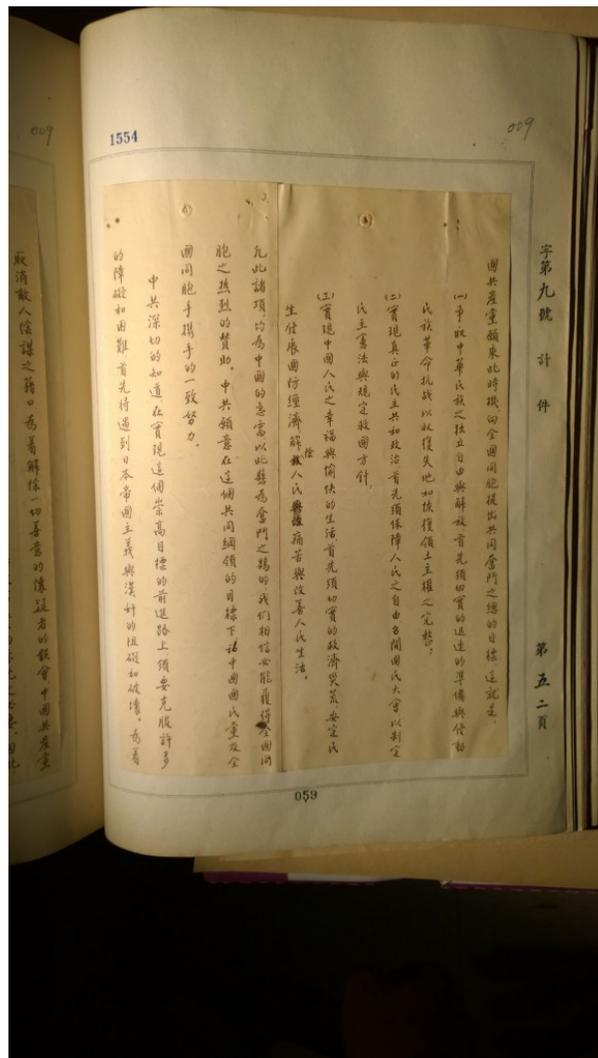
《穿越1945》纪录片的主角之一，前中华民国参谋总长、抗战老兵郝柏村在接受作者专访的时候说，他去年重返卢沟桥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时，工作人员带着他看完洛川会议、统一阵线之后，他向在场的工作人员提出一个疑问：“你们最重要的《共赴国难宣言》在哪里？”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回答他：“我们没有！”

《共赴国难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37年9月22日发表的文件，当中提到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央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待命出动。

郝柏村先生当时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提出的这个疑问，给了作者一个线索。《共赴国难宣言》究竟在哪里？经过一番考证，作者在位于台北新店的国史馆分馆内，找到了这份文件。



《共赴國難宣言》第1頁



《共赴国难宣言》第2页

取消敵人陰謀之藉。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懷疑者的疑慮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有史一次披露自己對於民族解放事業的赤忱之必要。因此

中共中央特再向全國宣告

(一) 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

(二) 與現在中國佔領導地位的國民黨相與共同為對外抗戰對內民主與民生幸福而努力。取消一切阻礙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的政權。

(三) 取消現有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主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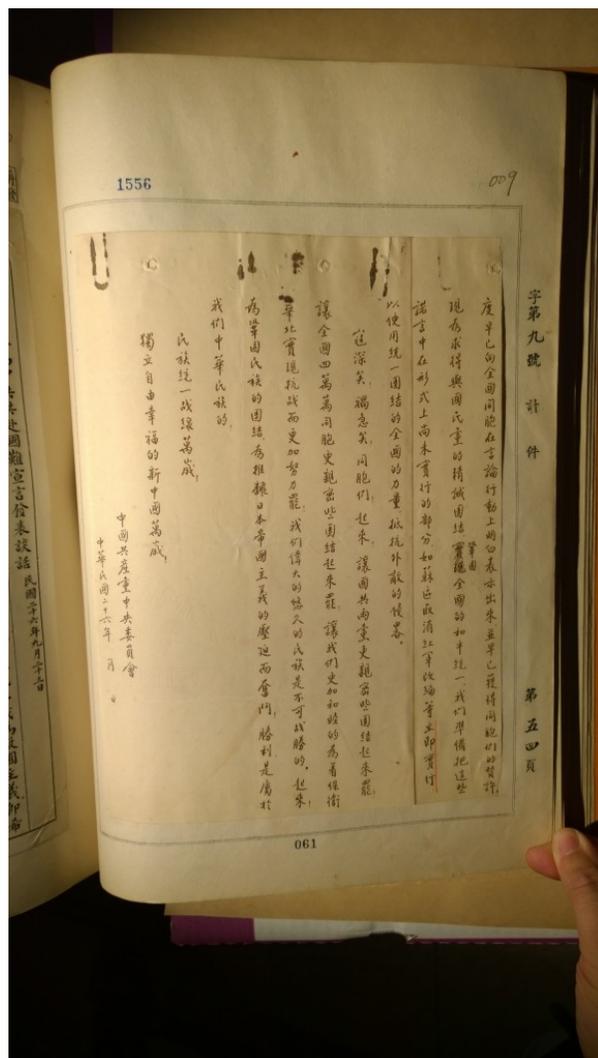
(四) 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交中央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担任抗戰前線之職責。

親愛的同胞們，本黨這種光明磊落大公無私與委曲求全仁至義盡的態

字第九號 計 件

第五三頁

《共赴國難宣言》第3頁



《共赴国难宣言》第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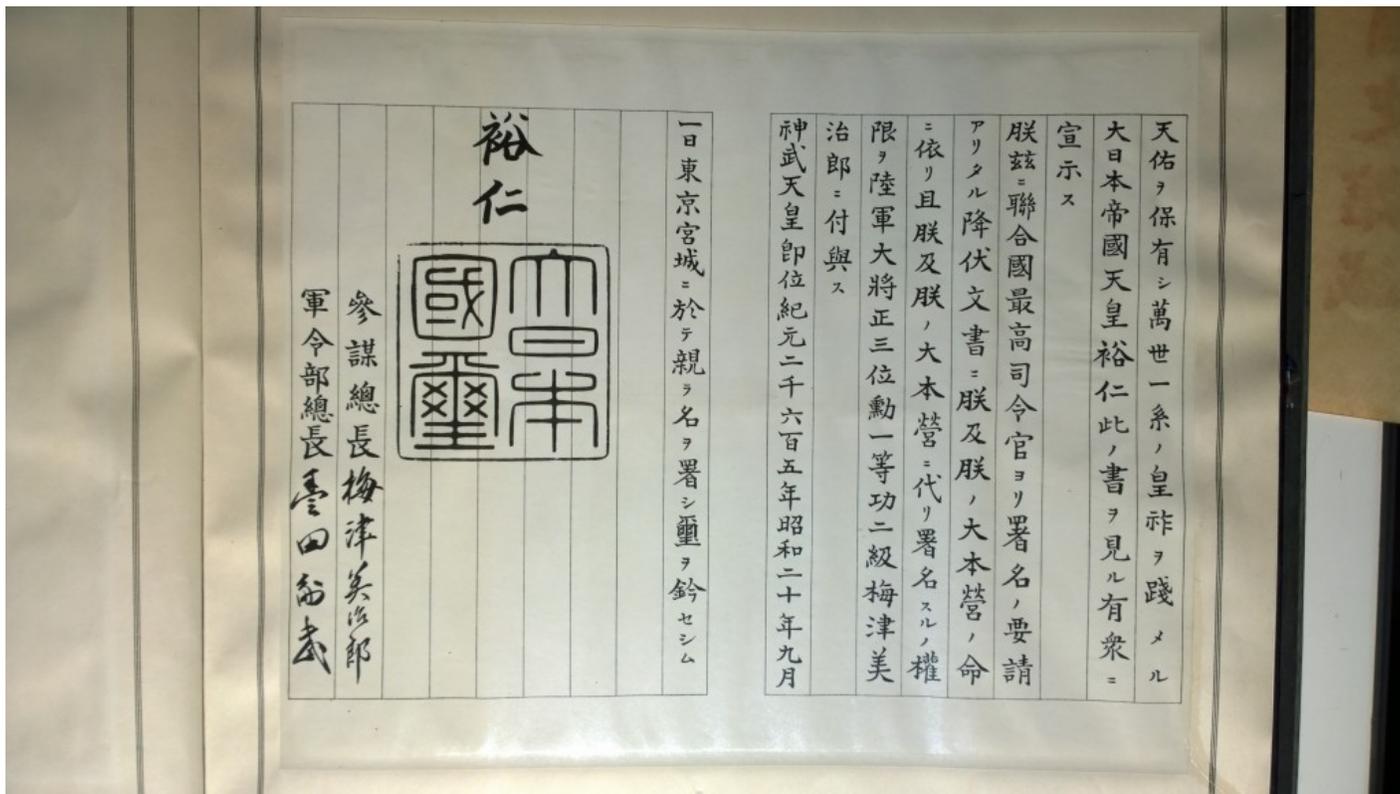
拍摄这部纪录片的过程，对作者而言，就像是一趟寻找答案的旅程。

今年这一整年，有很多人在问：“八年抗战，究竟是谁打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在本书上册的第二章用了一个标题来指引读者——“那些年，我们一起打得仗。”这个我们，不单单指的是当时的美国与中华民国，指的其实也是当年的国民党与共产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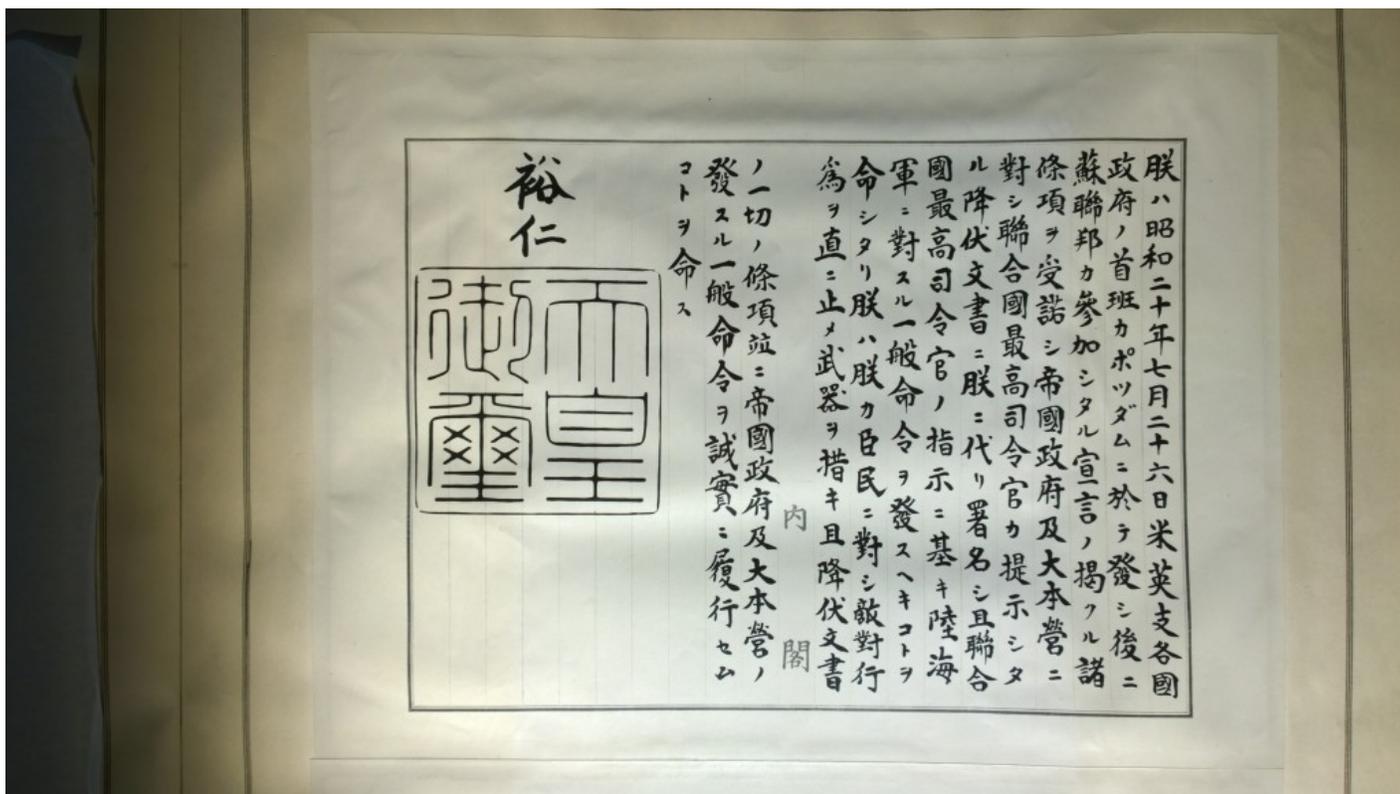
除了消失的《共赴国难宣言》，郝柏村在作者与他进行的专访中还提出了两个疑问：“大陆说抗战是毛泽东领导的，那既然是毛泽东领导的，那为什么开罗会议不是毛泽东去呢？为什么最后受降，是何应钦来受降呢，不是朱德来受降呢？”

1945年9月9号，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举行接受受降仪式，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签署投降书，向同盟国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何应钦递交降书。

台北的国史馆内除了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何应钦递交的降书正本之外，还有日本政府当时在美国密苏里舰上向同盟国递交，由麦克阿瑟将军签字的英文版降书，上面盖有日本天皇的印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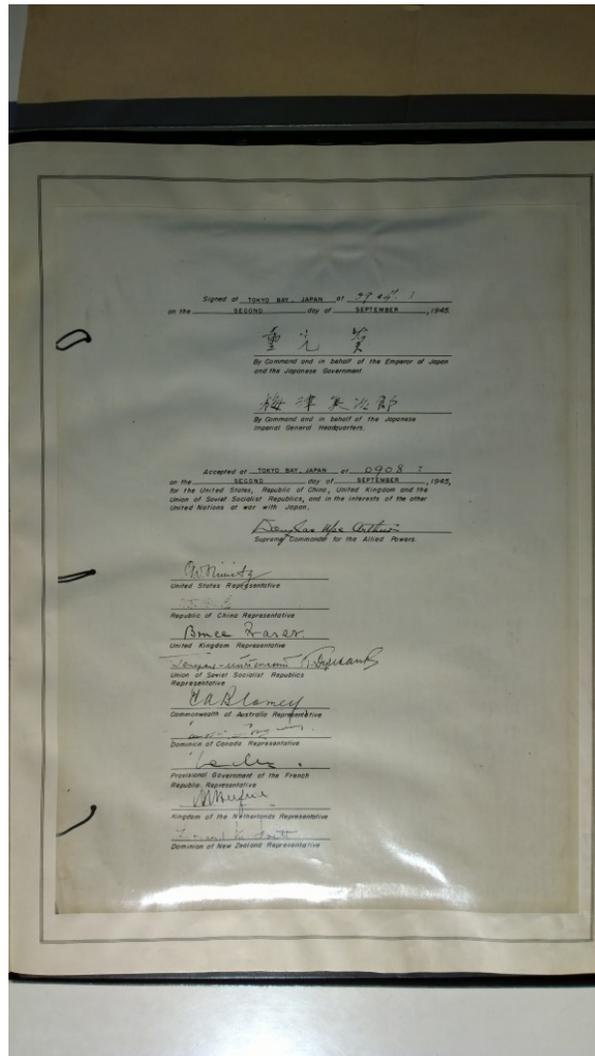


存放在新店国史馆内的英文版降书



英文版降书上的裕仁天皇印章

这份在密苏里舰上递交的降书看起来比在南京递交的那份要精美许多，不过国史馆的工作人员告诉作者，保存在台湾的这一份是当时非常珍贵的“照相本”，每一页都是用当时最好的相机拍下正本的照片所制作的，效力如同正本。



日本政府向同盟国递交的降书

这份降书今年7月7日在飞虎老兵团聚的台北圆山饭店展出，马英九总统也亲自到圆山饭店参观。



马英九总统在国史馆于台北圆山饭店展出的日本政府向同盟国投降降书前仔细端详

## 蒋介石功过

作者在台湾之行中，也跟着飞虎老兵一起来到位于慈湖的蒋介石陵寝。八年抗战，换来了一纸降书。蒋介石一生的功过，也与这场战争密不可分。



慈湖蒋介石陵寝

郝柏村在访问中强调，“没有蒋委员长的领导，我们不可能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但他也承认，“蒋委员长他个人的一生的最大的错误与失败，就是把大陆丢了！”  
牛津大学历史教授芮纳·米德(Rana Mitter)在《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写道：“蒋介石赢了战争却输掉国家。”这场战争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同时也成为台湾命运的转折点。

1945年8月，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谈判，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已经掌握中国大片土地，辖区人口一亿，并拥有一支将近百万人的军队。

而接下来的国共内战，也使两岸在抗战胜利70年后仍对这段历史有着不同的说法。

作者7月7日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参观对日抗战真相展，马英九总统在致词的时候说：“对日抗战共有268位将领殉国，其中有七位是上将，中间还包括了中共当年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可见当时的战役是有当时的八路军、后来的新四军参加，但是绝大部分的战役都是由我们国军所从事的。在十年前，当时中共的领导人胡锦涛先生，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曾经说过抗日战争的正面作战是由国民政府所领导的，敌后作战是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个想法至少比他们以前中共所说明的要更接近事实。但是，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些大陆的报道又在强调抗战是中共领导的。这一点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马英九总统在对日抗战真相展上致辞

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现任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Bush)在接受作者专访的时候指出：“二十多年来，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有部分是基于他们自称其打败了日本拯救了中国，但中共现在说他们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则是言过其实太多了，他们的确参与了一些战役，但是牛津大学的米德教授和其他学术界人士现在达成共识的是，中华民国对日抗战的贡献要比中共大得多。别忘了最终还是美国的（原子弹）击败了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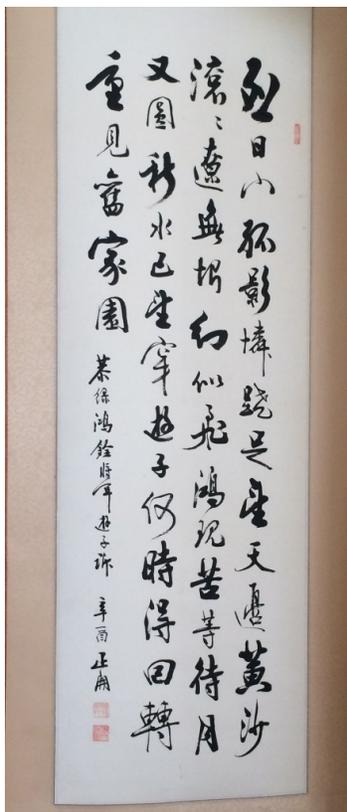
## 老兵不死 只是凋零

《穿越1945》的主角之一陈鸿铨将军，在旅程即将结束的前一天晚上与作者在饭店促膝长谈。台风在窗外呼啸，老将军晚饭都还没吃，语重心长的告诉作者，此行他想看的朋友很多，想要表达的也很多，但是旅程即将画上句点之际，他却觉得很难过，因为还没有机会把我所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下一代。陈鸿铨将军看着我说，“我相信我告诉你的还不够。”

陈将军在作者告辞之前，还特别念了一首他自己写的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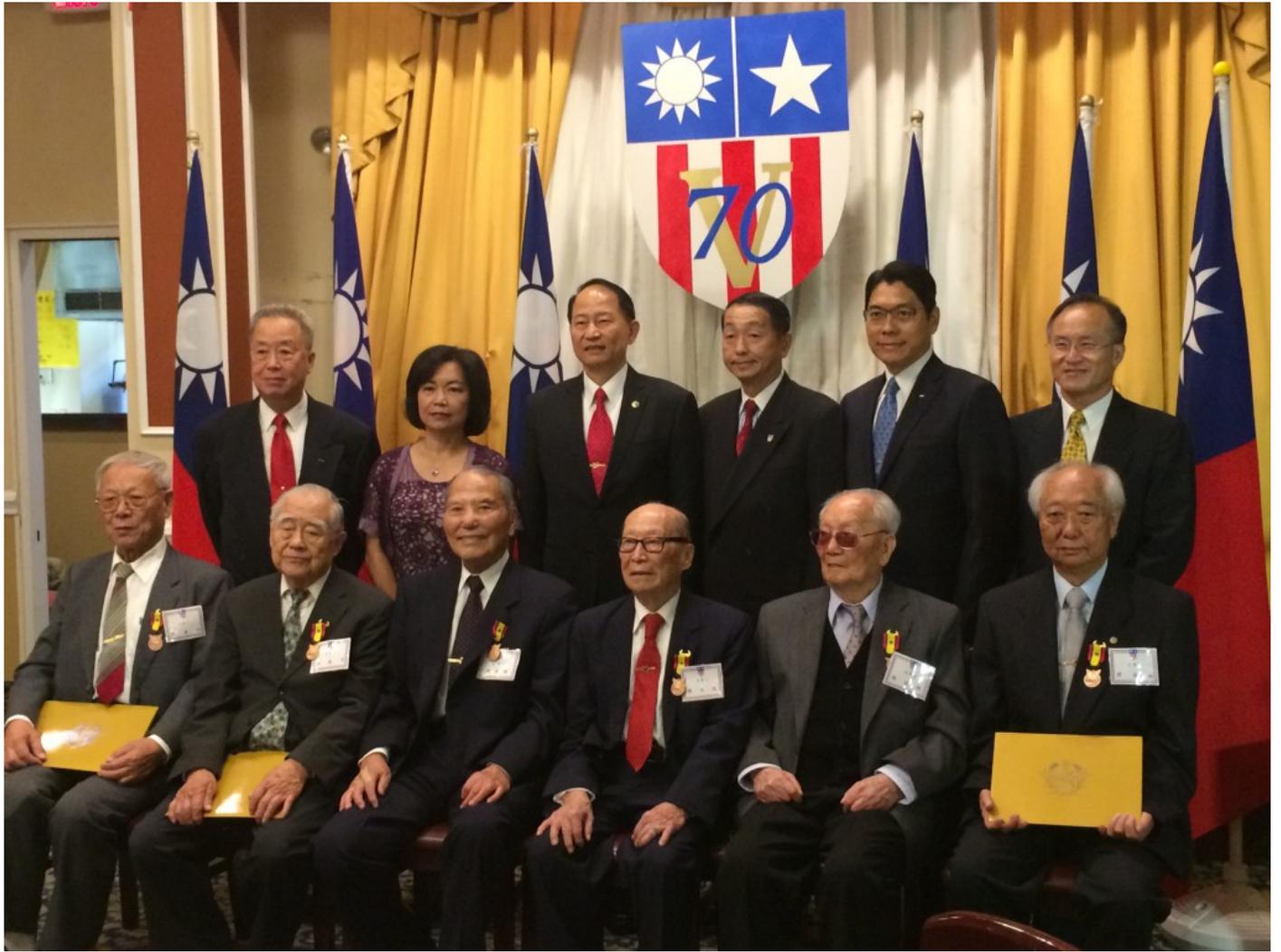
烈日下孤影怜  
蹀足望天边  
黄沙滚滚辽无垠  
幻似飞鸿现  
苦等待月又圆  
秋水已望穿

游子何时得回转  
重见旧家园



陈鸿铨的诗

结束台湾之行后，回到华盛顿。每次行车经过美国之音附近的二战纪念碑，我总会想起麦克阿瑟将军的那句“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退辅会主委董翔龙（后排左三）代表马英九总统颁发纪念章给在美国的抗战老兵

今年从夏天国殇日开始，到冬天圣诞节前，一直都在为《穿越1945》纪录片与电子书忙碌着，每当疲倦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在旅程中访问的这些长辈，然后再继续坚持下去。因为我虽然不知道下一个十年他们会在哪里，但是我相信，他们的故事不能被遗忘！

樊冬宁

2015.12.23

写于美国之音



作者与陈鸿铨将军

《穿越 1945》片尾曲—— 凯旋歌（周璇）

看国旗风飘

听欢声雷动

我们的英雄战胜顽敌、瀚雪奇耻

写成了历史的光荣

我们生命更新

我们骨肉重逢

从今后复兴民族、促进大同

泱泱大国风

## 附录：各家媒体报导《穿越1945》首映会

### 中国时报：刘屏专栏——美国之音还我抗战公道

「新闻记者的职责是还原历史真相」，在华府独立大道的「美国之音」大厅里，代理总台长赵克露女士如是说。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卜睿哲证实，并且肯定了及美国之音的作为。

美国之音制作了60分钟长的电视纪录片《穿越1945》，英文是Journey 1945-China's Path to Victory，16日举行放映式。当播映完毕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这部片子还原了历史真相，还给中华民国政府公道。

7月间，两位前「飞虎队」成员陈鸿铨、李其深回台湾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纪录片以两人的旅程为主轴，製作人员走访北京、上海、芦沟桥、台湾、美国等地；蒐集了大量史料影片、照片；访谈了抗战名将后人，包括吉星文之子吉国立、张灵甫之子张道宇、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孙立人之子孙安平、胡宗南之子胡为真、薛岳之子薛昭信、陈纳德的遗孀陈香梅及外孙女嘉兰惠等；还访问了卜睿哲、宋美龄女士生前友人王冀、前行政院长郝柏村、现任驻美代表沈吕巡、中华民国空军上校林国裕等。

纪录片访问了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特（Rana Mitter）。他撰写的《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被遗忘的盟友：中国的二战）是获得四颗半星评价的经典作品。他在受访时说，中国抗战是「二战中最伟大却不为人知的故事之一」。他说他觉得很奇怪，为什麼西方世界几十年来竟然不知道二战中的中国发生了什麼事。

片中播放了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访问印度等史实，也播放了宋美龄在美国国会等地演说纪实。现任「美中政策基金会」主席王冀说，宋美龄的演说「为美国与中国结为同盟、美国援华，阐述了充分的理由。」

卜睿哲在片中说，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部分奠基于他们自称中国共产党打败了日本，挽救了中国，说自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言过其实得太多了。」他说，共产党确实打了一些仗，但就像米特教授及其他人士所说的，「现在学术界的共识是：中华民国对日抗战的贡献，要比共产党大多了。」不过他接着说，「别忘了最后是美国打败日本。」

后来担任过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的胡为真说，父亲麾下的部队，「4万人投入，到转移战场时只剩1300多人，都战死在淞沪战场上。」曾击落日机、后来担任过空军副总司令的陈鸿铨说，当初一起毕业的计108人，胜利时只剩一半。「我不是英雄，我只是英雄的见证人；上帝留我至今，就是要我向后代讲历史。」

访谈中，郝柏村一语道破中共掠夺胜利果实，「只要问2个问题，第一个，如果抗战是共产党领导的，为什麼出席开罗会议的是蒋委员长，不是毛泽东？第二个，为什麼南京受降的是何应钦，不是朱德？」北京当局绝口不提《共赴国难宣言》，因为这份由共产党起草的文件承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蒋委员长指挥。宣言正本珍藏在台北。郝柏村说「要了解抗战历史真相，一定要到台湾来。」

放映会后，媒体问沈吕巡，台湾「去中国化」的趋势下，「10年后中国抗战史在台湾还会存在吗？」沈吕巡回答说：「没有问题，有我这种人在！」173个清朝的条约、协定，615份界图档按「都在台湾」，所以「不管台湾下一代政治认同怎样，抗战史实没有人可以否认。」

这部纪录片置于美国之音网站首页，也置于美国之音脸书。美国之音还发布英文新闻稿及彩照，其上清楚可见中华民国国旗、国徽。翻牆收视的大陆人士在网上有不少发人深省的留言，其中之一是：「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共赴国难宣言》，中共居然连自己起草的宣言都不敢放在教科书裡，何其心虚！」

片子有中、英文两个版本。中文是简体字幕。编导暨撰稿人樊冬宁说，接着推出正体字版，为历史留下严谨、详实的纪录。

「美国之音」在1942年开播时有这麼一句话：今天起，我们每天向您提供有关战争的消息；「消息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但都是真实的。」由这部纪录片观之，诚哉斯言！

(中国时报)

## 星岛日报：纪录片《穿越1945》美国之音首映

本报记者田边华盛顿报导：九月十六日，由美国之音记者樊冬宁主持拍摄製作的大型纪录片「穿越1945」与观众首次见面。在位于华盛顿市区的美国之音总部的放映厅，应邀前来的宾客和记者观看了这部展现中国抗日战场历史的影片。作者以自己在这场战争史的把握和理解，细腻地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全片以飞虎队战机驾驶员陈鸿铨老将军今年六月返回台湾参加抗战胜利庆典为主线，用牵连式的方法，展开地讲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艰难历程，曲曲折折。让历史史实、史实中的人物、人物中的珍闻、珍闻中的亮点、亮点中的力度层层地展现出来，与观众见面，由此而产生一种感染力。

影片表现陈鸿铨老将军的军人性格，并没有更多地从文字上刻画，而是用他喝酒时的豪爽加以表现。在台湾参加一场宴会，九十高龄的陈鸿铨老人拿着酒杯，把裡面的白酒一饮而尽。接着，又喝起了红葡萄酒。他边喝边说，看你喝酒，就知道你是不是空军的一员。

在影片上，陈鸿铨将军说「我不是英雄。那些为国献身的人才是英雄。我只是见证了英雄」。

影片提到了当年国军二十九军的团长吉星文。这位向日寇打响「七七抗战」第一枪的民族英雄，没有倒在日本人的枪弹中，而是阵亡于两岸间的砲火裡。当然，影片没有提到吉星文的结局，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段落充满了一种哀叹和感伤。

影片以较大的篇幅介绍了飞虎队的奇蹟。当时，美国人把自己的这支航空队叫做「鲨鱼」。他们的驻地是昆明。当地的老百姓没有见过鲨鱼，很难想像鲨鱼意味着什麼。他们就给这支队伍起了个中国人能够明白的雅号——飞虎队。陈鸿铨说，飞虎队是中国人给起的。

飞虎队是中美两国军人合作的典范，对今天依然产生着影响。这是两个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习惯、不同语言的亲如兄弟的英雄集体。堪称国际军事合作的优秀篇章。

影片没有迴避史迪威，这位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他向他的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索要军事全权，要指挥中国的所有抗日军队。这自然是蒋介石不能答应的，也是过分的。同时，他对空军的理解十分肤浅，这自然就与陈纳德将军产生了矛盾。最终，史迪威被迫离开中国。而陈纳德将军却向中国的非蒋嫡係部队空投武器，自然引起蒋先生的不满。在抗战胜利前的一周，他黯然地离开了中国。

影片对史迪威的评价也较为客观。例如，他是否尊重中国军人？片中提到，他想美国军人规定，凡是见到比自己军衔（官阶）高的中国军人，一律首先敬礼。影片对蒋介石有这样一句评价：他赢了战争，却输了国家。影片结尾处，提到这样的现实。抗战胜利已经七十週年，但两岸至今仍然处于分裂状态。

樊冬宁说，她的祖辈经历过那场战争。

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沈吕巡代表到场观看了影片。

## 中央通讯社：二战纪录片 飞虎队员忆抗战往事

中央社记者郑崇生华盛顿报道「上帝留我至今，就是要我向後代讲历史。」前空军副总司令陈鸿铨今天出席「穿越1945」的抗战纪录片活动，他希望现身说法，还原抗战真相。

「穿越1945」是美国之音跨越台、美、中三地制作的二战纪录片，约1个小时片长中，以实际参与对日抗战且硕果仅存5位飞虎队员中的陈鸿铨与李其深为主角，并记录两人回台参加抗战70週年纪念活动、让真正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英雄，讲述历史。

高龄96岁的陈鸿铨今天在家人陪同下出席记者会，他会後接受中央社访问时一再谦虚地说，自己不是英雄，只是许多无名英雄的见证者。

陈鸿铨击落过两架日本军机，在纪录片中回忆到，当年靠美国陈纳德将军，中华民国空军才能从无到有，就

连空袭预警系统都靠陈纳德协助、点滴建立；当年汉口空战，他追击日本军机、差点被美国同队飞行员误击，「或许上帝留我到现在，是希望我多讲述真正的历史」。

对两岸间不同抗战史观、甚至大陆扭曲史实的动作，看遍战场烽火的陈鸿铨淡定且豁达地说，就像自己明明穿白衬衫，会因为别人说是黑的，就是黑了吗？他深信，历史真相终会随著时间还原。

对西方社会对中国在二战胜利贡献的忽视，牛津大学教授米特（Rana Mitter）著有「被遗忘的盟友：中国的二战」，陈鸿铨则不免感慨地说，其实，「世人并非不晓得或遗忘中华民国，我们是被欺骗、遗弃了」。

美国又如何看待二战亚洲战场的这段历史？

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卜睿哲在片中说，现在看来，中华民国确是被遗忘的盟友，但战时并非如此，美国当时或许认为，中国这个盟友并没达到期望，认为中国在战场上可贡献更多，但「美国也许没考虑到国民政府在当时的艰难处境」。

卜睿哲还指出，中国共产党现在说自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其实言过其实，他们确实参与一些战役，反观西方学术界认定，中华民国贡献大多了。但他又说，别忘了，「最终是美国人（投原子弹）打败了日本」。

中国评论新闻网：台湾去中国化抗战史焉存？沈吕巡：有我在！

中评社华盛顿9月16日电（记者 余东晖）台湾驻美代表沈吕巡16日出席反映中国抗战史的纪录片《穿越1945》放映式。观后中评社记者问他：在台湾“去中国化”的趋势下，十年后中国抗战史在台湾还会存在吗？沈吕巡说：“没有问题，有我这种人在。”他认为，不管台湾下一代政治认同怎样，抗战史实没有人可以否认。这部由“美国之音”製作的一个小时纪录片－《穿越1945》（Journey 1945—China's Path to Victory），以两位参加过抗战的前“飞虎队”成员陈鸿铨、李其深的口述回忆和今年7月他们回台湾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过程为主线，透过对当年参加抗战的指挥官吉星文、白崇禧、胡宗南、薛岳、张灵甫等人后代，以及沈吕巡、陈香梅、卜睿哲、王冀、郝柏村等美台学者、官员和当事人的采访，结合大量的史料镜头，再现了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展示了战争的代价与和平的珍贵。这部纪录片后半部分触及西方社会对中国抗战贡献的轻视，以及两岸政府对待抗战历史的争议等现实问题。

观看纪录片后，沈吕巡表示，找这么多人讲述历史，传承历史，很不容易，因为他们多有亲身经历，他看了也深受感动。他透露，7月份邀请美国3位前总统的后代去台湾参加抗战纪念活动，当年授权陈纳德组建“飞虎队”的罗斯福总统的孙子，找出一些“飞虎队”的史料，装裱起来，送给马英九。

对于西方社会对中国抗战对二战胜利贡献的看低，牛津大学教授拉纳·米特写过《被遗忘的盟友：中国的二战》，认为中国当年对抗战的贡献和作用在西方世界被轻视。沈吕巡表示，以前西方确实不太重视这段历史，但他觉得现在西方的观念已经转变。他强调，当年抗战，如果没有中国战场牵制100万日军，那些日军就会被派到南洋战场，那“二战”不知道会延长多少，还有一种可能是日军与德军在印度会师，整个世界历史就会改写。

世界新闻网：「穿越1945」华府公映 见证二战真相

记者 胡毓玲华盛顿报道

二战结束70周年，美国之音特别製播纪录片「穿越1945」，探讨美国与中华民国的盟友关系，16日在华府举办放映会，中华民国驻美代表沈吕巡、昔日飞虎队成员陈鸿铨、李其深皆到场观赏。

「穿越1945」製作团队走访台北、北京与华府等地，采访参战老兵与历史研究者，探讨美中关系变化。纪录片团队与前飞虎队员陈鸿铨与李其深到台湾进行拍摄，并采访陈纳德遗孀陈香梅等历史见证者。

二战结束70年，北京举行阅兵，台湾则邀请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杜鲁门与艾森豪后人访台，中方积极争取二战抗日胜利话语权，不过中华民国抗日与美中携手的史实，未因岁月流逝而被澹忘。

沈吕巡看完纪录片后，和美国之音代理总台长赵克露对谈。赵克露表示，新闻记者的责任就是要还原历史真相，很高兴沈吕巡能够来参加首映式。

沈吕巡说：「我们的下一代不管持何种政治立场，抗战史实没有人能够否认；刚才影片中郝柏村说得好：如果抗战是共产党打的，为什麼毛泽东不去参加开罗会议？」

他表示，自己不担心台湾年轻人，倒是担心大陆年轻人，由于对岸没能全面反映抗战历史，而不能正确了解那段历史。

96岁的陈鸿铨表示：「对于抗战的历史真相，大家可能要100年后才能真正了解；不过我们希望现在的人都知道历史真相，所以我们要多讲；上帝留我们就是要讲故事的。」

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在片中说，「现在看来，中华民国确是被遗忘的盟友，不过战时并非如此，美国当时的想法或许认为中国这个盟友并没有达到期望。」

卜睿哲认为，中共说他们是抗战的中流砥柱，是言过其实，他们的确参与一些战役，但是学术界的共识是，中华民国对日抗战的贡献比中共大得多，别忘了最终还是美国击败了日本。

片中引用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在七七抗战纪念活动的谈话，马英九说，「绝大部分的战役都是由我们国军所从事的，最近看到的一些大陆报导又在强调抗战是中共领导的，这一点我们是没办法接受的。」